

夢裡的微笑



書 叢 社 造 創

笑 微 的 裏 夢

—— 小 說 集 ——

作 平 全

畫 鳳 靈 葉

版 出 社 造 創
行 發 局 書 華 光

路 馬 四 海 上

1 9 2 5

目

錄

昨夜的夢——代序……………一

上卷 林中

林中……………一一

薄暮……………一八

童時……………二二

姑母家……………三〇

湖吟……………四〇

秋雨……………五二

池邊.....六二

佳節.....七〇

月夜.....八〇

姑母家.....九三

微笑.....一〇六

薄暮.....一一七

下卷

聖誕之夜.....一二一

愛與血的交流.....一三七

舊夢.....一二三

致夢裏的友人——代跋……………二二三

插畫——葉靈鳳作

呈獻給夢裏的友人……………二二三

凜然望着溪中……………四四·四五

可咒詛的一幕……………五〇·五一

啊，這雙魚！……………七六·七七

他手捧着頭動也不動……………一一八·一一九

乾枯的雙手把信紙擎起……………一三六·一三七

美麗的眼在紅血中感謝地微笑……………一〇二·一一一

這一疊紙張，呈獻於夢裏的友人。

◀ 夢 的 夜 昨 ▶

一
待說不是夢，

因甚睜開眼來，眼前祇是一片黑？

待說真是夢，

稚弱的心瓣上又分明留着缺刻。

二

一個美的晚夕：

芳草織成的軟茵浮在月色的海上，
習習的夜風送來了清涼，

月色的海上皺起了銀白的微浪，

灰色的游魂徬徨於草茵銀浪底中央。

嫻嫻地，明淨的光簾裏走出了她；

裹着霧衣，

散着香花，

莊嚴的法象中，無力的游魂戰慄着。

倏忽間，香風遠了，

悠悠地，霧衣中飄下一朵小小的紅花。

紅花，把他底心兒壓着。

三

丁香樹頭上插滿了白玉似的花朵，
垂垂的綠枝拂着她底肩頭。

心兒壓碎了的游魂俯伏在她脚下。

求你用神力化我爲一股青烟，

讓他繚繞在你底周遭；

求你用神力化我爲一塊頑石，

好把來鑿成香爐，炎炎地把香料焚燒。

非分的拜懇易得了淺淺的一笑，

這淺笑笑落了千萬朵丁香。

女神埋葬在白丁香底碎末中了！

游魂也埋葬在白丁香底碎末中了！

四

溫暖的陽光正射在危巖的牆門前，
游魂情立在門外，在哀求一個施與。

——這兒是我寶貴的禮物，

不恤人言地把你來贈你。

嚶嚶的嬌聲中拋下了一朵烏雲，
發亮的烏雲又化爲一束柔絲，
柔長的細絲纏繞着無力的游魂。

游魂默然了。

他別無希冀，

他底哀求已得了最後的酬報。

五

夢兒如是一幕一幕地流去了，

最後的美夢也留在昨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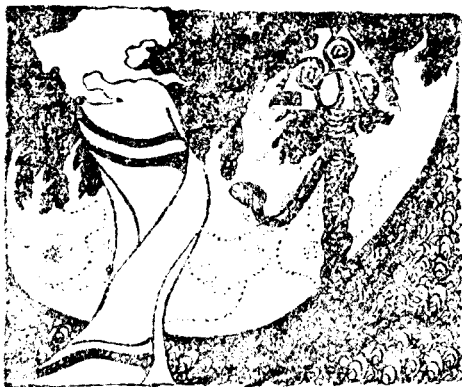
失眠的今夜是祇能在無所有的黑暗中流淚了。

讓酸淚和鮮血在今夜暢快地流吧，

讓流出的淚和血在黑暗中洶湧，

讓洶湧的狂濤再把我捲回昨夜夢中。

一九二五年初秋，失眠的一夜



林
中

上
卷



林中

佇立在白石築成的船埠底台階上，一片白茫茫的大湖展顯在渺小的人類底目前了。洶洶的波濤在湖面上忽起忽伏地推着，湧着，從不知什麼地方颯來，散碎在近身底砂灘上了。湖水浩浩的，蕩蕩的，一直向前，向前……與天相接，遠不見他底邊岸。無邊的，神秘的偉大啊！

湖水在天高氣爽，風平浪靜的時候，也未常不和藹可親；明亮的深藍的秋天把湖水映成一片濃碧，世界浸在碧色的水晶瓶裏了。光芒四射的旭日，把自己底影子投在湖中；湖面起着漣漪，每一片波紋上反映着一些日光，漾漾地，閃閃地，像萬條銀色的玉龍在碧

琉璃中遊戲。

我們把淺短的目光看到湖底對面時，啊！祇有茫茫的碧水，遙遙的青天，在無盡的遠處，連成一線；更不曉得這一線是怎樣一個地方。而且這遙遠的，寥廓的碧色世界中，除了浮在水上底蕪葉棕色的孤帆，和飄在天上底幾片白色的浮雲外，祇有幾只銀色的水鳥，沐着日光，在湖面低迴飛翔；而湖裏唯一的樂音，就是晝夜不息的波浪所吐出底幽抑，嗚咽的濤聲了。

倘使我們泛舟湖心，於是我們可以在烟波盡處，看見一抹淡藍色的遠岸，浮在彼方；好像一彎眉黛，嬌臥在美人底粉面上一樣。而天氣十分晴朗的時候，更可以在遠岸底更遠處，蔚藍的昊天之下，看見一帶淡青色的遠山，像一片青紗籠着一個仙女。

小舟漸漸向前，一彎眉黛的遠岸，漸漸隨着東流的湖水浮到面前來了。隱約的遠山也漸漸明顯起來：淡淡的青色，漸漸加濃色彩，而淺藍，而深碧，而翠綠。牠們靜靜地浮在湖

上自身底濃影投在明淨的湖中，於是湖中也漸漸沉鬱起來。

我們更向前搖，搖到大湖盡在船後，於是我們底故鄉也消失在青天碧水中而不復有一些痕跡；同時一帶濃綠而幽深的密林，和連綿而崔嵬的叢山，已如屏障般矗立目前。——我們又到了另一個新鮮的境地了。

幽邃的樹林，有針葉樹，也有闊葉樹，遮蔽了湖濱，更從湖濱一直蔓延到遠處的山上；遠看時一片濃綠，有幾處紅葉，金果點綴其間；稍遠處，尖銳的屋頂微微透闥樹梢。林下砂灘，橫臥水上；陽光射着時，蚌殼，砂石，都在閃閃放光。一段山石砌成的堤岸，鑲嵌在砂灘中，岸底一側有一個野樸的石埠。從石埠對直看去，有一條山石鋪成的大道，分開密林，直向山頂。石道漸遠漸細，細到像一條白線掛在綠色的幕上；最後，白線也消滅於林底黑暗中而不可復見。

我們傍舟石埠，步上大道。蒼蒼的老林樹立兩旁，林中十分黝黑。日光偷偷地從密集

的樹葉底隙縫中射到地上，斑斑的像零碎的金子。走不多時，大道岔爲三途，二條較寬的是往山村底，山頂底路，在左手較狹的一條，是入林採伐底樵路。倘使我們循着這樵路前進，不多時，小徑漸漸彎曲，而且崎嶇起來，分岐也更多了；日光祇在樹梢上搖盪，森林底黑暗漸漸加增，於是我們真在森林底腹中了。

無數圓的樹幹，有粗有細，裹着斑剝的鱗片，僵僵的立在黃土上，錯雜而整齊，從近處直排到遠處，更遠處；目力不及了，便漸模糊而變成一片黝黑。彎曲的，挺直的樹，有的向上伸，有的向下曲，造就了各種形式。各種顏色的樹葉，織成一個雜色的天幔，把陽光幾乎隔絕了。地上鋪着新鮮的和陳宿的落葉，踏上去，像履着土耳其絨毯一樣輕軟。間或也有許多羊齒類植物，矗立在針葉樹底旁邊；陽光透入稍多之地，更發生着淡竹，覆盆子，踴躅之類的小灌木。有些老木已經摧折了，枯幹仍兀然挺立着，身上長滿了苔蘚和一些有蔓植物。傘狀的圓菌有紅的，白的，紫的，藍的，散佈在樹根上，樹幹上。遠處草叢裏，小小的黃犛，

聽見人聲，便嗖地跳去。小松鼠活潑地在樹巔跳來跳去，不斷地發出窸窣的聲音。看不見的山鳥，躲在林底深處，格磔地鳴着。並沒有風，樹葉也在蕭蕭地響。寂寥呵，淒涼呵！這森林底中腹。

我們又另覓了一條小徑，再走幾時，又可以從林隙中窺觀見茫茫的湖水，——原來已漸近湖濱了。林中漸漸明爽，不一會離開湖濱不遠處，豁然開朗，一片廣大的草地展開在古樹林底中央。

這片草地可以算是林中底勝地了。參天的銀杏樹，拱在草地底四圍，把天都籠成一個圓形。嫩綠的小圓葉裏夾着星星的白果，老木也嬌媚了。細軟的草，已有一些枯黃，倒伏在平坦的黃土上。有幾處灌木叢散生在草地底四邊，濃綠的硬葉中，倒垂着一簇簇的紅色小果。草地底一面是黝黑的山，兀立着像一架大屏風。一面是明爽的湖，陣陣的湖上的和風從林隙裏透進來，夾着野草底芬芳和森林底幽香。有時拍拍地一響，一只五彩斑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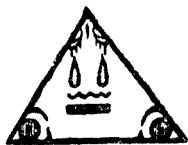
的野雉，從草叢裏飛出直向山上去。無數的秋蟲底鳴聲從四圍林中叫出，恰如夏日急雨。
——可留戀的林中的草地啊！

現在我們又離去草地，穿過幾處更幽密的樹林，走上上山底大道。山道不是直線的，因為便於登臨底緣故，築成有規則的曲線。我們覺得漸漸向上了，我們底背自然地曲起來了，肺部也覺得緊迫了。巍然的山峯，障立面前，牠底莊嚴，牠底偉大，使我們心裏懷着尊敬，也許有一些恐怖。回頭看時，方纔陰暗的樹林已在脚下。而浩瀚的明湖，展開在樹林底彼端。點點帆檣，歷歷可見。

樹林漸漸矮小，漸漸疏朗，山頂已可看見了。最後又突然明亮起來，眼前一望，寥闊無涯；我們已脫離幽暗的森林而高踞山頂了。

山頂全是砂礫，岩石；大樹絕無一株，祇有寥寥幾株臃腫彎曲的矮小松樹，臥在岩石底縫裏。森林完全留在足下，漫漫的樹梢，搖動起伏，像大海中不斷的波濤。幾處村莊完全

看見了。白的粉牆，黑的瓦屋，沉浸於綠波之中。裊裊的炊烟，似乎把人間的喧聲也傳到空中。村中底狂犬，正在聲聲咆哮着。遠處，茫茫的大湖，包在山底四圍，與天相接，幽杳不見邊涯。湖水滔滔流出，永永不止。有時突然湖中激起一片急濤，接着一陣狂飆，夾着濤聲向山頂吹來，經過樹林時，沈寂如死的林木，也奔湃呼號如夏夜驟雨，悽愴的籟聲，與湖中底嗚咽的濤聲相和。



薄暮

一日薄暮，夕陽已向山後墜落，祇從黝黑的山峯上透出一些黃色的微光。天半有幾片濃紫色的浮雲，抹在昏黃的天上。茫茫的大湖中，景色十分慘淡。水鳥都已歸巢，游帆也都歸去了。一片烟波，更無一些生趣；祇有汨汨的水浪衝激湖濱底砂灘，嘩嘩作響。

林中已昏暗到不可辨認一物，除了森林中天然的蕭蕭的簫聲外，就祇聽得枯枝摧折發出乾脆的裂聲，和淒清的尖銳的虫鳴，在寥廓而渺茫的森林中，侵入愁人底耳官，使感着異常的悽愴。偶然也有從村莊裏來底喧聲，可以隱隱聽到；但若斷若續，不一刻便又消失在無邊的寂寥中而不可復聞了。

祇有湖濱林中底草地上還略有一點昏暗的晦光。四圍底老樹，矗立着，黑黑的像死的神像。枯黃的草覆在地上像一重灰色的地毯。草地底一隅，一株最大的銀杏樹旁，有一個十分簡陋的墳墓。墓上長滿了野草，但現在已經枯萎了。小小的墓碑，欹斜地上，上面已長滿了苔蘚。墓底不遠處有一塊小小的山石，一個老態隆鍾的老人，踞坐石上。他底枯禿的頭，被兩只乾癟的手捧住，看不見一些面龐。夜色漸漸濃了，他手捧着頭，一動也不動。

林底深處，有怪聲的鳥在格格地鳴着，蕭瑟的秋風在林中呼號。經霜的老葉，受不住寒氣的凌夷，無可奈何地別離了棲身底故枝而飄落於默默無聲的地上——他已有許多同伴在地上堆積了一個很厚的墳墓，他現在也加入了。未來的許多小生命，也正不斷地在步着他底後塵，預備好增加墳墓底體積。湖水底嗚咽，也隨着晚風吹入林中，——黑暗中，分外淒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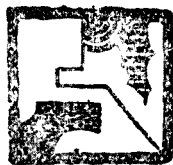
那老人慢慢地抬起頭來，他底晦敗而抑鬱的面容在蒼茫的暮色中看去，好像一枚

墜落歡樂果子的金墜子。他底新鮮活潑的青年時代的精神，已如經霜的紅葉，離開了他而掉在「過去」底墳墓中了。他現在是一個貧病交迫的老人；向來十分豐腴的面部，却佈滿了灰黑青暗的皺紋；稀疏的白髮，掛在額下，告訴他終了的時期將到；失神的眼睛，全乾枯了，一無光芒留在。

他底熱烈的青年的心，也全乾枯了，更沒有一些知覺。淒涼的秋夜，足以使多感的少年下淚，但不足以振動他底心曲了。他已一無所有了，也毫無留戀了。他所有底一切：榮譽，財產，學問……都已在許多許多時候以前被埋在離他不遠處底墳墓中了。這墳墓，或者可以算是他唯一的所有物吧？或者是可以使他念念不忘底唯一的殘痕吧？

那時他底失神的目光，漸漸射到那荒涼的墳墓上。忽然，乾枯的眼眶裏放出一縷垂滅的迴光。他似乎看到墳墓底裏面了。一剎那間，久已乾枯的心又濕潤起來；青年底回憶在枯乾的腦子裏抽芽出來，垂絕的目光，也光明起來。一場美麗的多趣的命運底遊戲，

便在慘淡、悲涼的秋夜的森林中開展出來了。



童時

一個寬闊的大院落，三面都是矮牆，地上鋪着整齊平滑的大石板，顯得十分清爽。院子底東隅，放着兩個缸，滿開了紅蓮的荷花，和院子西邊底一帶大槐柳遙遙相對。夕陽掛在綠蔭中，晚風從樹陰裏透出來，荷葉也在搖動。院子裏充滿了晚來的涼意。

仙舟底母親陪着露萍底母親並坐在樹陰下底大籐榻上乘涼。

——涼爽啊！你們這一個院子我真愛！比到我家那個不足方丈，四面高牆的小天井要好得萬倍了。露萍底母親斜靠在榻背上，眼望着天上片片的浮雲，嘴裏不住稱讚。

——還好。不過城裏好煞，總還不及鄉下。去年夏天我到我家二姑娘家去了一趟。她

那個地方真好啊！四面都是不知多少大的大森林。林裏涼爽極了！無論外面怎樣熱，裏面總像秋天一樣。真好啊！仙舟底母親也不住讚嘆。

露萍底母親點頭：是啊！她那地方我也曾去過一次。這話已多年了，那時萍兒還不過五歲呢。我住在一家姓李的親戚家裏，也常常到你二姑娘家裏去。二姑娘真有趣，他見了我家露萍，愛得什麼似的，後來硬認做了乾女兒。我們也非常投機。可惜自從那年冬裏出來，整整七年了，不會再去過一趟，不曉得近來怎樣了？

——她近來是更加福氣了。雖然姑夫已去世兩年，然而一子一女都已長成，總算有了依靠了。而且產業又多，不愁吃，不愁穿，我去年去時，她整天都是歡笑。她底兒子啓明在家裏讀書，很聰明；女兒啓英，今年也有十歲了，長得真好看；同露小姐一比，倒像是一對姊妹呢。

——罷呀！萍兒又有什麼好看呢，把她來比？

——露小姐還不好看麼？況且又聰明，又孝順。我能有這樣一個女兒，我兒子都好不要了。

——你愛她，就送給你做媳婦吧！好不好？露萍底母親說着，一面笑嘻嘻地。

仙舟底母親也笑起來，說：那好極了！不過我家仙舟太比不上露小姐了，你將來不要後悔啊！

——這又有什麼後悔呢！有了你這樣的婆婆，我還不放心麼？而且，他們兩個小孩子天天聚着，已經親熱得像一對小夫妻了。你看，他們多麼要好。露萍底母親笑嘻嘻地指着在荷缸旁邊玩耍的二個小孩子。

那兩個小孩子並沒聽見他們底母親說些什麼，他們正靜靜地在玩耍呢。露萍已十歲了，穿着一身粉紅條子的紗服，頭上散着烏黑的頭髮，深澄的眼睛，桃紅的面頰，十分可

帶。仙舟比她小一歲，身體倒比她高一些，也穿着紅條子紗服；天真的小臉，略帶幾分沉默的神氣。他正在央她替他摺紙猴紙船呢。

忽然，仙舟想起了一件事情，他便呆呆地望着露萍底臉問道：露姊姊，真的有嗎？野人真的有嗎？

——怎麼沒有多呢！牠們住在深山裏，夜裏也許到我們家裏來。露萍正經地回答。

——那麼，我們不也要被牠吃掉麼？仙舟很慌急地問。

——不要緊！我們有媽媽保護呢？媽媽保護我們，野人便不敢來了。露萍這樣安慰他。但是仙舟還不很放心，他說：假使媽媽有時不在家呢！

——那麼想個法子躲着。

——躲着！——躲在箱子裏，還是樹裏？

——都好！隨你底便！露萍忍着笑說。

——躲着總不妥。總要想法把野人去掉纔好呢！仙舟獨自咕噥着。

露萍笑着推他道：「你有胆量，你就去把野人殺掉，不好麼？」

——你同我去。

——不！我沒有這種本事。還是你一人去吧！露萍笑得更厲害了。然而仙舟並不笑，他仍舊咕噥着說：「好！你不同我去，我大了就一個人去殺野人。但是將來野人要吃你，我也不能幫你了啊！他似乎有些鬱鬱了，稍把頭扭着。」

不一會，他又忍不住了。他回頭央着露萍：「露萍姊姊！你爲什麼不再替我摺幾只紙船呢？總不成，七個猴子坐三只船！」

——不！你不肯幫我啊！我也不替你摺了。露萍假意動怒，也鼓着嘴。

仙舟有些慌了，他連忙說：「好姊姊，我說笑話呢！我一定幫你，你再替我摺兩只紙船吧。」

——露萍不理他——好姊姊，不要動氣！我說一定幫你啊！無論什麼時候我總幫你——

露萍還不理他。他更慌了。他忽地想出了一個計策，於是他又說：這樣吧，露姊姊，我們來拍花手巾，誰輸罰誰摺。

——好！我輸了我替你摺紙船，你輸了讓我抓肢窩。

——哦呀！你曉得我怕癢，就專喜歡抓肢窩。我不來。仙舟說着，已經有些發笑了。

——不來就不來！露萍似乎又動氣了。

仙舟慌了。——好姊姊來呢！我不怕抓肢窩。他說着，不由得格格地笑起來了。

於是他們嘴裏唱着：

一抹金，

二抹銀，

三抹一條花手巾！

四只白玉似的小手對拍起來了。

照例，拍到第二條花手巾，仙舟便已輸了。他看見露萍把手放在嘴邊呵氣，他已經笑得合不攏嘴了。他一面把手臂緊緊地夾住，一面說：露姊姊！饒這一次吧。

——誰來饒你！露萍說着，嘴裏還呵着氣，二只手已伸到仙舟底胸旁了。他底皮膚被露萍底指尖觸着，似乎遍身都在發癢了。他不由得帶笑帶嚷，兩手緊抱着肩，左右亂閃。後來，實在笑得太厲害了，似乎氣都喘不過來，而且眼淚都笑出來了。他覺得他底心都在發癢了，他再也忍不住了，他使用力洒開露萍底手跑開了。

——仙弟弟說的不賴啊！又逃了。我看你逃到天邊去。露萍說着，便追仙舟。

仙舟纔過荷花缸，便一直跑到樹陰底下。他一把揪着露萍底母親底肩背，帶笑地說：姨母，露姊姊要抓我呢。

——母親，仙弟弟輸了賴皮。露萍也立在她母親身旁笑着告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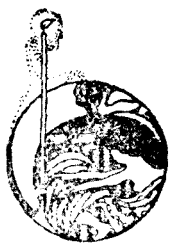
——啊呀！你們這種鬧法，也不怕熱。你看，頭上多是汗了。露萍底母親用手巾替仙舟

揩着額上底汗。

仙舟底母親也拉着露萍底手，笑着說：好了！好了！不打不成相識，打了纔像是一對夫妻呢。

什麼是夫妻？在這兩個小孩子是完全不會懂得，然而現在聽見了，兩人心裏都感着一種異常的難爲情。他們臉上緋紅了，各人把那羞紅的臉緊緊埋在自己母親底懷裏。

兩個母親都微笑着。



姑母家

快活充滿了他倆幼稚的純潔的靈魂：他倆一同在家塾中讀書，他倆一同在院子裏遊戲；無憂無慮，形影不離地，已忽忽過去二年了。這年露萍已十二歲，她底父親得了漠河金鑛的差使，於是全家都到了黑龍江省去。這時，仙舟那小小的快活的心中，纔初次感到了別離的悲哀；並且路途迢遙，音信杳然，相思的况味，也已飽嘗了。

光陰匆匆過去，天真爛漫的孩童仙舟，已變成了一個沉默抑鬱的青年。他今年十八歲了，已在府中學堂畢業，預備進京師大學堂去。暑假初放的時候，母親叫他趁此機會到鄉下的姑娘家中去消夏；一則可以在那種自然的山野中養養身體，因為他近年來的身

體太壞了；二則姑母已有多年不見，也應去問候問候。他也本來早想到山野中去生活一時，憑那大自然底靈感，或者可以稍解心中底抑鬱；并且他那姑母，聽母親說是十分可親的；因之他毫不思索地答應了。

一日下午，湖濱底船埠傍着一只小小的船兒。船中很沉寂，祇是船頭上有兩個舟子在閒談。他們一面談着，一面頻頻向岸上底大道眺望。從他們焦急的目光，便知他們正在守候一件事情來到。這樣過了許久，舟子中底一個纔似乎有所見而立起來了。他伸了伸腰，打個呵欠，便懶懶地跨上船埠來。

——少爺，姑太太家已找着了麼？遠不遠？他迎着正在匆匆走來的一個青年說。

——不遠，不遠，走過去第一個村莊裏底一所大房子就是。時光已不早，你趕快挑了行李同我去吧！青年說着，同舟子走進船艙，草草地把行李齊好，便叫他挑着，跨上埠頭，走

向林中底大道上去。

那青年穿着雪青色的紡綢衫，草帽，革履；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左右；碩長的身軀，十分軒昂。他默默地隨着舟子走，整齊而迅速的步伐，足以證明他心裏也十分高興。午後的烈日從側面林陰裏透出來，射在他底面龐上，他底面龐也現着微微的笑容。鮮綠的植物，潔白的石道，前面底山，後面底湖，在他眼中都是新鮮活潑而有趣；比他故鄉中底污濁呆板的樣子，直要好過幾千萬倍。而且他底居停，就是他底姑母，已經見過，是一個十分和藹而又誠懇的直爽人；因此，他覺得格外快活。

道路往右轉灣，林陰更加深密；不一會，一片大杉林現在面前。

——到了！到了！青年輕輕喊着，便搶在面前，引着舟子走進了杉林中底一條小路。穿過杉林，是一帶常綠的女貞矮籬，籬外有廣場一片。姑母底房子便面着廣場，後面倚着陰沉沉巍的高山。房子底南側又有一帶竹林，林旁有一條小溪流着。

姑母已在廳裏候着多時，她看見青年進來，滿面堆着笑容立起來，嘴裏說道：「啊！仙舟，你走乏了吧？快坐下來休息！」李嫂倒茶來，再去叫老王把姪少爺底行李搬到樓上南首底廂房裏去。——一個青年僕婦答應着，正待走去。——慢慢！你再去叫小王到李先生家去叫小姐少爺們早些回來。說有遠客在家裏。姑母與冲冲地交代着，仙舟心裏忽然有些局促起來。——他底脾氣是如此的：他最怕見生客，尤其是女客，年青的女客。他微紅着臉問道：——姑母，去叫的就是表姊們麼？

——是的，表姊和表弟，還有一位張女士。

——表姊我還有些記得她底面容，表弟恐怕和從前大不同了。姑母，還有一位張女士是誰呢？

——這張女士是我底乾女兒，你也認得的。是你底好朋友。姑母微笑着說。

——我也認得？而且是我底好朋友是誰呢？姑母！她叫什麼，你可以告訴我麼？仙舟十

分懷疑地問。

——我等會兒告訴你吧，你先猜猜看，反正停一刻會見了就曉得咧。姑母仍微笑着。

——我——我怎能猜着呢？仙舟心裏稀奇。但是姑母又接着說了。

——猜是一定猜着的，但是慢慢猜吧！快喝了茶，讓我陪你去認一認你自己底臥室，並且再躺着息息，回來我還有許多話要問呢！姑母說完，她也不俟仙舟再說，便催他喝完茶，領他向樓上走去。

仙舟看姑母替他預備底房子，是一間很精緻的廂房，雖然不是十分寬大，然而一個人住已覺很寬暢了。靠南窗是一張小小的書檯，——窗外便是瀟灑的竹林，——檯側有一個玲瓏可愛的小書架。一張紅木單床，懸着雪白的蚊帳，靠住北牆，床側是梳洗架子。此外有幾只小巧的椅子。傢具雖不多，然多是精緻而適用。他忽然想到家中底情形——凌亂衰敗，比到姑母家底生活，便顯得太貧陋了。他想：姑丈雖已死去多年，然而姑母一人

竭力支撐，家業反比從前興盛。自己呢？自祖父死後，家業便一天天地凋落下來，雖說是天運，但也由人事未盡所致啊！——他心裏感慨良久，忽又想起姑母底話來：什麼？張女士我認得麼？我今天還是第一天到，何從而認得她呢？而且又是我底好朋友。我真猜不出她是誰。——他悶極了。——不想吧，停會總要看見的。他於是把行李打開，一件件取出來整理。

僕婦李嫂走進來說：晚膳快了。小姐們都來了，太太請少爺下去呢。

他正把一封信寫好待封，聽得「小姐們都來了」一語，忽地他那稚弱的心勃勃地跳起來，而且面上也如烘着爐火，微微發熱。他怕李嫂看見，便連忙把頭低下，用口濕着信封底膠水；一面說：你先去吧，我就下來。

他趑趄着走下樓來，在扶梯上，聽聞廳裏有許多歡笑的聲音——姑母底爽快的聲氣夾在尖銳的嬌柔的少女聲中。他足步底移動更緩慢了，走到廳門口時，面上更如火烙

般熱；他無可奈何，只得低着頭走進門去。

——不要吵吧——客人來了。姑母說着，果然室內頓時寂靜；這使他更覺難爲情了。他走進室中，明亮的燈光下面，他抬頭看見除姑母外，有二個青年女郎和一個較自己稍爲年幼的少年。

他知道那少年一定是表弟啓明，那坐在姑母身邊一位較爲年輕的女郎，面貌十分和姑母相像，一定是表姊啓英了。還有一位女郎，想就是姑母所說的張女士。這張女士，確是十分面熟；然而究竟是誰呢？——他腦子裏苦苦追憶着……哦！是他不是姨母家底露姊姊麼？……是的是我底露姊姊啊！……立刻，童時的友愛又歷歷湧在目前了。他眼前見的雖是身材婀娜，神彩富麗的張女士，而他底腦中却在恍惚着：頭挽雙髻，嬌憨玲瓏的好姊姊。他底血管膨脹了，他底呼吸急促了，他底抑鬱的心中似乎有一種不可捉摸的異樣的狂炎在衝蕩着。

——大家是親戚，不用客氣了。我來替你們介紹。哪，這位便是我常常說起的舅家底仙舟表兄。這位是你底啓英表姊，這位是啓明表弟，這位便是我說的張女士，就是你姨母家底露萍姊姊，你不見得不認得吧？姑母笑嘻嘻地說。

——認得！不過起初我不會想到露姊姊也會在這裏，所以猜不着了。

——便是我，也何曾想到仙弟弟會到此地來呢？

——這樣說，你們今天算是意外的巧遇了。你們小時不是同住在一起四五年麼？今天又遇見了，真是好朋友，所以會這樣湊巧！現在，露小姐不見得再要說沒有淘伴了吧？不見得再嚷着太寂寞了吧？姑母興沖沖地說，露萍和仙舟都覺有些不好意思：一片紅暈染上了她底雙頰，同時他也把頭轉向他處。

歡宴開始了，善於談笑的姑母把她底豪氣偪伏了這兩對少年少女初覲面時的客氣。大家在姑母底懷舊的談話中追憶着兒時底樂趣，微笑着，薄羞着。如是一個歡樂的晚

膳在家族的友誼的，歡樂的談話中很快地過去了。她們在這個歡樂的談話中已除去了許多忸怩，許多客套。新加入的遠客仙舟，已成了原來的家族中底一員。

但在這意外的歡樂的談話中，他另感着了幾分不快：第一，親愛的露姊姊和他似乎有些生疏，沒有童時那麼親密了；第二，從姑母底談話中，曉得姨母已於去年冬天逝世，續娶的姨母，對她並不和睦；第三，表姊啓英告訴他，露萍現在的舅家有一位表兄叫李光福，很得他姑母——就是露萍底後母——底歡心。

這晚上，晶瑩的半圓的上弦月，斜掛在暗藍色天幔底西南方，大地如浸在水裏一樣。仙舟底臥室裏，也有一縷清光從南窗斜射進來，夾着幾片竹影，滿房更覺清寂。他悄坐在書檯旁底靠椅上，眼望着窗外幽涼的夏夜的月色；他一面咀嚼着今天底意外底巧遇，一面追憶着過去底童時的歡娛；但他再一想到那虛無飄渺的未來啊——無限悵惘，無限

悽愴，縷縷的愁絲，又把多感的心兒糾纏住了。



湖畔

從那一起，仙舟便很愉快地在姑母家中消磨那炎熱的長夏。這確是應當愉快的。風景底清涼幽雅，且不必說，祇是這幾個新朋老友，已足令他忘去了塵世底炎熱。表弟啓明是一個英爽果毅的青年，表姊啓英是一個和婉敏穎的少女，在僅少的幾次聚談中，大家已成爲莫逆了——尤其是啓英表姊更對他有婉戀的深情。

但是愉快的環境，並不能斬絕他精神上底抑鬱。他一面十分畏縮地接受新生的可感的熱情，一面又十分迷戀地追慕已往的甜蜜的友愛；抑鬱的心兒，好像徬徨在杳無涯際的愁海。

他覺得久別後的老友，重遇了，固然是意外的快慰；然而伴着這快慰而來的，也正有相等的愁與恨在。他覺得：露萍和他，無論如何，總沒有從前那麼親愛了；在二人底中間，似乎有一重無形的幕在間隔着。他覺得：快活的露萍，久別後也變成多愁的少女了；她常常在歡笑中忽然歎息，深談底時候，又往往默默不語。

這是一個啞謎，他猜解不出。他底面容因之更加沈默了，他底心兒因之更加抑鬱了。他也常常在歡笑中忽然嘆息，談話時忽然沈思了；甚至有時會呆呆地靜坐着，無緣無故地流下淚來。

一日午後，天氣異常悶熱，雖把房子底門窗一齊打開，然而仍不能減少室中底一絲熱氣。所以姑母便招呼李嫂把晚膳移到廳外廣場上去吃。

其時，西斜的太陽已被屋後底高山遮去，透出一片金黃色的晚霞，在山頂林梢上閃

耀。餘熱從地面上緩緩蒸散，然而並不覺得炎熱了。有輕微的山風從山上瀉下，把屋旁稀疏的青翠的竹林吹得蕭蕭地響，同時身上也感着涼爽。

仙舟從浴室裏走出來，換了紗衣，趿着拖鞋，便跑到廣場上。棹椅早已擺好了。表弟啓明拿一本詩在曼聲吟哦。啓英表姊也在他椅旁立着同看。姑母還未出來。露萍獨自背立在竹林下的小溪旁。

——今天真熱啊！這種天氣山上有好幾年沒有遇着了。不曉得城裏怎樣？可能清涼些？啓英抬起頭來，望着仙舟笑問。

——城裏那種地方！哼！差不多一個夏天，天天這樣熱，有時只會更熱。而且又沒有好風。仙舟雙手扶着椅背，眼望着杉林中，在回答啓英：好風都被那囚籠式的城牆遮住了。像鄉下就好：白天無論怎樣熱，一到炎日斜西便覺清涼。可惜今天風小，還覺得有些蒸悶。

——今天風是不小，不過是西南風，被房子和竹林阻住了，所以場上不大覺得。你看，

那面底風多好！啓明放下了書，手指着小溪旁邊——露姊姊底頭髮都被風吹得飛起來了。而且，竹林裏分外有一陣清涼之氣，所以我在白天太陽旺時，也喜歡躲在裏面讀書。

——真的，她那邊底風要大一些。你何不也去吹吹風呢？母親要再等一刻纔能出來呢？啓英婉婉地說，眼望着仙舟一笑，又低下頭在讀詩了。

仙舟真的緩緩地走向溪旁。他走近，他纔看見露萍一手按着自己底頭髮，一手扶着一株瘦弱的竹竿，淒然望着溪中，似乎在流眼淚。

——露姊姊，你在此地看些什麼？這樣立着不覺得脚痠麼？

仙舟走近她的身旁，作如此問。她似乎出於意外，突然旋轉身來。

——啊，仙弟弟，你險不把我嚇了一跳。

——要吃晚飯了，所以我來叫你一聲。

——早咧，我們還好等一會兒再去。

於是他倆便在林下溪旁的石欄上並肩坐下。

小溪底源流在竹林深處底山上，清冽的澗水，從疎朗的林中曲折迂迴地流出。溪底錯列着大小方圓各種顏色的石礫，歷歷可觀。水上起着漣漪。微風吹落竹葉數片，飄浮水上，不一刻，便隨着汨汨的流水，流到籬外，更不見一些踪影。

他緩緩地把目光看到她底身上，再看到她底面上，他看見她底苗條的軀體，微微起伏着的胸部，他看見她底甜美的面容，他看見她紅暈的眼睛，和頰上底淚痕；他底心裏微微一跳，接着又覺得心底深處有些酸楚。

她底目光也漸漸從水面移到他底身上。她抬頭平視底時候，看見他呆呆看着自己，便凄然一笑又把頭俯下，手摘着石欄旁的野花。

他好像有一句要緊的話要講，然而他終竟沒有講出。他也把頭俯下了。

靜默中，兩人祇有呼吸和心跳的聲音。但是聲淙的流水，似乎已把她倆底心絃合成

協和的音調，在大自然中彈弄。

——這無盡的流水，滾滾地日夜東流，不知到什麼時候纔能休止？不知到什麼地方纔是他底歸宿？仙舟呆望着溪中，突然微喟着說。

——還有這無力而不能自主，飄浮水上底一片小小的竹葉呢！啊，這飄浮於水上底小小一片竹葉！露萍淒然地說。

眼望着如此清幽的晚景，這多感的二人，又想着未來底飄浮的命運，不禁深深地慨嘆了。

晚膳畢後，已是黃昏，林梢霞光，漸漸暗淡，微缺的圓月，浮在對面昏暗的樹海上，色如白銀，尚無一些光芒。地上陽熱已完全散盡，然而晚風忽靜，大家又感着熱悶。

姑母最是怕熱，她不停地搖着蒲扇，然而額上還不住滲出汗來。

——啊！今天這種天氣，真是少有！晚飯後還這樣熱。我看，今夜大家到湖畔去賞月乘涼吧。姑母如此提議。

——啊！好啊！我首先贊成。而且說去就去，遲了，回來時月亮沉下，不好認路。仙舟從皮靠椅上立起來，很起勁地說。

——那麼你們先走，我還要和母親料理一些瑣事再趕上來。

——好，好！露姊姊，啓明弟，我們先走。

——不，我還要去拿幾樣東西呢。你們先走吧。啓明說着，立起來跑到房裏去了。

——你們要慢走，我可等不及了。露姊姊，我們先走，在湖畔去等她們。

仙舟匆匆地換好了鞋襪，同露萍走出矮籬，穿過杉林，直向湖畔走去。

啓英直看到她倆走進杉林，祇餘着兩個黑影在林隙中掩映。她微微吁一口氣，緩緩

回過頭來。

——這樁事情要給仙弟弟曉得了，他心裏真的不知要怎樣難受哩？啓英呆望着她母親，悄然地說。

姑母也正望着林中底人影，纏繞着在沉思。她聽見啓英如此說，不禁也微微嘆息：

——露小姐真可憐啊！要是她生母不過世，哪會有這樣事情呢。但是，英兒，你當心這消息不要給她們曉得，因為她家裏還瞞着她，要到行盤那天纔告訴她哩。

——不過，近來她們或者也有些曉得了。母親，你不看見她們日來底鬱鬱麼？我真替他們底將來擔憂。

——露小姐底爲人，是最純良不過了，將來不怕會有什麼亂子。仙舟那個孩子，脾氣太執，我真不敢預料他要有什麼花樣。否則，英兒，你莫害着，我久想把你們合在一起呢。

啓英靜靜地聽到此地，沈默的面龐，忽然漲紅了；並且嬌羞中，交織着幾分欣慰的彩色。

湖畔的晚景是值得留戀的，何況今夜底月色格外清明！他倆走出幽黑的林蔭底時候，晶瑩的明月已吐出銀色的光輝，洒落在平如明鏡的湖面上。黑暗的湖裏，翻映着萬千點碎散的銀星，在昏昏地波動。波中也有一輪明月，微微搖漾。蜿蜒僵臥的砂灘，沐浴在銀白色的月光中。有許多小湖蟹，爬上沙灘，發出沙沙的聲響。稍遠處，有一叢蘆葦矗立湖中，月光浮在葉梢上。夜之沉默充塞地上。湖中更無片帆。

仙舟在砂灘上揀着一塊殘毀的碑石，他便叫露萍坐下。他自己坐在碑石旁邊底一堆砂丘上。

大地完全靜默，清幽，十分寂寥，十分恬淡。

他踞坐砂丘上，兩手托着下腮，在迷迷地冥想。他周圍是難於描寫的夜景，他眼前是如此美麗的一尊女神——啊！月色中，她的確像仙闕中底一尊女神。他青年的情火，在胸

腔中烈烈地燃燒起來了，有一種慾望在意識中衝蕩着；然而禮教底網幕籠住他底體軀，籠住他底靈魂，他終於把這甜蜜的冥想遏住。

——此地雖然沒有風，然而熱鬧是一些也不覺了。並且有如此佳麗的月景，真不負此一游啊！

——本來我最愛這種幽靜的境地。能永遠如今夜而度此一生，我也別無企求了。然而命運是不能許你的。仙舟又在感慨了。

——仙弟弟，我看你近來過於憂鬱了。向來說：憂能傷人。你這樣恬淡的人，為何常常看不破呢？露萍面着仙舟，十分誠摯地勸說。

仙舟顰着雙眉，默然片時，終於一聲苦笑：我並不是看不破，我是忍不住啊。露姊姊，別人也許不明白，然而你總應該曉得——我為什麼要憂鬱呢？

——我明白又有何用！仙弟弟，我不過是一枚飄零於大海中底浮萍啊。

她把面轉向湖中；然而仙舟看見有一滴清淚，從幽怨的眼波中落在她底袖管上。他忍不住了，酸楚的泉水，也在心泉中不斷地湧到眼眶中來。

湖上的涼氣絲絲透入肌膚，有怪鳥鳴聲從林中叫出。天半有一片灰色的雲在月面浮過，景色使漸漸暗淡。

兩人含淚悄然望着幽黑的湖中，默默無語。

——在十年前的現在，——仙舟說，——我們正同在荷花缸畔，白石地上，毫無拘束地嬉戲。在那時，何曾曉得人生是這樣苦痛呢？一瞬間，歡娛的幼時便同我們隔開了。現在所餘的，不過是一些強笑和流淚的生活。追想那可戀的往時，已如夏夜的幻夢，渺茫而不可捉摸了。仙舟略停一停，立起來在砂灘上來回步着。

——本來人是不能自主的：社會底勢力，家庭底權威，那一個人敢和牠反抗呢？他突然立住，伸着兩手，似乎在求露萍底回答。

——那一個敢和他反抗呢？他這樣追問一句。

露萍底淚，更如泉般在眼中湧出。最後，她把面龐深深埋在雙手中，嗚咽抽噎起來。

在慘淡的月色下，這可咒詛的一幕，把他底心兒揉碎了。他遂憫地俯下身軀，斜坐在她身旁，把這幽泣的少女，緊緊抱住。

雲隙裏有一縷月光，照射在這一對倚偎着的青年身上。

林中遠處隱隱有笑語透出。她把仙舟略略推開，面對望着，大家淒然一笑。



秋雨

湖山都沐浴在濛濛的秋雨中。本來晴明的景色，現在罩上一層陰沉的煙霧。秋風挾着雨絲，顫戰空中；穿了羅衫，仍覺得寒氣在襲人肌膚。蟲鳥也不肯歌唱，山中十分靜寂；祇有輕微的繁喧的雨聲，和急促的單調的簷溜，在沉悶的空氣中，永永不斷地響着，聲聲滴入愁人底心窩。啊！這秋雨，是何等地淒涼！

在姑母家中底廂房中，露萍和啓英對坐着，在調製一種點心——是麵粉和糖調成的點心，是預備仙舟在途中充饑的點心。仙舟也坐在二人底旁邊，靜靜瞻望。有時也相幫

把印好的點心，放入一只精緻的紙盒內。別緒充塞於潮濕的空氣中，大家悄然無語，似乎是室外底陰昏把室內也變成十分沉默了。

——仙弟弟，明天一定要走麼？這種天氣，爲什麼不再耽擱兩天呢？

在久長的靜默之後，啓英黯然地這樣問着。仙舟底雙手正拿着一塊雙魚——點心中底一種式子——在剝落那凸起的鱗甲；點點粉屑，飛散在檯面底四處。

——不能了！日期已經很急促了！五天後，校中便要開學，我何能再遲延呢？仙舟手按着那片遍體瘡痍的雙魚，目光俯視地上，緩緩地說。

——這真不巧！明天不是母親要替李先生家底世兄接風麼？那知明天仙弟弟便要走了。能再遲一天，便好大家歡敘一次：一面接風，一面餞行，也是樂事啊。啓英說着，抬頭望着仙舟。

——唔！樂事！我能早三日去，纔是我底樂事呢！現在，那新來的，李先生家底世兄，已把

我底幻夢刺破。是的。我底幻夢已經破滅了。煊嚇的豪富的貴公子在禮教底假面下奪去了我底所有。啊！殘酷的禮教奪去我底所有。仙舟心裏暗暗憤恨，幽怨的目光，直射到露萍底面上；她默默地低了頭。

室中又暫時沈默，各人底心中都有不可描摹的情緒在輾轉着，——是別緒底纏綿？是憤慨底燃燒？是幽怨底哀訴？

這枚酥鬆的雙魚，禁不住仙舟底剝弄，在中腰折爲兩片。左面的一片，落在檯上，震得粉碎了。右面的一片，留在仙舟手中，還十分完整，很像一尾魚兒。

——啊！這雙魚，現在變成單魚了。他強笑一笑，便把這片破碎的雙魚也放到盒子裏去。

——做什麼還要這塊破碎了的呢？讓我把牠重放到模子裏去另印一個吧。露萍把檯上底殘屑捏成一團，放在模子裏，用手指揸着。流麗的目光，緊睜着仙舟底雙眼。

這美麗的熱烈的誘惑的一瞥，仙舟胸中底希望又在勃勃跳躍。但是在一秒鐘後，他覺得這不過是幻景底最後一幕，——是使人格外惆悵的一幕。他不禁又微微嗟吁：無論如何，重印的總不是原來的了。何況重印的也許仍要破碎呢？爲省事起見，我還是留着這一片破了的吧。仙舟顫聲這樣地說。

在露萍把目光漸漸移到窗外底時候，有一滴晶瑩的淚從她底頰上墜落於她面前底粉屑中。

——從明日起，我底快樂的醉迷的幻夢覺醒了。是的，這一個暑假底意外的可戀的生活，在今日，祇覺是一個甜蜜的虛幻的春夢啊！現在夢醒了，以後恐怕永遠不能再夢了。但是我也不希望再夢了。仙舟心裏充滿了悲傷，他長長地一聲嘆息，慢慢立起身來，走到樓上去。

露萍目送着他底背影，直到被牆遮住，看不見了，覺得有一股辛酸之味從愁恨的心

中湧起。熱淚在滿含哀怨的眼中滴落下來。最後，她俯伏檯上，吞聲暗泣。

——露妹妹，露妹妹，你這是爲了什麼呢？爲什麼要這般傷心呢？悲劇中底一員，也滿臉懷着酸楚的啓英十分驚訝地問了。

在長時間的幽泣之後，她纔慢慢把頭抬起。微腫的眼睛，有淺淡的紅暈圍着，滿面淚痕。他抽噎良久，默視着啓英。這種悽惶的樣子啊！這種悽惶的樣子，把人底心兒都咒得在緊緊地收縮起來了。

——英姊，你問我是爲什麼？真的，我是爲了什麼呢？你是明白的人，你想，我到底有什麼辦法？在遠方底父親，在身旁底庶母，都惡狠狠地逼迫我。沒有人肯幫我說一句話。你底母親不是也和着他們勸我麼？英姊，以我這樣一個無告的弱女子，有什麼力量能反抗他們呢？

並且，祇苦了我一人，也就算了。然而還有他呢！英姊，你看，他剛纔那種樣子。唉！我不爲

自己苦死，也得爲他愁死。

英姊，除了你，我現在沒有可以講話的人了。

以前祇有我自己底母親，她纔是真心愛我的人。母親死了，我胸中底光明也隨着母親深深埋入土中。

今夏，我總算又感着一些歡樂的滋味，然而一些歡樂，終於也要離去。

哦！英姊，狂風驟雨中的飄蓬，驚濤駭浪中的浮萍，恐怕還比不上我底一顆渺茫無主的心底飄浮啊！

她凄然說着，清淚又如斷線的珠兒，滾滾墮地。

英姊也黯然流淚了。她一半在悲悼露萍底遭遇，一半在憂愁自己底將來。

在二人底對泣中，十分悽愴的對泣中，室外底風雨，更加猖狂。急雨射在窗紙上，拍拍的響聲，似乎要把愁人底心兒炸碎。寒風從窗隙進入，滿房都是秋意了。

這晚上，風雨未止，星月全無，整塊的黑暗緊壓在大地上，窗外絕無一些光亮。仙舟呆坐在臥室中底靠椅中，凝視着一無所見的黑暗的窗外。有一萬種的愁思，在空虛的心中循環起伏。

檯上有一盞油燈亮着，昏暗的燈光，從紙罩上簷下透出，向四面底黑暗中射去。光線這樣微弱，所以投在四面栗色板壁上底光芒，完全不能反射了，這小小的一間臥室便也覺得十分寥廓。有一圈較強烈的燈光照在檯上，圈外便更顯得暗黑。碩大而模糊的身影，斜倚在書架旁邊底板壁上，也默然無語。

樓上廳中底時鐘，鏗鏘地打了十二下。他心中微微一噤，凝視着窗外底目光，又回到這小小室中。他順着燈光緩緩向四面看去。每一種的器物，都浸沈在昏黃的火光中，十分慘淡。他帶來底書籍雜物，已都收拾在兩個箱子和一只網籃裏——啊！這網籃上底新結

的網，還是露萍底成績。於是他重復立起身來，細細把物品一一檢視，——完全無缺了，他們兩人所製底一盒點心，也已妥放在箱子中了。然而，他空虛的心中惘然如有所失。這失去底是什麼呢？他沉思良久，微微呼一口氣，頹然坐在椅上。目光在再向四面一看之後，又注視到一無所見的黑暗的窗外。

黑暗似乎更甚了。遠處的濃厚的黑暗，似乎也擠入室內，在他底周圍，結成一塊大而且黑的東西。這可怕的黑的東西，是如此地大，如此地重，緊壓在他底周圍，而且在密密地收縮。他覺得十分苦悶，幾乎氣也透不過來。於是他竭力掙扎着，掙扎着，那黑的東西又跑到窗外去了。燭光十分刺目地射到他底面上。

他把燈火旋得極小，小到快要熄滅了，僅有如豆大的一點火，在暗中閃閃發亮。室內更加陰森了。

在陰森和黑暗交織而成的寂寥中，他忘去了一切思慮。他祇覺得心中空虛縹緲，百

無聊賴。

風雨在窗外底竹林裏顛戰：沙沙的雨聲，噓噓的風聲，蕭蕭的竹葉聲，奏出可以流淚的悲切的音調。山中底一切，似乎都被這音調把靈魂咒死了，不發一些聲響。於是在這無邊的靜寂中，悲切的音調，格外悲切了。

目注着窗外無盡的黑暗。耳聽着林中斷續的悲調，那心兒已經被憂恨打碎的仙舟，失去了他全部的感覺。

紙窗上有十分灰淡的晨光在偷覷着，黑夜已成過去。風雨並未休止，仍在噓噓蕭蕭地響。勤勞的鳥兒開始冒雨在巢外工作了，有新鮮的動聽的啾啾唧唧的鳥聲透入紙窗。似乎從夢中驚醒底他，惘然地立起，伸一伸腰，深深呼一口氣，便把窗子推開。濛濛的雨絲隨着涼爽的晨風拂到面上，洗去了一夜底萎靡。四面底樹林，隱隱在曉霧中顯出。屋

後底高山，像一個猙獰的巨大的惡獸底黑影，矗立雨中。遠處湖中底濤聲，也略略可以聽出了。

他最後溜覽了臥室底四周，重復檢點一次行裝，便走下樓來。

大家十分黯然地把早膳用完，舟子已經來了。他和姑母，啓英，啓明，露萍一一話別，——無序的顛倒的叮囑，證明大家心中都懷着臨別的悲愴。一刻後，二人已隱入林中，祇有淡淡的模糊的影兒在遠處樹陰中掩映。在影兒完全隱沒之後，露萍悄立門外，還呆呆望着。

秋雨依然濛濛，湖山都籠罩在陰沈的煙霧中。

他鄉

連日細雨，大氣中陰沉沉地使人不歡，路上十分泥濘。滿心快活，滿臉笑容的人們，歡迎這新年來到的人們，被這惡劣的天氣減去了不少興致。尤其是奔走衣食，作客他鄉的流浪的青年，舉目無親地，被淒涼的風雨拘束於生趣寂然的寓所裏，新年應有的令人興奮的喧聲，——大人小兒的談笑聲，續續不斷的爆竹聲，忽抑忽揚的鑼鼓聲，在他底耳膜上鼓動；這被命運欺侮了的失意人便格外感着他底旅途寂寞而迴憶到兒時底新年。啊！不堪回首！

——新年又將要結束了。又是一年！去年的經過，已成泡影；今年的悲哀又要從空虛

中掏摸出來。可笑，可笑！渺然的微物，偏不自量而要在不可思議的命運底廣場上徘徊。結果呢，滿載着與希望相反底事實而回……

一間樸陋的房子裏，一位流浪的青年枯坐着，瞪着雙目，凝視着對面壁上底一掛去年的日曆，不住地悲傷。他想到這兩年來在人世上所遭遇着底否運，這幾年來的生活底乏味，這幾年來親友對他底譏刺，他底久鬱着的心感着孤獨的苦楚，鼻根一酸，流慣了的眼淚，滴落在衣上。

——先生，這裏有你底信，請自己來拿吧。那時寓所裏底傭婦在客廳裏喊了起來。

青年這纔收了淚，緩緩地推開房門，從傭婦底手裏接了一封很厚的信。哦，他怎能曉得我在此地呢？——青年且走且看地心裏在驚訝。

房裏底光線很微弱，但因為窗外底寒風在吼，便也不想開窗。他依舊坐在桌旁，就着從半透明的厚蒙着灰塵的玻璃窗上通過來底慘白的陽光，讀這封意外的來信。

信是表弟啓明寫來的，他默念着：

仙舟表兄：

自從前年秋天，草木凋零的秋天，那日，風雨飄搖的那日，話別以來，始終沒有接到你的一封信。幾次寫信到京師大學去，都是石沉大海，絕無回響。寫信到你底老家裏，又是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終於我是找不到你底一些消息，也不知道你究在何方，你的生活怎樣？久鬱在心裏底別後的惆悵，沒由宣洩，這是何等令人煩悶底不快啊！

直到去年冬初，李家底光韻回來，——我知道你不喜提及他底名字，然而他却把你底近况帶到山裏來了。而且，仙舟，你底不幸的消息底傳來，把我們底一個新年格外變得慘淡了。

我底母親因為知道了舅母大人去世，常常在悲傷，常常在提起她底爲人是怎樣地

能幹，怎樣地慈藹，講得過分時常常要流下淚來，因之，新年的興致是完全打不起了。我呢，更因為你受了經濟的欺凌，不得不犧牲讀書的快樂而投身社會為衣食奔走，便刻刻為你憤慨，為你煩惱。啊！不知你底消息底時候，心裏是虛懸着焦燥的失望；待明白了你底飄浮的近況，心裏更充塞了實在的感傷了。

而且更不幸當我知道了你底不幸的消息之後，非特不能從今天的這封信上寫一些愉快的說話來安慰你底痛苦，反而要把兩件你不願聞的惡耗來刺傷你底心——是的，這兩件事一定會刺傷你底心，然而我不能把牠瞞起。

第一件，露萍姊姊於去年年底，十二月初七，和李家底光韻結婚了。露萍底繼母非常高興，一天兩三趟地跑到我家來，一會和我底母親談起她替露萍預備底嫁粧是如何精緻，一會又和我們說起她底女婿是如何漂亮。她簡直喜歡得要發瘋了。然而露萍姊姊——本來就不大能在她底臉上找出幾絲笑容的，自從你走後，——在成禮底

前幾日簡直是冷冷地比到山凹裏的冰潭還要令人感着寒意。婚後我祇見了她一面，雖然艷粧着，但依舊把雙眉緊鎖。這是一齣希奇的戲文！仙舟，我不知道你現在，就是讀我底信到此地時，你底情緒將有怎樣的一個變動？

第二件，嚶，第二件是什麼呢？是屋後底危山倒了，不是。是林下底淺溪塞了，也不是。嚶，這是你一定猜不着的。我可以起誓，這是誰都猜不着的，便是我，在寫此信時也覺得是在夢中似的，非常的恍惚啊！但願是在夢中！然而我明明是執着筆在寫：去年除夕底前三日夜裏，就是露萍姊婚後底第二十日，我底姊姊啓英死了。仙舟，你相信你現在是醒着麼？你能在接着這件意外的不幸消息後不駭怪得跳叫起來麼？嚶！仙舟，在那時那一個不驚駭呢？到現在我還奇怪，這麼快的病，而且來得如此之凶，從午後七時起病，到九時便已死了。醫生也沒有來得及診斷，也未曾吃藥。這是什麼病呢？誰知道啊！自她死後，家裏大大地變了。滿屋子都是陰慘慘的，冷淒淒的，說不出的淒涼。

啊！今年底一個新年便是在如此的苦雨淒風中飄過去了，不曾感得一絲溫暖的春意。

連續的無聊與悲哀：露萍姊姊嫁了，英姊又死了，再加上你底不幸的近況，幾日來我像被打傷了似的，只覺得苦痛與疲乏。我底母親責我不該如此頹唐，然而我底振作的勇氣呢？

風景還如往日，但我覺得枯禿的冬日的山，格外萎悴而沉默了；冷靜的冬日的湖，格外淒涼而嗚咽了。太陽像終日躲在雲衣裏似的，滿山都覺有一片陰鬱之氣籠罩着。現在我獨坐書室，呼呼的風，蕭蕭的樹，在室外喧闐，越顯出我週圍底空廓。我忽然想到前年暑假底熱鬧，又想到那年別時底慘淡的景色，熱鬧已成往事，祇有那慘淡景色，近來却大大在山中點綴着。

一抹慘白的陽光從書桌一邊直落在地上，靜靜地我底心，忽然麻痺起來。

不多寫了，仙舟，盼望你能給我一回信；並且希望你到山裏來，母親也在望着你哩。有一句話忘了告訴你，李家底光韻已於昨天早晨同着新夫人離山了，大概是算去度蜜月的吧。

啓明 正月十二

白的太陽光從蒙着灰塵的玻璃片上射進來塗，在褪了漆的書桌上塗，在薰了烟的慘板壁上，淡淡的幾乎看不出來，一點不會引起人心裏底溫暖之感。——晦暗的房裏底一切都像死去了似的。

青年坐在書桌旁，呆呆地執着這幾張信紙，點點的淚，溼透了信紙底幾處。那一天，離別前她倆替他做點心底一天；那一夜，湖畔賞月伴着她底一夜。啊！如火花般，一閃便已消沉了；如春夢般，一瞬便已渺茫了，——這便是人生底意味，幸福底實際……

室內陰沉的死氣，室外愉快的喧聲，他都感不着了。他似乎又像在姑母家底最後的夜中，四週充塞着無涯的黑暗，在黑暗底深處，他看見一枚竹葉，從最高的一枝上無力地脫下，飄飄地直往下翻……

隣家底爆竹聲把他已失底靈魂喚了回來。他想：今天已是元宵了。他慚然地把信紙摺疊起來，呆呆地望着窗孔。灰色的雲不住地在空中推動，可憐的太陽一亮一暗在雲隙裏偷覷地上。一陣急風把屋側底一株禿了頭的白楊底枯枝送入他底眼簾，風過時便又看不見了。有時寒鴉在空中十分起勁地喧噪，漸漸又飛過了。他把信紙摺至無可再摺了。他自己癡笑起來，慢慢把摺成一小方底紙塊放在抽屜中底一只信夾裏去。



佳節

仙舟同着他底友人從窩裏出來底時候，太陽已被西方地平線上底一堆濃雲裹住，夜色開始展顯出來。玉盤似的圓月，淡淡地映掩在東方底一帶樹叢裏。暗空中底灰色層雲陣陣地向天底西邊湧去，雲隙中時時露出幾點極淡的白色小星。晚風微微吹着，兩人都感着新鮮而又刺人的寒意。

他倆正要到市外底俱樂部——是當地唯一的消遣娛樂的機關——裏去參加元宵底燈會。他耐不住寓所底寂寞和友人底勸誘，纔預備去在那裏度一個愉快的節日的夜。

俱樂部底房子是一座折衷式的建築，矗立在離市不遠底榆樹林旁底草地中央，他們走到底時候，天色已十分昏暗了；幸而月光也漸漸皎潔起來，在地上可以看出自己底影子。歸巢的寒鴉，都靜靜地躲在榆林中，不再飛翔喧噪。枯枝被晚風拂着，不住地搖擺，同時互相擊撞，發出一片堅澀而嚴肅的聲音，散佈於田野底上面。

那建築——俱樂部——靜靜地被月光撫摩着，坐在地上。每個窗孔裏都透出明亮的而且似乎熱鬧的燈光，有人影憧憧往來。而且似乎有熱烈的得意的譁笑從門窗底縫裏透漏到這淒涼的寒夜中來，和着那悲切的枯榆林底聲音，合成一闕令人悄然底神曲。仙舟底心被這神祕的曲調擾亂了。像乾枯了的朽木又被烈日灼射着一般，收縮了的殘軀迸出長短的裂縫來。當他走過門旁底時候，他便忽然停住了脚，他覺得他到此地是太不相宜了，太奚落自己了！孤獨的流浪的青年，被幸福逐出了樂園，祇能在悲苦中掙扎着的自己，怎能融入那在愉快和驕侈的空氣中呼吸着的幸福的人羣呢？恐怕不僅鼓不起

歡快而使自己沒趣，也許自己底頹唐的神情，會把別人底興味減少的吧？雖然是佳節，但在傷心的人看來，祇徒然增加了許多感喟的吧……他沉思了一會，他來時底興味，被友人所誘起底興味，都片片地碎在怨憤中了；但到底還是被他底友人引了進去。

顯露於目前底是一間寬大的廳堂，佈置得十分華麗，十分熱鬧，彷彿格子椅子也都
在歡笑。室中十分明亮；因為是燈節，所以各式的紗燈特別多，四壁都是燈光，把影子也照
成很模糊的了。堂底中央是一座小小的鰲山，觀音大士立在鰲背上，袒着左肩，右手執着
柳枝，把甘露水滴到鰲魚底嘴裏；合掌的紅孩兒立在她底身邊，向他仰求着什麼。廳底四
隅有四條碩大的鯉魚燈，憑空吊着，魚嘴上底軟鬚不住地顫動。懸在中央，正對着下面底
觀音大士底頭的是一盞含有滑稽故事的走馬燈；有小鬍子的男子被一個塗着脂粉的
時裝美女鞭打着去追一個金色的銅錢，可是銅錢永遠在他底前面，追不到，而且也不能
逃去女子底鞭打……另外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色燈，點綴於廳堂底各處，輝煌的光

芒照在四壁底字畫上，洒在地面底棹椅上，射在衣冠楚楚，情緒興奮的人身上，全廳中都是滿面高興的人，不住地忙碌：壁上，地上，器具上，都是很模糊的人影在交錯地移動。

滿廳都是無節制底歡笑，高聲底談話，絲竹和歌唱底樂音不斷地在空氣中振蕩。

總之，廳中又是奢侈，又是愉快，又是驕傲，又是滿足，無論何人都異常地興奮，放聲談笑。但是這種如狂如醉地的歡樂，反而傷害了仙舟底久鬱的心；他把自己底孤獨和苦悶和他們相比，他更引起了無窮底嫌惡，是由嫉妒與失望混合而生底自私的嫌惡。

——仙舟，你瞧，這裏底精神多活潑！多快樂！我想，你能常來玩玩，散散心，一定可以減少你底異鄉的寂寞。友人高聲地說着，也隨意地大笑起來。

仙舟正望着一個正在曼聲歌唱的一個歌娘底身上，並沒回答他。

那歌娘不過十六七歲的樣子，漆黑的頭髮，梳着時行的鬆髻，覆在白而透紅的微長

的圓臉上。漆黑的眼珠，嵌在一對深湛的長着長睫毛的眼眶裏，像一對白綾盒托着兩顆流麗的黑寶石。啓口時，露出一排齊整的白齒和頰上底兩點笑靨……啊啊！這可愛的的美的臉兒，不是姑母家底啓英麼？

他仔細地再一看她：靜底神氣，動底姿態……啊啊！這不是可愛的啓英麼？在姑母家兩月來所受的她底照拂，長姊似的慈愛，都修地湧上心頭；他忽然一陣心酸，便把目光轉向他處；但是清婉而含着悲怨的歌聲，超越一切塵俗的樂音而激動他底神經。他底靈魂被歌聲所引起底記憶擊碎了。他惘然地注視着一條魚形燈底一球火光。

——喂，仙舟，好不好，這唱歌的女人要不要叫她來唱兩曲小調？他底友人似乎窺破了底心事，如是地輕笑着說。

仙舟還是悵望着燈光，淡然道：我並沒有這種意思，而且也不忍有這種思想。

——哈，爲什麼要這樣地假道學呢？友人嗤地一笑。

仙舟依然悵望着燈光，也嗤地一笑，接着又雙眉蹙蹙起來，魚形的燈光一圈圈地在眼前蕩漾，顯出一幅幻景——連離的雙魚從他底手中斷下一半，墮在棹上，粉碎了；……：……：——粉碎了他微微一嘆，目光離開燈光，幻景從目前隱去，前面又見那賣歌的姑娘。

——那姑娘真苦楚啊！友人也望着歌娘，絮絮地和仙舟訴說：天天跑來跑去，高歌低吟，底肉體勞碌不算，坐在家中要受搗母底責罵，在外面時又受那班色情狂的臭男子底侮辱。真是可憐的女人！這兩天聽說有一個叫什麼李光韻底，想着她，天天來糾纏她；搗母貪他有錢，也逼她去奉承。所以她格外苦了。你聽！他底歌調多悲慘！唉，薄命的紅粧！唉，友人說着，也喟然嘆息起來。

李光韻！仙舟底神經忽然顫抖了一下。——李光韻！仙舟把友人底說話復一思索之後，心底底悲哀，怨恨，一齊泛瀾起來，淹沒了他底全身。

——仙舟，你看那華服的少年便是李光韻了。友人悄聲說着，用手指着一個年可二十四五的美貌青年。

那青年是長長的身材，豐滿的臉，態度十分軒昂，滿面都是得意的神氣；兩目左右顧盼着，從人叢中直走到那歌娘底身旁，一只手向她底肩上隨意地一拍，便涎臉地坐了下來。

好像自己受了一種不可抵抗的侮辱一般，仙舟覺得遍身都不自在起來。

那青年貼坐在歌娘底身旁，帶着驕傲的笑容底臉便緊靠着她底左鬢，他底兩只露出色情的小眼緊瞅着她底而頰，他底雙手擁着她底一只左手放在自己底腿膀間不住地反復搓捏。那歌娘低着漲紅了的臉，無可奈何似地把身體只往右邊挪。

憤慨底火在仙舟底不自在的胸中炎熾着，嫉妬底流在仙舟底沸騰了的血中激盪着，但是社會底禮制和人類底習慣束縛了他底自由，他祇得苦苦地把自己底感情抑制。

那青年只是把身體向她靠貼，而且緊拉了她底手，漸漸地把自己底帶笑的臉移到她底鬢前去。她儘是掙扎着，閃避着，後來她突然一縮手，扭轉身體，把頭微微一仰，仙舟看見她底眼角有兩點晶瑩的淚花被燈光映出光芒。

那青年似乎是毫不在意，伸出右手，環住她底腰，用力地把自己底臉湊到她底臉上去，但終於被她掙了出去。不知爲了什麼，她推開了他，倏地立了起來，臉上露着憤怒的神氣。那青年似乎懊喪了，但又跳立起來，拍地打了她一掌在她底帶淚的面頰上，嘴裏高聲罵着不堪的俚語，那歌娘頭俯着，滴滴的淚珠，耀着燈光，閃閃地滴在衣上。一位中年的婦人匆匆跑過來，笑着向青年陪罪似地說了幾句，便也冰着臉，大聲罵着她，並且用手批她底頰。青年冷酷的微微的笑，歌娘隱隱的忍住似地的嚶泣。一股難忍的敵愾從仙舟底心底泛出來，同情的眼淚塗在他底眼珠上。抑制住底感情被新恨舊怨煎沸了，他猛地用手向棹上一拍，立了起來。

擺在棹上底茶具被這猛力的一拍震翻了，茶水從棹縫中棹邊上流滴下，仙舟底友人趕緊提了衣服也立了起來。他正要問仙舟，但是仙舟底大聲的喝說已把全廳底人們都引注意了。

——沒有廉恥的東西！欺凌孤女的惡漢！淫暴的下流！我要懲戒你！仙舟沒有顧忌地大聲喝着，眼含着淚，臉青着，全身都在顫戰。

全廳底人都把驚訝的目光向他投視，而且漸漸有許多人走近他底週圍；那歌娘似乎出乎意外，也止了哭泣；那鴛婦呆望着他；那青年也呆望着他，顯出又惟怯又奸毒的神氣。他矗立在衆人的目光中，他覺出自己底責任，他底青年的俠氣煽着他底意識，他毫不思索地又走前兩步。凜然地臨着他：我要懲戒你，你這無恥的淫暴東西！……

他底友人明白了他底憤怒，不禁在笑他底迂腐了。他怕真的吵出禍來，因之當他還要把手伸出去時，使上前用力把他拖回。

——這樣的事動什麼真氣呢？真是太迂了！當衆人把爭端解開了以後友人諷嘲似地向仙舟說。——僅是這裏便差不多常常每天有這種事發生，這種歌娘本來不過是供人娛樂的啊！今天總算那個李光韻倒霉，逢着你這個迂夫子，挨了罵，還要挨打。看不出你瘦鬼似的，發火起來底力氣倒大得可以。但是姓李的也該打，豈說他剛娶了一位美麗可愛的妻，而且十分親暱，爲何還要這樣貪色呢？

——十分親暱而又美麗可愛的妻！仙舟心裏想着時，似乎是一柄毒刃插入他那已經受了傷的靈魂底創口中，重重地振了一下，先是說不出的痛，繼而又麻木起來。意識回復底時候，剛纔底如狂的敵愾都如煙地飛散了，不可排解的悲哀重復浸漬着他底灰色的心，嫉妒與怨憤也依舊在刺激着他。他忍不住，他也不招呼那友人，便立起稜向門外跑去。歌娘底淚痕與愁容，還清楚地留在心上。



月夜

門外是一個冷悄的美的月夜。天無片雲，潔白明亮的玉盤已高高掛在半天。暗藍色的沉靜的天幔，烘染於她底周圍，越顯出她底晶瑩，她底光芒，她底令人悄然的風度。她附近底天空似乎被她底丰彩溶化了，有一層銀色的霧光籠罩着。

沉默而偉大的天幔上，還嵌着寥寥的幾顆小星，似乎是怕羞，都斂了她們底微光；她們是忽隱忽現的，引不起人底注意。

月光洒在大地上，色如爛銀。黑黑的叢樹矗立於冷悄的銀光中，地上橫着參次的巨影，森然可懼。

晚風吹來，樹搖影移，同時四面都嗚咽着颯颯的幽音，把這殘冬的月夜，點綴得十分淒涼慘淡。

仙舟懷着無可排遣的愴悵從燈光燦然，笑語滿室的俱樂部裏走出，踏入這冷悄的夜景裏來，夜的淒涼滅熄了他胸中底憤火，悲哀也漸漸被遺忘了。夜氣襲人，只覺得寒絲絲地，皮膚起粟。他微微聳着肩，兩手籠在袖管裏，俯視着自己底瘦長的影子，循着大路，緩緩向西南走去。

從俱樂部到他底寓所，要經過一片田野；田野底一面是俱樂部底所在，也便是一帶年老的老榆林；另一面便是市集，便是他寓所底所在了。

他離了那榆林，前面市集中底燈火已隱隱可以看見，而且似乎也有笑語的聲音從荒涼的田野面上浮過來。回頭看時，充塞着青年的愉快底俱樂部已掩映於樹叢中，但是搖灑於火光前底人影還可以看出。

他長噓一聲，衝破了自己底沉默。

年可十六七的歌娘，面貌和啓英一般的歌娘，她底哀婉的歌聲，她底憂怨的目光，她底悲慘的遭遇……

易感的仙舟，本已懷着悲感的仙舟，在如此淒涼的月夜，想着自己所遭遇底意外的憾事，不由自主地心中一陣陣地悽慘。

——冷酷的運命，故意叫那些柔嫩的人們來步那崎嶇的世路，人們傾跌了，他自己躲在道旁暗笑。

他淒然想着，從前底一切都浮上心頭：偶然的合，突然的離，無意的生，不意的死，啊啊！在命運之魔底掌握中輾轉着底弱的人生喲！

他緩緩已走到田野底中央了。

市集底喧聲已可聽得清楚，因為是元宵，所以令人興奮的鑼鼓聲，也悠悠地在耳畔

宛轉，然而在作客他鄉的仙舟聽來，無非都是一些增加惆悵底資料。

一支燄火從前面底地平線上直竄到暗藍色的天空中，像一條明亮的紅色的彩帶。星星的火花在周圍飛舞着，但立刻都像沉到無限的暗空中似地的而熄滅了。接着又是一支，亮着再滅着；又是一支，亮着；又是一支，一支……：暗空中交織着明亮的彩帶，紛飛着星星的火花。

——啊！快樂！快樂的節日！目前底美麗的圖畫，勾起了仙舟底迴憶。

那時仙舟是十歲，也是元宵佳節，也是月明如畫。他家底廳上掛了許多祖宗的神像，燈燭輝煌的，笑語中另有一種嚴肅的神氣。

是晚餐以後，全家都散坐着。仙舟同着他底露姊姊並坐在神像供桌前底罩了大紅氈毯的木拜墊上，前面地上高堆着一大堆的花炮。

——這一個是九龍，這種是穿星，這種小的是月炮，放起來有一個小亮月的。露萍姊，你喜歡那一種呢？仙舟左手一個個地拿起，右手指着，詳細地講給露萍聽。

——我都不喜歡！你說底我都不喜歡，我頂喜歡銀盆旋。露萍指着一種兩頭有藥線的花炮說。

——銀盆旋有什麼好呢？雖然牠底火花多，又會蘇蘇地旋，但旋纒也祇在一根麻線上，有什麼好看呢？依我說：九龍就好，穿星也不差，一點着，就啞地直竄到半空裏，真像要穿到星裏似的，真有趣！仙舟細細地和她剖辯。

——就算不要多講了，快去放罷。搶了要自己放，又只是空說。她們等着看呢。露萍說着便立了起來，仙舟也捧了花炮立起來，大家都走到窗外底檐下。

——先放兩個月砲亮亮罷。仙舟說時把捧着底花砲摔在地上，隨手檢起兩個月砲，又討了一根燃着的香，走到院子底中央，立定了。

——你還是放花筒罷，露萍底母親關切地喊着仙舟。那個大花筒放出來是很有趣的。放月炮仔細會盪了手。

——不會，不會，你們看我放啊！仙舟一面笑着說，一面使用香去燃點捏在兩個手指中底顫動着的月炮底藥線。到底心裏有些害怕，便把手伸得遠遠遠遠地。藥線射着火星，蘇蘇地響，接着拍地一聲，他底手一斜，月砲便直射向露萍底身上，閃電似地作一個大光亮。

——呀！露萍銳聲地喊了一聲，出其不意的驚惶似的，忍耐不住的痛楚似的。仙舟慌了，拋了手裏底香和花砲，跑到她底身旁。

——露姊姊，你盪痛那裏了吧。

——沒有，仙弟弟，一些痛都沒有，你再去放，不要緊的。被仙舟底母親摟抱着露萍用手揉着盪傷底地方，忍住要流出底痛淚而安慰他。

——不，不放了，讓他們去放吧。他說着，十分後悔起來。

母親在放花砲了。他緊倚着露萍，並坐在戶檻上，仰面向天空凝視。一支九龍拖着長尾飛上天了，一支穿星又迅疾地追了上去，又是一支九龍，再是月砲，穿星，九龍……後來點起兩只銀盆旋，兩圈火環，比月華還要燦爛的火環，在兩根縛緊了的線上往迴旋舞，滿院子都飛着亮的銀白色的火花。

——好不好？銀盆旋好不好？露萍得意地微笑着，頭髮擦着仙丹底頭髮，驕傲似地問他。

他也奇怪，今年底銀盆旋似乎確比往年底好看多了。他便連連點頭道：好……好……

……

一陣涼風迎面吹來，他如大夢初覺一般，四面一看，祇是荒涼的田野，淒涼的月色，那

有他底母親？那有他底露姊？

眼淚又來在他底眼角。

——李光韻，青年，美貌……不，他是有錢，有憑藉，所以他是有了……哦，他是有福了，露萍竟嫁給他了。露萍竟嫁給他了！這真像是注定了似的，從前底景象，細看起來都成了讖語……燦爛的銀盆旋，永被一根麻線拘束了而旋舞的銀盆旋，不是美麗的人生底象徵嗎？但是……

仙舟不願再往下想，然而這一個難於忍受的記憶，偏輾轉於他底胸中；他底呼吸幾乎窒住了，似乎是有了一只沙囊緊壓胸上，胸中十分漲悶；他捏緊了手，咬緊了牙，眼淚滴滴落在地上。

一只野犬底慘利的延長的嗥聲，叫破了寒夜的沉寂。時候已不早了。地上底人影漸漸短縮，圓月緩緩移到當空。市集中底燈火已漸熄滅。夜色更涼，晚風發出輕微的吼聲。他

默默地野路上走着。

再跨過一條橋便是市口了。

忽然一片不十分和諧的胡琴的聲音從遠處奏起，低徐而哀怨，好似深夜時湖上底嗚咽，又似黑昏時孤雁底悲鳴，雖然不能算是動聽的音樂，但在這沉寂的寒夜，這心上深刻了愁痕的青年聽來，便分外感着漂泊底寂寞的悲哀。

他飄飄然似乎失去了自己了。顫動於空中底琴音，沒沒了他全部的意識；他底心靈隨着琴音浮到茫無所見的天上，忽又墮入深不可測的淵下；琴音緩弛而曳搖底時候，他全身底筋肉也都似在鬆弛而欲碎為屑粉隨着琴音飛去。他底心靈好似被春風捲舞着的一枚柳絮。

他全身充塞着一種淒涼的快味，雖然不能算是歡樂，然而一顆心好似已有了着落而暫時忘去了一切愁楚。

他茫然地踏進市口，琴音格外清晰了；忽然又有一個尖銳而又枯澀的歌聲唱起，歌聲底尖銳可以聽出是從年輕的女孩口中唱出，然而有時又枯澀到像老人底嘶聲。這不調和的歌聲與琴音參次諧和着，深夜中感着說不出的悽愴。

他走在街上無意識地想搜覓那琴歌底來源。

街上很寂靜，人家都已關了門，祇幾家店舖底板縫中漏出幾絲燈光，還夾着隱隱的笑語，滿地佈着燃餘了的花炮底紙屑，鼻中似還嗅得着火藥底臭氣。琴歌忽止。

在一條側巷底轉角，一盞黯淡的路燈底下，他發見了琴歌底來源。

是一對衣衫襤褸的賣歌者，像是父和女。男的大約有三十多歲，灰敗多皺的枯臉上，緊罩上一層愁容，映在昏黯的燈光裏，越覺出頹唐衰老。眼已瞎了。胡琴挾在脅下，聳着肩，不住地咳嗽。一個年可十二三的小女孩用繩牽着他。女孩底身材很矮小，玲瓏的小臉十分可愛，但是太黃瘦，太憔悴了。

他們同仙舟挨肩擦過，那女孩底流麗的目光向他一掃，操着北方底口音輕輕地說：
——先生，你不要不要唱一只小調？祇要四枚銅子。

那時他眼見這一對淪落異鄉底漂泊者，他想到那男子底終局，他想到那女子底前途，他底心像有一只手力擋着，由痛而漸漸麻痺了。他不曾想到要開口回答。

——你要不唱麼？小女孩淒然地十分失望地又問了一聲，便牽引男子步着那沒有燈光照耀的暗黑的前途。

月光依然躺在街底一側。兩個人影在光中移動，又轉到前面底一條側巷裏去。
仙舟館立街中。

不和諧的琴音又哀哀地奏起，他心裏越覺悽慘了。他屏息聽着：

人無呀……千日……好……

花舞……白日……新……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鐘聲撞虛空……

……

小女孩底生銳而嘶啞的聲音在唱一只時行的小調。

一時千萬愁緒，都輾轉心底。人無千日好，不差黃金般的青春已不覺地偷渡過去了，那有幾日光華……人已老了，心也可以死了……死了，嫁了……花無百日紅，一切都休了，祇有頹唐到好似野寺中底老衲的我，這一無希冀地盲目地在撞擊那虛空的人生……

他這樣沉思底時候，他覺得他自己正飄然地在漸漸溶化到裏在四週圍底黑暗中

去，漸漸地他便失去了他底全部的意識。

突然清醒轉來底時候，琴歌聲已寂而不可復聞。他忽然如有所失地異常地寂寞起來。不可捉摸的空虛擒住了他底心。他實在想永遠浸沉於這悲哀的琴歌聲中而忘了他所憶着底一切，但歌聲既絕，靜默又把他驅回現實中來。他孤獨地佇立着，滿街都靜悄悄地，除了心頭底潮湧似的舊夢底起伏，伴着他底祇有潔白的月色在灰敗剝落的粉牆上所照出底他自己底瘦長的影子。



姑母家

時光過得這般快，在再間又是數年。湖山底風景如昨，只有姑母家底大杉林格外的濃郁蒼老。夏日午後底夕陽斜過西面山頭底時候，天半映着燦爛的美麗的彩霞，但是杉林中因爲上面密覆了細碎的濃葉，隔住了斜陽底餘暉，使黑魆魆地幾乎像是黃昏了。

微風從林外輕輕吹入，鏗積於林腹中底蒸熱漸漸地在發散。林中底一切似乎都懶懶地在新來的涼爽中休息，唯一的動的生物祇有在林中底一條狹路上獨自蹣跚徘徊着的一位神情衰頹的青年。

狹的林路是幾乎被茂密的野草長滿了，新鮮的羽毛似的杉葉和灰褐色的長短的

枯枝堆積在草叢和路的濕泥上，雖在燠熱的炎夏，也仍顯出荒涼衰頹的情況。在路上徘徊着的青年像是久苦於旅途底奔波者了：十分萎靡，十分頹唐，披看底污舊的夏布衫也沾滿了灰泥和草汁，越顯出他底憔悴的神情。要不是那失神似的目光還留下一些堅毅的英氣時，他那花白了的頭髮，織滿了皺紋的前額，和十分迂緩的舉動，竟完全看不出他還是一個未婚的青年。

夕陽漸漸暗淡了，山頭底紅霞漸轉成青灰；林中底夜色也愈益深濃，四圍底景物漸都披上了朦朧的灰色的霧；涼風沁着心肺，全林都蕭蕭地輕奏起白日底葬歌。山鳥也噪着歸巢了，那青年還只是惘然地在林中徘徊，像是在覓一件失落了的東西似的，時連時退地循着那狹的林路。

青年在林中已徘徊了半天了。他原是從湖畔歸來要向前走去底，但進入這杉林時，便覺有什麼在阻住他底前進一般，他只是在一個地方躊躇着。他爲什麼要走向前面呢？

到了前面他又將怎樣呢？夢似的幻覺使他迷惘地忘去了現實的地位，他覺得他應當是永遠在昏暗的林中俄徊。但他畢竟走向前了，一帶女貞矮籬已清楚地立在蒼茫的暮色中顯露於他底目前了，他突然地吃驚似的呆立着，像發現了預期着的怪物一般，情緒頓然緊張起來，心頭怦怦地跳動。待情緒慢慢平靜下來，意識也漸漸明清起來時，他猛然覺得天已將夜，不宜再在林中逗留了。禽鳥都已歸巢，他也該找他底歸宿了。然而何處是他底歸宿呢？

——何處是我底歸宿呢？

青年想着時，不自主地悽惶起來了。他覺得他好似在荒漠中獨行底旅客。四顧多是慘慘的黃沙，炎炎的烈日。飢渴委頓，找不着一滴水，一粒食。空中飛翔着飲人血的鳥，腳下平鋪着埋人骨的黃沙，只有遙遙的遠處，朦朧地看出有一叢翠樹，在風沙中隱現。這是他底希望，永不能實現的希望。那飢渴的旅客便懷着這夢似的幻象直至於死。死，纔是他底真

正的歸宿吧！……

他凝視一會，一對淚珠落在頰上，他用衫袖輕輕拭去了，這纔緩緩地循着矮籬，走過廣場，走進那壁粉已經剝落的大牆門中去。

一盞油燈燃着，坐在廳西底方桌上，放出昏黃的弱光。晚飯已經擺好了。已蒼老好些的姑母坐在桌旁，輕搖着葵扇，窗口底藤椅上躺着少年的啓明，憂鬱似的，兩手抱着頭，口裏哼哼地似在吟詠。

仙舟從涼爽的林地上走入燠熱的廳中，在昏黃的燈光中感着十分熱鬧，他緩走到姑母身旁，隨手也拿起一把葵扇。

——姑母，今天爲什麼不在天井中用飯呢？搖着葵扇的仙舟這樣問，便懶懶地坐到店備吃飯底椅子上去。

——今天並不熱啊。你纔從外面進來，所以心裏覺得燥熱了，坐定了便會不熱的。吃飯吧。姑母說着，放下葵扇，從桌上取起筷子，又問道：你到了那裏去了呢，這一六半天？

仙舟還未及回答，抱着頭的啓明突地放下雙手，微笑地搶着說：想來又是在林子裏，或者在湖邊上發獃了吧！好笑！整日在外面發獃，誰知喜信倒傳到家裏來了。哈！仙舟哥，你知道你底喜事來了嗎？啓明帶笑地說着，一面把坐着底藤椅拖到桌旁。

——什麼喜事啊，總是開玩笑！仙舟也微笑地說。

——道是我騙你吧！哼，你問母親，母親總不至騙你了呢。啓明裝着認真的臉，忍笑地說。

——信你呢！仙舟笑斥着啓明，但不禁也懷疑起來，使回頭望着正蹙着雙眉的姑母。——也不好算什麼喜信，你不要理他底胡說。姑母寬放了雙眉，黯然地向仙舟說：你
在外面沒聽說麼？李家底露小姐回到山裏來了。

——啊！仙舟吃驚地喊了起來。

——喜信吧，喜信吧，歡喜得叫起來了呢。啓明依舊帶笑地說。仙舟也不理他，只是急急地問姑母道：

——爲什麼回來呢？光韻也回來了麼？

——你問我，我也知道的，啓明插嘴說。光韻並沒回來，而且是永不會回來的了。回來的是露萍和她底周歲的小兒子。因爲光韻有了外遇，不能再和她相處；吵了幾場，光韻使把她休棄了。仙舟哥，這在她誠然是一個刻骨的創傷，但在你，這大概可以算是一個喜信吧？母親已差李嫂去接了，今晚上便要到我家的，仙舟哥，可以大大地發一發獸了啊！

——姑母，真的麼，真的是露姊姊被棄了麼？仙舟連聲地追問著，心裏突然地潮湧着無限的同情與莫明其妙的希冀。

——大概是這樣，但並不能算是休棄，不過時常反目，露小姐氣壞了，所以回來休養

休養。在母家終究是可以較爲愉快的，親友也多，但可惜英兒早溘了，露小姐少了一個好朋友了。……姑母說到那裏時，眼眶便紅了起來，燈光耀着眼角底淚珠。

啓明也默然了，悶着頭吃飯。仙舟呢，心裏浮泛着紛亂的恍惚的迴憶。露萍底回來或是他所希冀的，但一想到他從前所失去底一株滿含着芳香的蓓蕾底玫瑰，現在已飽受了風雪，憔悴地被棄了底事，是怎樣地使他懊恨，惋惜，悲傷啊！

晚飯完了已後，大家把椅子搬到天井裏，一面乘涼，一面候着露萍。仙舟搖着葵扇，屢次地走到門外，焦急地等着那突然來襲的希望，這將要變來底意外的希望，與仙舟以巨大的不安。他完全失了常態，忘去了一切悲歡，祇惴惴地在默測那將到來底會晤；在久懷着怨恨與悲傷底心底，重復燃起了炎炎的烽火。

梳形的銀月斜插在屋側底樹梢上，清楚地照出了參次的樹梢，淡淡的光芒，在一切

的景物上洒上了朦朧的銀色的霧光。微風搖着樹梢，路上場上都擺動着凌亂的樹影。夏熱是一毫也感不着了。

仙舟在門外佇立一會，銀梳已浮上了樹梢，但前面底杉林中底路上還是黑黑地看不出什麼。

——不要今夜不得來啊，焦燥的仙舟從門外回到天井裏，心神不甯地來回躡走，不住地喃喃自語。

——不一定來的，老王說一定來的，啓明決然地說。

——怎樣還不見來呢？

——也許就要來了，我們同出去看。

啓明回了仙舟又走到門外。沒一刻，果然，路上遠遠有人影在蠕動了。

——來了，來了！啓明輕輕喊着。突然，仙舟遍身底肌肉都好似痙攣起來似地顫戰着。

一顆心也幾乎要突破胸脯似地狂跳着，兩只眼是注視到裂開似地漲痛了。

人影漸漸清楚了，前面是老王，並着底是露萍，底後母；後面底兩個，顯然是露萍和抱了小官官的李嫂。

隨着這一步清楚一步的人影，仙舟底驟然緊張的情緒也逐漸地鬆弛起來，慢慢地又似待決的死囚似地屏息到呼吸都要停住底樣子，便在這一瞬間，過去底一切，閃電似地在他底腦中明滅，細看時，被淡淡的銀光淋洗着底露萍已微笑地立在他底身旁了。

——啊啊！露姊姊，想不到今天……仙舟高聲地招呼着，茫然地伸出了兩手。在他底半意識中所看出底還是從前在姑母家中猝然遇着底可以儘量親近底露姊姊，曾經擁抱過她的兩手，又不自主地伸着向前。但當露萍底後母在旁邊叫他，是仙舟少爺底時候，他目前底幻象全被震碎了。

——這裏是一位端莊的夫人呢！

被熱情壓住底理，知在呻吟底時候，他突然苦痛起來，像是四肢縛着緊索而掙扎不出的窒息似的苦痛。他頹然地落下了無力的兩手。

在愉快的寒暄後，大家都散坐在天井中底涼椅上。李嫂捧上了去皮的紅瓢甜瓜。姑母抱着小官官和露萍，底後母在絮絮地話着家常，露萍啓明也微笑着問答。默坐不語底祇有憂鬱似地的仙舟，在搏弄一枚小圓的瓜，時時向露萍注視。她似乎是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而且覺得他太靜默了，便笑問道：

——仙弟弟已來了多時了吧？

——也不多，纔二個月……

仙舟簡短地回答，又依然是憂鬱似地靜默着，注視着露萍。漸漸地她底頰上染上了夕霞似的紅。

——美的女神喲！

仙舟忽然又忘了現實的境地而夢似的恍惚的幻想起來。那嬌媚的臉，紅艷的唇，豐滿的胸脯，微削的雙肩，還有那音樂似的聲調……：春雲似的柔情啊！美的女神喲！處女時代的美喲！仙舟夢似的恍惚的想，依舊注視着露萍。

抱在姑母手中底小官官呱呱啼哭起來，露萍慌忙地接抱在自己底懷中，偎倚着，溫柔地撫拍着。

——美麗而慈愛的母親啊！仙舟心裏把捉不住地的想。

——姑母讚嘆似地說道：這小官官長得真有趣呢！

——正是呢，大家都說像他底父親呢。露萍底後母驕傲似地笑着說，大家自然地都回首望着那有趣的小官官。

——像他底父親呢，仙舟底耳朵聽着時，像是暮春底暴雷，劈散了他最後的幻夢。他

凝神地一看在他身旁不遠底正在嬌啼的小官官，再一看那偎倚着愛兒底小官官的母親，他底幻滅的悲哀隱藏了，嫉妒和怨恨煎沸着他底心血。

——啊！他是有福了！

憤然的心裏想到這些時，他再也不會忍耐地坐着，便起身告了罪，緩緩地走到廳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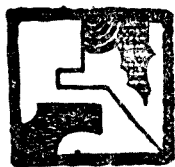
露萍凝視着仙舟底背影，一直到被屏門遮住後，纔緩緩轉過目光，訝然地問：——仙舟弟底脾氣好似更加消沉了，一向是這樣的麼？

——正是啊，我們勸導他也沒用，從上月初來到如今，還沒看見他放聲笑過一次呢。我起初以為他到山裏來或者可以散一散心的，誰知倒格外的憂鬱了。啓明黯然地回答。

——聽說仙舟少爺還沒有娶親，真的嗎？其實年紀也不小了吧？露萍底後母恍然似地問着啓明底母親。

——年紀是已不小了，但還是害羞似的，老不肯提起婚事。他底母親又沒了，我又作不得他底主，也祇得由他去了。姑母慨嘆地說。

微風挾着夏夜底呼聲從天井上拂過，送下爽快的涼意。在涼爽中睡熟了底小官官底嬌小的臉上，注視着年輕的母親底哀怨的雙目，強忍着盈眶的淚珠。



微笑

炎夏已快過去了，忽然有一種憂疑的空氣隨着初秋的新涼散佈在姑母底家中。在一個晴爽的早晨，仙舟還未離開臥室的時候，姑母和啓明開始在廳中閒談着這新近襲來底不安了。

——這樣地模糊過去總不是好現象吧！外面已經謠着不很好聽的批評了，不要真的鬧出不可收拾底把戲來？姑母輕聲地說，憂愁地皺蹙着雙眉。

啓明正背着手在窗口來回地踱着，此時突地立住，旋正了身體，說：那是不會的，一定不會的！他們都是知禮底人，他們一定不會鬧什麼亂子的。祇是那班閑人可惡，專喜造出

些顛倒是非底謠言，理他呢……

——明兒話雖不差，但理上終說不過去啊！一個是有夫的少婦，一個是未婚的青年，誰敢保得住呢？而且他們又有從前……

姑母底話還未說，完啓明便搶着問道：

——正是呢，我久要問他倆爲什麼不配合起來呢？從前且不去說牠，現在呢？光韻已有了外室了，露萍姊也回了母家了，仙舟哥還未成婚：這不是湊巧的美事麼？

——不要胡說！姑母噴恨地申斥着：你年紀也不小了，說話終是顛三倒四的，這種被人笑死底下作話也可以隨意說麼。

被申斥了底啓明又默默地在窗口來回地踱起來了。

靜默一刻之後，姑母又婉婉地說了：明兒，這樣下去終究難免要被人訕笑的，你得空要勸勸仙舟纔好。

——我不會勸！好不容易這幾天他底精神稍爲活潑一些，稍爲愉快一些了，顛倒又把冷水冲上去？

——不是這麼說啊！凡事……

姑母聽得屏門後面底履聲在響，便停住了未完底議論。回首時，正看見微笑着的仙舟轉出屏門。

大家照例照呼過後，默然了。啓明依舊在窗口來回踱着，時時用含愁的眼光望着仙舟底浮着微笑的臉。姑母緩緩地走到後面料理早飯去了，仙舟無意中注意到姑母臉上顯出底不豫的神情。

——仙舟哥，啓明突地立住了喊着，但立即又默着踱起來了。

——什麼？仙舟待了一刻之後，微笑着地問。

——唔，那……：哦，仙舟哥，你今天早晨要出去麼？啓明悻悻地吞吐地說着。

——要出去的那天露姊姊約我今天早晨到林那面去散步呢。

——哦，……聽說……唔……

——什麼，聽說什麼仙舟懷疑起來？

——聽說……唔，沒有什麼這兩天你身體好麼？啓明惶急地說。

——哦，好的。仙舟更懷疑起來了，但也不再問下去。

早膳過後，仙舟喜沖沖地出去了，雖然還懷着晨間底疑訝。始母目送着他底飄然的身影閃出了大門，無可奈何似地長嘆一聲。在把耳挖剔着牙縫的啓明悵視着天井上底一角青天，不經意地說道：

——真的沒有使他們如願底法子嗎？

——難了，難了！姑母緩緩地搖着頭……

太陽底溫熱漸漸強烈起來，待仙舟穿過杉林立在湖畔時，遍山都已照在明亮的陽光裏。砂灘上清楚地倒着自己底影。湧着微波的湖面送來了習習的涼風，吹去了仙舟在路上走着時所得底熱汗。他用手帕拭着顏面，來回地在沙灘上輕走着，微笑似的頻向林中眺望。四圍底景物都似染上了過濃的色彩似的，襯着微碧的湖水，顯出異常的鮮明。被陽光照得發亮的柔軟的白雲在明藍的天上推動着，湖中也反映着清麗的雲影。已將過時的鳴蟬在身旁底高大的銀杏樹梢上蕭條地嘶聲地唱，露着淡黃色肚腹的紅嘴小鳥兒在湖面低徊哀鳴；高空中盤旋着成羣的馴鴿，時輕時重地隨着風勢激起了悠長的鴿哨聲；這些秋晨底美景似乎都引不起仙舟底注意。因為他底滿含着希望的雙目是被在林底深處隱現着底一個青色的苗條的纖影吸住了。

人影漸漸近了，他緩步迎了上去：啊，你來遲了，我已等了好久了呢。小丫頭沒跟來嗎？仙舟愉快地說着。但到他倆對面地立着時，立刻湧起了一層灰色的霧，把他底高興裹住

了他，注視了露萍底滿是憤恨的臉，疑訝地問道：

——露姊姊，你和誰生氣了吧？

露萍是默然地沒有回答，注視着仙舟底臉。良久，在她底眼裏簌簌地掉下了好幾顆大大的淚。

——這是爲什麼呢？露姊姊。仙舟慌忙地問着。

——沒有什麼，我們原是在林子裏去坐吧。露萍哽咽着說，淒然地執着仙舟底手，穿過老大的銀杏樹。

莫大的疑團在仙舟底意識中輾轉；這突然底淚，這意外底執手，這小丫頭底沒有同來；同時又想到早晨在姑母家時所遇着底不安，他惶惑了，無意識地緊緊地握了露萍底微微抖着的手。

環拱在草地四圍底銀杏樹更加茂密了，鮮綠的小圓葉層層地堆疊在半空。陽光從

林後底山峯上反射下來，越顯出林中的光明和安靜。茸茸的草地像洒了香油似地異常滑潤，他倆便面對面地蹲膝坐着，依舊互執着手。

——仙弟，我們是這樣地緣慳，纔能有聚首底機會，便又要生生的離散了。露萍似怨似憤地說着，還飽含着淚的眼凝視了出神似的仙舟。

——呀，又要走了麼？仙舟驚得幾乎跳起來，但勉強遏抑着。

——不是走，是不能再和你見面了。昨天母親和我說，外面人對於我們底會晤謠着不少的蜚語，尤其是對於你，特別地生出了不堪的謠言。母親叫我以後不要再和你晤面了，除非是在家裏。仙弟弟，這不是飛來的橫禍麼？我也明知人言是不足畏的，不過，在現在的情形中，我是沒有能力反抗了啊！而且你還是在有爲的時候，雖然你常常說人生是愛情底火焰，但是故去底寄母總在盼望着你吧。所以，我今天遣去了小丫頭，偷偷地來和你作最後的會晤。仙弟，你明白我底心麼？

露萍含淚滔滔地說着，憤慨的語調中帶着堅決的神氣。但一月來經了三次愉快的會晤而漸漸修復好的仙舟心中底創傷，在這一剎中一齊迸裂了。他毫無抵抗地讓殘酷的禮教吮吸着他底創痕中流出底鮮血。

——啊，怪不得早上明弟那麼吞吐地說。但是，我們真沒有反抗的力量麼？露姊姊！在十分苦痛中底仙舟鼓着萬一的希冀。

——反抗也沒有什麼道理啊！仙弟，我自知我也不久於人世了，我底身體已衰弱到無可收拾了，但我並不覺得悲哀。這完全錯誤底軀體我是毫不珍惜的，我對於牠底將要毀壞是一無傷感。請你也不用悲傷了。我底寶貴的是我底一顆心，現在牠是永屬於你的。仙弟，信麼？你失去底祇是人間的血肉，但是永久底愛底心是永遠被你取得了呢！

露萍含淚微笑着，跪起了身體，像慈母撫着愛子似地，輕摩着仙舟底亂髮，緩緩地投下神秘的眼波。

被突然的苦痛和欣喜煎熬着的仙舟昏昏地似在夢中一般。待清醒地立起來時，露萍已走遠了。他槍視着，只見將被林蔭遮住的露萍又回首微微一笑，隨後便消失在濃密的林蔭中了。

悠長的鴿哨聲還隱隱在遠空中繚繞。林蔭中清楚地傳來了山農底質樸的歌聲：

鴿子駝鈴飛過山，

樹頭結果心裏饑。

郎呀！心裏饑來趕快用手採，

勿要等別人採完，自家捆茅柴。

鴿子駝鈴響悠悠，

姐妮洗衣灘邊頭，

郎呀！你做甚隔河立定長嘆氣？

你要採鮮花，小妹等在樹背後。

鴿子駝鈴飛得高，

等郎等得好心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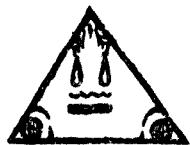
郎呀！你今天有福今天勿會享，

到了明朝，你小妹已經走遠了。

鴿子駝鈴飛過江，

姐妮寫信寄情郎：

郎呀你從前畏首畏尾，
到如今，牛郎織女隔河，
心傷。



薄暮

夜色充塞在他底周圍。落日底餘暉已歸去了。天上底浮雲，由濃紫而灰黑，而深黑，與黝黑的山峯凝成一片。僅有三數小星，在無邊的漆黑的天上，若隱若現地閃閃地發出微弱的幽光。林中完全黑暗，不可復辨一物。山鳥也都安眠了。祇有秋蟲底尖銳的鳴聲，如雨地洒遍了他周圍底空間。夜風漸漸猛烈。湖水底嗚咽變為洶湧的濤聲。樹頭底殘枝枯葉也都在淒涼的黑暗中，隨着夜風底吹拂，發出抑鬱的泣聲……無可想像的秋夜的林中底慘淡啊！是完全黑暗，是十分岑寂，蟲聲，風聲，濤聲，樹聲，似正在合奏着生命底葬曲。

老人緩緩從石上立起，凝視着前面底一片黑暗，黑暗中底一座荒塚。把久蘊心中底

青年的情焰燃着了。不知是恨是悔是怨是幸，心裏一陣酸楚，兩顆大大的眼淚經過枯皺的面頰而落在草地上。

——露萍，親愛的露萍！現在你是，你是永屬於我底了吧。

老人輕輕地在心裏喊着，好像臨別時底年輕的露萍在黑暗中顯出而向他微笑，他也十分驕傲地滿足地微微一笑。

他傲然地眯着老眼向四面觀望，微笑着；但四面都是黑沉沉地，黑暗中似乎有許多不可名狀的猙獰的鬼臉向他冷笑。他凜然地收斂了笑容，依舊把憂鬱罩在臉上。

一陣急激的風吹在老人底身上，他一個寒戰；他覺得不宜再留了，長嘯一聲，循着那走熟了底林路——熟到不看也不會走錯底林路，走回已十分殘敗零落的姑母家去。



舊
夢

下
卷



聖誕之夜

一個聖誕節的夜晚，片片的雪花堆遍了污濁的大地，天氣十分冷峭，北風如吼。街頭野犬耐不住寒夜的冷氣，祇得躲在家屋的簷下，簌簌地顫抖。

瑰麗的層樓，矗立在街的兩旁；夜的黑暗包在它的周圍，因之從每個窗孔裏透出來的光，愈顯明亮。

伴着這燈光而透到街上來的有——辛烈的香氣，清婉的歌聲，嘈雜的譁笑。在淒涼的寒夜中，這豪富的，奢靡的，逸樂的生活氣味，是怎樣地令人興奮啊！因之，踽踽在街角黑暗中的乞丐，眼看着這輝煌的光明，鼻嗅着這香烈的氣味，耳聽着這歡樂的聲調，他背倚

着一束稻草，手捧着一鉢殘肴，只是顫戰；一縷不堪入耳的幽長的嘆息，從黑暗中振蕩出來。

夜色愈覺深沉，窗中燈光人語，漸漸暗淡稀少；最後，這層樓完全沉寂於黑暗中，像一匹已死的大動物。街角的乞丐也停止了不平的歎聲，去尋求睡神的安慰。

夜半後，除了街稍的一間小屋的狹窗還透出一絲火光外，在街上，更沒有其他光亮的東西了。

這一絲火光，是從一盞垂滅的油燈中發出；這一只油燈，是坐在一張破舊的木板檯上。燈光如此地微弱，所以像這像狹小的房子也不能完全照到了。祇在這板檯的周圍，算略略有一些明亮。

一個龍鍾的老人，兀坐在古舊的搖椅上，暗淡的燈光把他照着。在枯禿了的白髮下面，顯露出一個皺皺無皺的瘦臉；這臉是如此地瘦，瘦到像一個狹長的三角形。乾枯的眼，

完全滯住了，癱縮的嘴橫在尖削的鼻子下，四圍有稀少的白鬚掩蓋着。本來渾圓的頸項，如今稜起了條條的筋絡。背已彎曲，手也衰瘦了。這樣一個衰敗枯老的軀體，好像已經不能在他的裏面尋出一些青年的遺跡來了。

的確，這枯老衰敗的生物，完全感不着青年的趣味了。他終日兀坐在破搖椅中，白晝對着日光，夜中對着燈光，悄悄地看光陰奔去。左右鄰舍中的生動的，活潑的，甜美的，陶醉的歌舞歡笑，雖然可以沸騰青年們的血，迷惑少女們的心，却總不能引起這老人的一注意。這並不是他喜歡靜的生活而嫌惡動的生活。這是因為他的心泉早已枯竭了，他的感覺早已麻木了，他不能沈湎於生活的歡宴了。

街中完全靜寂。垂滅的燈火，更覺暗淡一些。這已無感覺的老人，忽然用了乾枯如腊的手，十分困難地把檯子的抽斗拖出。他的頭俯視着，燈光射在枯禿的頭頂上。突然，無力的手，極迅速地從抽斗中攪了一個灰黃色的西式信封，放在面前。他的久已滯住了的枯

眼似乎在閃閃放光，嘴裏不住喘氣，全身也都震顫起來。

他十分仔細地把信封放在檯上，無力的燈光投在上面——這是一個十分古舊的信封。鮮豔的桃色已褪成灰黃，藍墨水寫的字也變成暗黃色了。他把信面的人名和地址看了有數分鐘，枯皺的臉上似乎在微笑了，他這纔把封口慢慢掀開，抽出一摺同樣古舊的信紙，鋪在檯上。在昏黃的燈光之下，呆滯的老眼，很熱心地注視着；同時有枯澀的聲音，十分輕微地從缺了牙齒的口腔裏呻吟出來——

璇屏：

你接到這一封信而尙未拆開看時候，你一定先有一些奇怪了。既沒有發信人的姓名住址，而這種幼稚粗劣的字跡，又不是向來見慣的。於是我猜你在那時一定有兩種心思：

一、急於要拆看，到底是寫的什麼？

二、疑惑牠不是好的信，棄去不看。

這兩種心思，恰正相反，然我一生的命運，便要在牠們的中間判決了。

假如你是照第二種做，那便休了，完了；我所講的，你也不知道了。然而這不是我的希望。我爲我一己的寶貴的精神生活起見，希望你照第一種做。我敢說，我敢起誓，信裏面決沒有一些侵犯你的話和煩惱你的話；所寫的，祇是一個可憐的愚人向上帝前懺悔罪惡時的真話啊。

.....

璇屏：

我先謝謝你，因爲你的慈悲不肯令我失望，居然照我的希望做了。我的精神有了寄托，也有了安慰了。我雖然不能目覩你現在的動作，然而我的歡樂的精神，正在告訴我一

切。

我要求你：不要嫌我的信太長而不看完。實在我的意思已經積了好多時光了。不過因為沒有適當機會的緣故，總沒有胆量敢於寫出。現在，我不能再忍了！所以我一定要寫，要盡量的寫；信雖長，我所要寫出的實在更比信長啊。

我是一個無恆產的鄉紳家的子弟。我有父母兄弟姊妹和我自己。我們雖不富於錢，但是家庭中的和氣是很富的；所以我在幼時一直是過的幸福的生活。歲月滔滔流去，我幼時的幸福也就跟着歲月流去了；等到我能明白一切時——大約在十四歲左右——我的幸福差不多已完全被剝奪了。可是這並不是因為家庭中的幸福減少，而是由於那時我所感到的痛苦太多，所以覺得幸福少了。

當我十八歲在省立學校畢業之後，更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痛苦。唯一的原因是由於我沒有升學的福氣——因家境的關係。學生生活中止，社會上的生活的魔鬼使伸手把

我抓到勢利的漩渦中；於是我的前途，暫時已成暗黑。

我常常想：到底是誰叫我生在世上的呢？既然叫我生在世上，就應該把我所必需的完全給我。否則便不必要我。現在好了，每樣都算給了一些，但都是被人所唾棄了的；並且有時連唾棄下的都不給我，這不是有意凌辱我麼？

從那年起，到今年的夏間，我通是在一條黑暗的狹路上無意識地向前盲進。雖然也有許多人說：『人是應當如此做的。』然而我總疑惑這不能算人，祇可說是一個無靈魂的動物。因為這種生活，僅是肉體的活動，物質的享受，精神上仍沒有受着一絲一毫的安慰啊！因之，我徬徨於這無盡的黑暗路上，我乃深深地失望了。

但是行程變了！忽然在我面前的黑暗中有一盞明燈點着。她的柔和，愉快，清淨，華麗的光明，照耀在我的麻木的身上，使得我遍身發抖——我的血將要熱得沸了，我的心在胸膛裏狂跳，我的勇氣增加了許多，我的頹唐的精神也驟然興奮起來。

啊！我沒有力量能寫出我當時的歡喜。我祇能感謝上天，感謝上天賜給我以如此可
愛的光明！

啊！璇屏，你明白我的話麼？但你不要疑惑我有什麼野心。我自己已很知足了。雖然在
黑暗中時我還不知道世間的一切，而當光明照臨的時候，我自己的缺點已完全明白了。
我決不敢希望佔有光明；我也不希望十分沐浴着光明；祇須能分潤一縷，祇須一縷，能使
我不再受黑暗的痛苦，也就十分滿足了。

（我寫到此地，覺得話已很多，你或者要厭煩了。然而請原諒我，再允許我一次請求，
忍耐着看下去。）

我第一次曉得你的名字，是在蘇州。我聽見我的一個先生說：『任志顏先生的女公
子的確是一個人物啊！又美麗，又聰明，又能幹。』從那時，我便深慕你的芳名。

那一天，我從蘇州回院，已是黃昏了。當我走到總務室裏去見賬房先生的時候，你正

在檯上檢報，僅在一瞬中，你的全形已深刻在我的脆弱的心上了。我不知道，你在那時會否也注意到我這樣一個平常的人？

那天晚上，大家談論中，纔曉得你便是任先生的女公子。啊啊，你曉得我那時的心房的跳舞是怎樣地追促喲！朝夕思慕的人，現在同居一院了，怎能不歡喜呢？

我記得你第一次和我說話，是爲了向我借書。是的，是爲了借書，而且是要借紅樓夢。當時我沒有，你便拿了幾冊雜書去。等到後來我專誠到朋友處借得紅夢樓來時，你恰要回泗涇了，終於沒有看成。

這一個暑假中的事我現在也不必再述。總之，在我的一生中，像這一個暑假的歡樂，還是第一次嘗着，我想你或者也有同情吧？

暑假後，你到徐匯去了，於是我曉得再要見你，須待半年。啊啊，這半年的思念怎樣能挨過呢！

那知在今天的早晨，任先生送了一張券來，說：徐滙的女校裏今天有游藝會。這是一個動聽的消息！所以我一吃過午飯，便趁電車到你的校裏。

我枯坐了五點鐘，然而我並不心焦，因為我便只看見你的名字，我已滿心喜歡了。我直到散會纔回去，我的腦中還在映演你扮演的紅帽兒。

現在我一人呆坐在電燈光下。同事早已安息了。寂寞的環境中，我並不覺得寂寞，因為你的影兒在我的心裏陪伴着。

璇屏啊！從今年的暑假後，我纔曉得愛的魔力是無比的大，無上的深。從別後到今朝，還不過三個月，而我已覺得別離的久遠。我幾乎每日想到你。我明知幻想是無益的，竭力地想避開這個思念，而終於不能。

這一個神祕的問題，我恐怕永遠不能明白了。我的經驗和智識都告訴我，我不要墮入愛情的圈中，因為我的生活還沒有完成的緣故。但是，愛之神啊，她每秒鐘都在我

的耳旁用她的婉轉的歌聲來引誘我；意志薄弱的我，終於被征服了。我承認我已墮入愛情之圈，我決不想逃出；因為祇有愛河裏的聖水，方能潤澤我的枯燥的生活。

璇屏啊，你是我的光明！你是我的安慰者！我希望你不要放棄你的慈愛！我願意你永遠受我忠誠的敬慕！

你的忠僕……

枯老的頭顱中，又萌發了新鮮的情芽。那老人讀完這封未寄出的信，他覺得他的環境全變——他不是那樣老邁的白髮叟了，他也不是佝僂於斗室中的無聊漢，他已回到多年多年以前的一個時代了。

★

那天晚上，也是聖誕之夜，天氣也十分凜冽，北風括下了白銀似的雪花，堆遍了大地，

還不肯休息。在一間精緻華美的辦事室中，他默然對着熊熊的爐火，手執着一封寫就的信，正在凝思。

他本是一個十分冷僻的少年，終日無一點歡樂。但從夏天遇着她後，他的情形變了——冷僻的胸中，燃點起愛情之火，滿心都覺甜蜜了，全身都覺溫暖了。他自己說：『我的靈魂兒已有了歸宿。』

可是社會上道德的習慣把他拘束住了。暑假中，他幾次要把自己的私誠貢獻於她，而結果仍是默然無語。並且她是很有名的人物，女兒，他僅一零落了的鄉紳的子弟；身分隔得太遠了，更使他加上一層慚惡。然而真誠的自然的爱，決不是虛偽的人為的道德所能強制。所以在每次鼓勇失敗後，他又自己懊悔，懊悔自己的意志太薄弱，致把良機錯過了。

遲疑復遲疑，暑假已完，兩人便別離了。日夜在想念中的他，幾乎每日在想寫信給她，

把自己的熱誠表出；然而提起筆來，不可解的畏葸，又把他的勇氣打退。每一次的鼓勇，結果祇是增加了一次後悔的材料。

他那天到了徐滙女校看過游藝會，胸中的情火更如野火般狂燃起來。回院後，他靜坐在辦事室中，竭力想把這狂火遏住，而終於失敗了。迷惘的心，運着顛戰的手，毫不思索地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長而且誠摯的信。

他昏迷地讀了兩遍，覺得有一縷甜味從赤熱的心裏發散到全體中。他十分矜持地把信摺好，插入一個已開好地址的西式桃色信封，再貼上一分郵票。

但當他正要把這封信交到門外院役的手中時，忽然，不可思議的畏葸又把他止住了。他幾次鼓着勇氣想把信交出，然而這不可抗的魔力，這不可思議的畏葸，又使他慢慢地退坐在爐火旁邊的沙發上。

有兩種可怕的預料使他的胸口覺得脹悶，狂燃着的情火便漸漸息滅了。第一，他的

生活在現在還未許他有享受愛之幸福的可能；雖然純化了的愛是不用物質維持的，然而這僅是一種理想，僅是幻想者的迷夢；實際上，愛情是少要倚賴幾分物質上的助力的。其次，他倆的愛戀是一方面的，假使這封信寄出後，所得的回覆是拒絕，那麼他的迷戀的心將怎樣安置呢？

——還是把這封信留着吧！在久長的沈思之後，他這樣向自己說了。待我來年生活更進步一些再進行還不嫌遲啊！在現在，僅這一點想念中的甘美，已經足夠我的枯燥的生活的咀嚼了。我何必去冒這不可計算的危險而求那未可預料的幸福呢？……他自己如此譬喻着，這一封長而且誠摯的信便深藏在他的文具中。

其後的一年，他失業了，生活便突地墜落了。這一年中，他沒有和她聚首的機會。僅在聖誕節的夜中，他低誦着去年所寫的信，繼又重燃了他的情火。

年復一年，他已成了流浪的人，階級的勢力，使他不敢再對於她有萬分之一的希冀。

然而每年的聖誕之夜，他總得把那封未寄的信取出來反復地低誦；在這樣輕微的誦讀聲中，他失望的心就好像得了十分的慰藉。

在第六年上，他聽見人說；她已和黃君結婚了，他的心兒不覺也微微一動。然而他並不懊喪，因為他的全部的心靈已全部描畫在那封未寄的信上；現在剩下的不過是一個麻木的軀殼，沒有愉快，也沒有悲傷了。

老了！衰老了！青年漸漸衰老了！這衰老了的青年，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戀了。然而每年的聖誕之夜，他低誦那封未寄的信時，十分美滿十分甜蜜的生活便把這老朽的生物陶醉了。他少年的心靈又鑽入胸膛，永遠美麗的，年青的她在他的心上緊緊地偎着……



油燈快要熄滅，便格外明亮起來，似乎在竭力掙扎。這老人胸中的垂盡的情火，也突

然炎熾起來。他陶醉於可戀的迴憶中，他完全遺忘了現在的一切。乾枯的雙手，把古舊的信紙攥起，直移到面上。乾涸的老眼，看見她在信紙中微笑，他使用皺裂灰白的嘴唇在信紙上蜜蜜地輕接一吻。一股醉人的東西，從紙上透到他的心裏。他微微笑着。最後，他僅留的一點知覺也飛到信上去了。他的頸突然垂下，信紙包在他面上，最後的燈光在枯禿的頂上搖漾着。

壺中的油已完全燃盡了。昏黃的燈光跳了兩下，便撲的滅了。黑暗中，有一點燼餘的燈焰亮着。半分鐘後，燈焰也滅了，室中完全暗黑。



愛與血的交流

▲▲我的好友：

你掛號寄來的長函和附在函裏的報紙上剪下的一段新聞和捉拿徐神州的懸賞廣告，一件未缺地於今日的午後，我從山中倦游歸來時收到了。此地的山景很好，我來了這幾天，幾乎終日在山林中盤桓；靜穆莊嚴的風物，把我胸中未盡的火氣都消盡了。我感看幾年來所未曾覺得的舒適。

今晨我步往山中時，和煦的山風把我送至一處仙景：前面是茫茫的大湖；左側是峭壁千丈，壁上糾纏着紫褐赭綠的藤蔓；右側是條篁萬桿，蕭蕭地奏着清歌。我揀一塊大石

坐着，面朝着大湖。微波在湖面不絕地推擁着。我惘然如失了我的自己一般，雄渾而清麗的自然把我噤住了。痴坐了一會，不覺正午已過，峭壁上的日光已退去了，我纔懶懶地起身走回家來。

一進大門，屏停的小女兒——很可愛的年纔九歲的小女兒——便跳走到我身旁，手裏擎着一封厚厚的信；一壁喊着鄒先生，一壁把擎着的信遞到我手裏。我不用看，我已知道定是你寄來的信，因為我這次化名到山裏來，除了你，沒有第二人知道啊。

信還未拆的時候，信的內容我已略略知道，定是上海的事情發作了。我很想不把信拆開，免得惡消息把我幾日來勉力平下的心潮引起，把我今日上午所得的美的陶醉攪壞。我躊躇着，執着信在我居室外小天井中的枯梅樹下繞走了好幾個圈子。最後，我的未盡的俗緣終於逼着我把信兒打開。

不出我的所料，果然是那件事發作了。

這件事情的發作，我本是須備好了的，所以我看了報紙上的記載和廣告，我心裏並不驚惶，並不恐懼，並且更不後悔。但是，沒有明悉內容的你，或者要被駭倒吧？

我很怨我自己，那天與你道別時沒把這件事情告訴你，害你無緣無故地耽了好幾天的驚恐和憂疑。

但是，那天的時間實在太急促，我當時的心緒又太亂，而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又非常之長而曲折，想在短短的幾分鐘內把他詳細地說完，我實在沒有那種口才。倘若模糊地說了幾句，反會引起你的誤會，或加增你的疑懼；並且當時我確有把這件事情守住祕密之意。因之，我祇能在我的好友面前作一次誑語。請恕我吧！

承你的好意，信了我的誑語，以為我是與這件事情沒有關係的，以為我是受了捕房包探的冤枉，或者是被報館訪事所誣陷，以為我，你的好友，決不致做謀財害命的凶人，要請律師代我提起賠償名譽損失的訴訟。啊！可感的友情！但是我對於你的好意雖然十二

分地感激；而請律師提起訴訟之說，實在只能違命。因為包探的偵查和訪事的報告都並沒有錯誤，都是完全的確實；而我也並未受着一絲冤屈和誣攀。你明白嗎？你的好友徐神州，就是現在化名為鄒樹人的，確確實實是一個殺死兩人的凶犯。他是於九月五號午夜殺死徐玉樞胡肇文的。他是於九月六號上午誑他的好友說將化名赴鄉養病的。哦，你明白嗎？你明白你現在所閱讀的信使出於那殺人凶犯之手嗎？

啊！青天的霹靂！大概這幾行字映入你的眼簾之後，你一定目瞪口呆，以為我是發了神經病了。但是，我並沒如你的猜想，並沒有發神經病。我現在身體是十分健全的，便是從前的身體會顯着衰弱，而精神仍是清楚的。這件事情，在你以為是異乎尋常，出於意料的突發的事情，在我則已蘊蓄了好久好久了。

我所以如此做，並不是出於一時的神經錯亂，也不是由於一時的物質的誘惑。我在事前曾思考了好多夜，好多日。兩星期前我們在三泰樓酒叙的時候，你不是詫異我的失

常嗎？其實我在那時已在計劃下手的方法了。

講得早一些，五年前的春天我便懷着殺人的凶心了。——五年前你無庸疑駭，你的好友是十分健全的，他寫的數字並沒有差誤。——他所以要殺人，非爲別的，乃爲復仇。

啊！復仇！可怕的可怕的殘忍的名詞啊，但又是怎樣悲壯痛快的行爲啊！

你要問我復的是什麼仇嗎？請準備着時間往下看吧。（但我在把我的仇怨寫出之前，我應向自己告罪。因爲我本預備把牠永遠祕密着的，而今破了戒了；我又應向你告罪，因爲我們本約着互吐心事的，而我把牠密藏着直到今日纔告訴你。但終竟是告訴你了，請恕我從前的祕密着牠吧！）

六年前，那時我纔二十歲，還在滬西教養學校裏担任農場主任。你還記得嗎，那個威大塊頭，六年前我們同往災區視察，他不是與我們同坐一艙嗎？那時教養學校的校長正

是他。

他，戚大塊頭，與我的母校的校長很知己的。我在學校畢業的那年，他正在上海西區辦了一個學校，要聘一個農科教員，校長便把我薦與他了。

他與我頗相得，所以我對於農業雖是門外漢，倒也很有興趣。二十歲的那年，我在教養學校已是第三年了。荒蕪的校基，兩年來經我自出心裁地佈置成了一個不中不西的花園兼菜圃。菜圃完全在校舍的後面，大禮堂的前面是一片廣大的草地；草地的東側是一帶槐樹叢林，林外是希臘式的整型花壇和花室；草地的西側是教員住宅和一進小小的舊式的園庭，散佈着茅亭假山魚池。我那時的住室的窗外，正臨着一叢芭蕉和一支怪奇的石筍——你不要詫異我囉囉嚇嚇說這許多似乎毫不相干的話。實在我這件事的種因太遠了，太複雜了，我若貪省事不把許多瑣屑的遠因寫出，一定要使以後的事實說得太難令你明白。祇得把信箋多糟塌幾張吧！雖然太費了你的閱讀的時間，也是無可如

何的了。

我那時的生計頗不惡劣。我的職務是很空閒的，每星期祇有六小時課，其餘便可以隨意的菜圃或花園中監視園丁操作。但是校中的同事都是半句話多的不投機朋友，空閒的時候找不到談話的人，因之常常感着寂寞；並不是我憎惡他們，實在是我和他們的志趣習慣太不相同了；校長成大塊頭雖然和我相得，但終覺二人間隔了一層膜，精神上終不能溶合爲一。我的怪脾氣你是曉得的，你一定相信我的說話並沒過分。真的，在那時，我的生活是十分舒適，而又十分寂寞。我所以能盡心力把花園佈置得可稱滿意的，實在也由於寂寞而想把無聊的時間有趣地用去的結果啊！

那時我除了上課和監督園丁外，全部的時間都是費在閱書和幻想兩件事上。逛馬路，跑遊戲場，看戲等等，我都是不喜歡的。除了校中的同事外，我在上海又沒有交着朋友。——那時你的名字還沒到我的耳朵裏——祇有閱書了！祇有幻想了！不然，無聊的時間

怎能消失呢！

我整天的翻閱着閒書，正經的科學等等的書是不高興看的；不看書時便枯坐着幻想，幻想到不可思議的種種。這樣，我居然也把寂寞無聊的歲月推過了兩年。

到了第三年，我到了二十歲了。這二十歲呵，正是格外感覺着無聊與寂寞的年齡！從春假到杭州去遊玩了一次歸來後，無聊與寂寞便格外猖獗地在我周圍的春光中跳舞。幻想和閱書都失却他的功效。於是我覺得煩悶了。

每日我懷着煩悶在佈滿了春光的花園中躡走，踏着草地，穿過樹林，好花笑着映入我的眼簾，春風拂着我灼熱的雙頰。我終日躡走着尋覓那解除無聊與寂寞的桔桎的方法。最後，我明白了，我明白我缺少了一件寶貝，這件寶貝是可以把我的心靈全部舒適地放在裏面的，我覓到了那件寶貝，無聊與寂寞的桔桎便可以自然的解除了。

但是那件寶貝在什麼地方呢？我的好友，你不用着急，我覓了不多久便把她得到了。

我記得那天是學校放了暑假後的第四天。學生都歸家了，大半的教職員也回去了，留在校中祇有戚大塊頭校長，女舍監任佩蘭，木工場主任金楚良，家在雲南的圖畫教員程諷雪和我五個人。

偌大的一所學校，現在祇有我們五人和幾個校役園丁，常然是分外地要感着寂寞了；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

因為校舍好，而且有一個大家認為美麗的校園的緣故，校長的子女，舍監的親戚，職教員的朋友，都把這所學校視為避暑的桃源。前一年暑假中共有十三位久住的貴賓和幾十位偶至的佳客。他們組織了一個沒有規則的消夏會，把寂寞的長夏變得十分熱鬧，十分有趣。但我在那時還是喜歡獨坐，喜歡閱書或幻想，對於他們的舉動不會感着如何的興趣，祇覺頗不寂寞便了。

那年的暑假仍和前一年一樣，放假後的第一天，先來了戚校長的夫人和兩子一女，

和程諷雪的友人陶君；明天又來了任佩蘭的姊姊和女兒，和陶君的友人李君昆仲，明天又來了金楚良的三位表兄弟。第四天的早晨，廚子阿貴告訴我：已經有十四位客人住了進來了。鬧熱啊，佳賓咸至，但可惜你那時還不會和我認識，不能去一享那時的幸福。

早膳時，金楚良絮絮地向程諷雪說起這幾天中進來的女客來了。

金楚良，就是那綽號木匠的工場主任，那戴着大頭的申江矮子。我的好友，你大概也還記得：大前年我們同到工人俱樂部看實業展覽會時，不是有一個戴銅盆帽的矮子和一個微彎着背的鬍子和我點首的麼？你後來不是還笑說他們一個搖搖擺擺的像猴子和一個慢斯條理的像胡羊嗎？當時忙着講閒話，也忘了把他們的名字告訴你。但現在你要知道那矮子就是我現在提起的金楚良了。他是戚校長的同鄉，是一個不肯承認笨拙的能幹人，是一個不怕人拒絕的交際家。那時他也剛值四五芳春，對於女性是很顯着渴慕的——這於他常常翻閱着情書寶鑑，求婚尺牘之類的青年用書一事中可以證明。他自

聽得暑假中有女客來校避暑的消息後，他便顯出十分得意，分外地把他的分梳的長髮整理起來。從放假後的第一日起，他便整日地在外邊打聽消息。因為他是能幹人而兼交際家之故，來校的賓客他幾乎都已認識。每次用膳——教職員用飯在一處，舍監校長用飯都在自己住宅內——時，他總要報告許多消息，特別是關於幾位女客的消息，他幾乎瑣屑都知。

那天他向程諷雪說：幾位女客固然都很漂亮，但總比不上那位年輕的任顰珠女士，來得又天真，又風流；真像下凡的仙女！

任顰珠女士！那個名字我好像曾聽聞過的。是誰呢？我苦苦地思索着。後來我想起她就是舍監任佩蘭的姪女，大教育家任崇文的女兒，我曾於五四運動中充當學校代表時與她同席過一次的。那時我纔十七歲，她也很小，還在高小裏讀書。同席時我覺得她很可愛，很想和她談話，但終忸怩着未敢冒昧，後來別了也就漸漸地忘懷了。

那天金楚良的談話無意中又把我三年前的舊影懸起。本來我的心靈在感着不着邊際的空虛和悲哀而無所寄托而渴望着性的安慰，現在居然有意中的人兒同在一處，我怎能不驚喜欲絕呢！

當時我的心裏有描畫不出的快樂在湧湧，而且快樂中還夾着巨大的非分的奢望。校長和舍監的住宅是在學生宿舍的北端，不與教職員的住宅毗連。當時我幾次從自己的住室裏走出到舍監的住宅前，又幾次在舍監住宅的周圍徘徊，但終沒有走進門裏。好似有力在推我前，又好似有力在阻我進。我的神經失了主宰，迷迷糊糊的，心裏熾着要把人都燒燬的慾火，渴求着愛河裏的聖水。

從早膳後彷徨直到傍晚，我還沒看到我的寶貝。我明知她是藏在舍監住宅裏的，但我的手始終未曾去一觸那門鈕。這其間好似有魔鬼在指揮着一般。最後我只得惘然地離開了那充滿了魔力的住宅，無意識地走進閱報室。

啊！出乎意外的，嚮報室裏有一個少女俯首獨坐着，手裏執了一張報紙。我先看見了她頭上披散着的黑潤的短髮，我已知道她便是我正在渴望着的意中人兒，因為我知道住校的女客中剪髮的祇有她一個。立刻我呆住在門限旁，心房勃勃地如皮球般跳動起來。她好似聽聞了我的足步聲，便微微抬起頭來。果然是她，不過長得格外美麗可愛了，而且有一種光彩在面上輝耀似的。她淡淡地投了我一眼，又把頭俯了下去。

啊！這一瞥，這具有無上威力的一瞥，把我的全生命壓碎了。美麗的一瞥！神祕的一瞥！我的心房要跳出喉頭了！我的血管要噴出血花了！我的呼吸窒着，我的面部燒着……啊啊！我講不出，寫不出，但我知道我是第一次被愛的利箭射中了。

啊！我的好友，你明白嗎？我那缺少了的一件寶貝，便隨着這愛的利箭而被我覓到了。我的好友，那時你應當祝賀我，祝賀我的心靈有了寄托。

嘎枝枝葉葉地寫來不覺已滿了七頁，仇怨的由來還未曾道出一點端倪。我知道你要讀得不耐煩而生焦燥了，而且你一定要詫異我在這大難臨頭的日子還有這樣閒逸的心情來細說從前的戀愛史！那麼，我的好友，我要告訴你：我寫我的戀愛史便是在寫我的仇怨的由來。許多人不是常說「戀愛為仇怨之因，仇怨乃戀意的果」麼？我的往事恰就是這兩句俗諺的證明。沒有六年前的一次春夢，我的手何必要沾着兩人的汚血呢！但我現在對於那次的夢似的一迅的戀愛並無後悔。而且我覺得我的一生中要以那時的生活為最有意義——其次便是我用刀放到兩人的咽喉中時。我每一想到那甜蜜的暑假，我的全身的血管便都潰張起來，說不出的欣喜在胸中振蕩。可惜你與我隔居兩地，但你從潦草的字跡中可以看出我的手是怎樣顫戰着。愛的魔力真是不可思議的啊！我起初確想簡短地把往事寫出，但是理智已缺少監督手的運用的功能了，我祇能憑着勃發的熱情把要寫的一切一齊寫出來。雖然瑣屑，但我心中僅存的一些夢痕已寫在瑣屑中

而消失了。我現在纔真正一無留戀了。所以，我的好友，請耐煩着把這封瑣屑無趣的長信繼續讀下去吧！也許就是你的好友的最後的書信了；請把以後你預備與我通信的時間都預支過來，細細地把這封長信讀完了吧！

那天我全身充滿了電力似的顫戰着立在閱報室的門限旁邊，閱報的少女在我的對面。白而強烈的電燈光從半空射向四壁，小小的閱報室似乎被光耀為一座幻境，幻境中端坐着一尊仙女，偉大而莊嚴；微小而醜惡的我孤另另地在幻境中覺得是手足都無所措的了。我想也坐到椅子上去閱報，但是我的腳並未曾移動一步。我想我應得啓口與她招呼，但是我的嘴唇還未啓開的時候，羞慚已來在我的頰上。我的神經失了常態，我完全不能決定在那時我應得怎樣做，而且任做一切的勇氣也都消失了。

進退維谷的我立在閱報室的門限旁邊，消失的時間恐還不到幾秒，但我的思緒已如浙江大潮，如萬馬奔騰胸中。我覺得好似經過了好久好久似的。最後，青年的性的畏意

終於使我茫然地退出閱報室。

自己也不曉得是有意或是無心，退出的時候，我重重的在地上蹬了一腳，嘴裏輕輕地說了一聲阿呀。她又微微抬起頭來，投了我一眼，依舊俯下首去。我覺得她後來的一瞥比先前的更動人了，而且她看的時間也覺得更多一些。是的，她後來的一瞥是比先前的更有意義了！我這樣想的時候，腳已跨到門外；但我不自主地又回頭一望。啊！我的好友，你能猜到她在做什麼？我敢賭咒，你猜一世也不會猜中。但現在我要告訴你，鄭重的告訴你，詳細的告訴你，那時她那美麗的眼正看着我的頸背呢。我的好友，你能想像出當時戲劇似的一刹那嗎？我回頭望的時候，她那動人的目光正射向我的眼裏，閃電一般輝耀，閃電一般迅速的我們的目光是如此地接觸了一下。她立刻又俯下首去，手裏執着的報紙慢慢豎起來一直遮到她的短髮。啊啊！那美麗的眼！夜明珠浮在琉璃湖似的晶瑩的眼，披著霧縠的仙子裹着白雲在飄舞似的溫柔的眼，輕燕在柳絮中廻翔似的流麗的眼，蓄蓄

的蓓蕾在朝露中微笑似的嬌媚的眼……啊啊！那美麗的眼也許是我的心已有了感見，已受了她先前的一瞥的誘惑，我覺得盡世間的文字都還不夠，不夠形容她那美麗的眼。而且還有閃電一般的那神祕的眼波的交流啊！……啊啊！我的好友，我沒法把在那時的我的感受完全的寫在紙上。在那時，我祇記得她那長而美秀的黑潤的兩扇睫毛緩緩地歛了下來遮蔽了那兩顆輝耀的流星似的眼珠後，我便不自主地迅步地跑遠了好幾步。我不能解釋我那時爲什麼要迅步地跑遠，好似偷着什麼寶物似的。我更不能解釋我爲什麼跑了幾步之後又立住了回頭痴望着豎在她面前的一張報紙和露在報紙邊上的烏黑的短髮。總之，那時的我的一切舉動，我自己都不能加以解釋。而且那時我昏昏沉沉的；那晚我到底做了些什麼事，自己全不記得；曾否吃夜飯，也不記得；什麼時候睡的，也不記得。我祇記得在大家睡靜以後，我會掩到閱報室裏，亮着電燈，痴坐了好一會。我是坐在她先前坐過的坐位上的。我也執着一張報紙，但我的目光是注視着黑暗的門外。

美麗的臉似乎在黑暗中向我投視，而且漸漸地顯出了覆着短髮的端正的廣額和一對軟嫩的柳葉似的秀眉，又顯出了象牙琢成似的端正的鼻和兩旁的染着淺的紅霞的面頰和豐腴的頰上含着的一對淺淺的笑渦，最後顯出了薄薄的兩片鮮紅的嘴唇對合而成的小小的野菱似的嘴和嘴旁的兩條可以穿透人心似的唇角。顯出來的許多東西按着最適合的位置形成一個可愛的圓的面龐，就是我那心愛的人兒的面龐。我痴痴地注視了一會，眼前的幻境消失了，纔把電燈滅了，走出閱報室。以後我還記得我又走到舍監住宅的窗外，裏面燈光全熄了，我還是儘對窗門看着，心裏不住地湧着自私的妄想。再後我是什麼時候離開而到自己房裏的，便完全記不清楚了。

直到明日早晨醒轉，意識纔重行回復過來，昨晚的經過又已開始在心中盤旋。我自已奇怪起來，難道戀愛的魔力真是怎般不可思議的嗎？真的，戀愛是不可思議的。我那日起身後，心裏不曾起過別的念頭，除了她。我覺得一念着她時便能感着昨夜在閱報室裏

時所感受的一種異常的快味。我從未感受過的一種快味。我的好友，你以為我的話不免過甚其詞嗎？其實我還覺得不會會把我心裏重燃起的狂談一齊寫出呢！本來情緒是不易描繪的，何況我那時是初嘗着戀的美味後的狂熱！何況我現在的文才又是如此拙劣！但是我終要儘我的能力把他寫出來。

早膳的時候，我又聽聞金楚良絮絮地說起任顰珠。從他的說話中我知悉了她今年還祇十五歲，知悉了她今年纔從蘇州附小畢業，知悉了她又是任佩蘭的寄女，而且還知悉了他已和他談話過。他得意地把昨天午後他到舍監住宅中和任佩蘭閒談的時候，顰珠也坐在旁邊，大家不拘束地談了好些時光的事像演說般說了出來。他好似有意說着來驕傲我一般，我那燃着愛火的狂談的心又不覺地湧起了對於他的嫉妒和對於自己的怨悔。我怨悔我平時太不講求交際，因之不能如他一般可以隨意到舍監住宅裏閒談；

我更怨悔我臨時太缺乏交際的勇氣，致觀面而不敢和她招呼。但怨悔又有什麼用呢？事情已成了過去了，還是努力以後吧！當時我心裏暗暗地鼓勵着自己，但並不會計劃到應該怎樣努力。

惘然地走出了教員的膳廳，不自主地又走到了舍監住宅的門前。開半開着；任佩蘭正探頭門外不知要看些什麼。她看見了我，便笑着和我招呼：「早啊！到農場裏去麼？爲什麼不來談談呢？這兩天不覺得冷靜麼？」

她總是這樣春風滿面地和人招呼的，雖然我們倆半時並不投機。

——是啊！農場裏今天有些小事情等着我去做呢。我也笑着回答了一句，便匆匆地轉向舍監住宅的西側，向農場走去。住宅的兩側的兩扇長窗敞開着，我走過時，無意也許是有意，望了窗裏一眼。匆匆中我看見我那兒穿了一身粉紅衣衫靠窗坐着，面也向着門外；她旁邊坐着任佩蘭的小女兒小如，披着一頭濃黑的髮。大概她是在替妹妹梳頭吧。

走在農場的泥路上，心裏不覺又怨悔起來。遠說努力以後呢，剛纔不是給了我一個可以努力的好機會麼？『爲什麼不來談談呢？』這是多麼湊巧的，我正在希望着的一句話啊！但是，我這個傻瓜當時爲什麼不利用她的這句問話而走到門裏去呢？不見她會立刻把門關上而拒絕我的入內吧？噯！傻瓜！世界少有的我這個傻瓜啊！要是當時走進了門，不就可以有和她談話的機會了嗎？那時任佩蘭一定要請我坐在靠東壁圓籐椅上，恰巧可以看到坐在靠西窗的她的全面，可以看到她替她那妹妹梳頭時的婀娜的手的輕舞。那時她那妹妹，那活潑的小如，一定要抬起頭來把烏黑的眼望着我，忸怩地叫我一聲徐先生；而她，我那心愛的人兒，那具有魔力的神女，一定也要時時的把梳子停在妹妹的黑髮上，把那美麗的眼波，那具有魔法的眼波，如閃電般來照耀我而使我戰慄。那時任佩蘭一定要笑嘻嘻地向她說：這位是此地的徐先生，就是規劃成此地的美麗的花園的；並且還要指着她向我說：這是舍姪女，纔從家裏出來……噯！傻瓜！假如你不是傻瓜時，你不

是就可以緊接着這動聽的介紹話而開始和她談話了嗎？你可以問到她是幾時來的，問她住在此地習慣不習慣，問她下半年進什麼學校；而且還好把從前在蘇州時會同席一次的故事說出來，來維繫你們的新的交誼……這樣，你不是就可以正式地做起你那愛的夢來了嗎？[？] 噯！我這個傻瓜！我當時聽了她那一句含有深意的話後，我那如爬牆的蝸牛似的遲鈍的腦筋和那如偷食的貓兒似的吃驚的小心，登時使我想不出一句適宜的答語，並且就是站住和她說話的勇氣也鼓不起來。不知怎的會想着了『農場裏有事』的一句誑語，便慌地的說出了口；而且好像真的有什麼要緊的事在前面催着似的，纔說了那句不由衷的誑語使匆匆地走到農場上來。噯！我的好友，我不是太傻了嗎？真的，我那時的心理實在太難解釋了！我自己全不明白這到底是算什麼？久已渴望着的機會明明放在我的掌心。但是愛的狂火燃着了青年的性的羞慚和畏葸，失了主宰的神經，又使我眼睜睜地看着她飛到天上。噯！飛遠了！還說她做甚？

當時我懷着不可說的懊惱在農場的泥路上來回步着，晨間的炎日灼在我的身上，暢茂在田裏的菜蔬和正在工作的農夫都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只時時把眼去透視在農場西南方的一所住宅……：

大約是十點鐘左右，我纔從農場走到大禮堂裏的圖書室中。

圖書室裏的書籍大半是教職員所用的參考書，但有一小部是各種小說雜著，我在無聊的時候也時常去消磨時光。

那天我進去的時候，裏面已有五六個人坐着，男的女的都有，但都是外來的賓客，我雖有幾位面熟的也祇點首招呼了一下。我在室的東北隅佔一個位子坐了。桌上現成有一本玉匣記翻開着，我便隨意地接下去看。哦，我的好友，你曾看過這本書麼？！真妙！妙不可言！「行年值太陽，終歲得安康，男子重重喜，女人有災殃，」埋葬不可用此日，懸絕吊脛禍重重，若是婚姻離別散，夜招浪子入房中，」初七十六最堪傷，愚人不信便遭殃，」斧頭

我，忘記工建造婚姻嫁娶，……：……：嚶！我的好友，你會見過這種妙文嗎？當時我翻看了數頁，不禁暗暗好笑，便把書闔了，想起昨晚和今晨的事情來——涼風從東窗吹在我的肩背上，我迷迷地像要睡去了；室中出出進進的人我也不知道了。

忽然，清脆的女音囀着「謝謝你」三字直鑽入我的耳朵裏來。那清脆的女音輕輕的像夏夜遠林中的鶯鳴，又像具有異常感力的麝琴的輕按，我那已被薰風吹迷的靈魂便突然覺醒轉來，那「你」字的餘韻還隱隱留在耳旁。

我昂首愕顧。我的直覺已經告訴我那女音的由來。果然，離我不遠處的一張椅子上，她的妹妹和她並排坐着。椅子前的桌子上擺着一冊花花綠綠的大書好像是兒童畫報。桌子上還有幾件木的玩具。桌子旁邊那矮子金楚良笑嘻嘻地立着。

也不知道她們是幾時進來的？也不知道他爲什麼立在桌旁？也不知道她爲什麼說「謝謝你」？

她的妹妹一雙手放在她的姐姐的手裏，一隻手撫摩着那木的玩具，兩眼驚訝地望着金楚良。

她的兩手放在桌下捏弄她的妹妹的一只手。她的首俯着，面向着桌子上的畫帖。她的面頰上暈着一朵紅的芙蓉。

他笑嘻嘻地又很局促地立在桌旁，髮上的油和面上的汗上下相映着。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哈，幾角錢的小東西，送給小如玩玩。我工場裏還有許多呢。哈，要時儘管說，哈，不要客氣。

他的局促的樣子和那連笑的咳的謙詞使我明白了纔演完不久的一幕活劇。我的好友，你大概也可以明白了嗎？這顯然是他在表演他的自己，在那美麗的女神面前。

嚶！我的好友！我在那時的懊惱焦燥的情緒，在明白了眼前的一幕以後的情緒，我實在不會在紙上把它表現出來。但是，我的好友，你可以想像，設身處地的仔細想像當時的

情況：自己夢魂中的神女，心坎深處的甘泉，思想的鵠的，居然在自己的不遠處說話了，而且說的居然是『謝謝你』啊！這蕩人心魄的『謝謝你』呀！倘若這個『你』便是自己時，我的好友，你想，這是用那一種字句可以形容的快樂呢！但是，唉，我的好友，這一個『你』並不是自己。非特不是自己，並且竟就是他，那矮子金楚良。唉！我的好友，你想吧，假如你在那時應該是怎樣的一種情緒——唉！

當我在懊惱焦燥的時候，金楚良的表演已經完結了。他眼望着地上向我處走來，面上浮着得意的欣喜。

大概他進來的時候，也與我的不曾看見他一樣，並不曾看見我。他低頭一步步的走，直到將近我的桌邊，纔愕然地發見了我，他哦的一聲，

——徐先生，你也在這裏。

——是的，我已來了一會了。這部書是你看的麼？

我說着便立了起來，玉匣記依舊翻開着。他很局促地連連地說：

——不要緊！不要緊！哈，你看就是了。

——我本來不看，我本是來坐坐的。

——哈，你不看，那就讓我再來查一查，哈。

他終是那種謙虛的樣子，滿面帶笑的，真像是能幹的交際家。然而我不行，真不行！

那時他原舊坐下查他的寶貝玉匣記了，我便悵悵地走出來。我有意繞到她的桌子前面走。她的妹妹，那可愛的小如，望着我叫了一聲徐先生，她的俯下的頭也似乎微微地抬了一抬，但我的身子太高，祇看見了髮下的一線廣額，大概她也祇看了我的足和腿，我的心裏又勃勃的狂跳起來，情燄煽熾着。我微微對小如笑了一笑，點一點首。我一絲聲音也不敢吐出口來，匆匆地走出室外。——這不知爲了什麼，鼓着勇氣到了她面前時，總有一種不知從那裏驟然來的羞澀把勇氣趕散。

那天我懷着滿腔的嫉妒和金楚良同桌吃中飯。當然他是不知道我對於他懷着敵意，但我終覺得他是已經知道了我也戀着顰珠，有意把他的成功對我加以侮辱。他得意地說起他送給顰珠的幾件玩具都是他自己精選的，從這些禮物上可以使她看出他對於她的誠心。他相信不久他便可以得着她的回贈。他又哈哈地笑着和他的幾個表兄弟說：

——這件事情我早就料着是十分順手。任先生平日又和我非常投機，哈，祇纔三天呢！哈，你不曾聽見她說謝謝你時的風度，我猜到她一定明白了我的用意了。哈……

噯！我的好友，他這種侮辱他的話，我還忍得再聽下去嗎？當時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痛罵一場，好教他明白女性的尊嚴。但我不願使她的名字牽入我們的口舌，而令人誤會我是同金楚良吃醋。所以那時我勉強忍耐着火氣，吃完了一碗飯便走出飯廳，雖然我還

未吃飽，但我實在不願再聽他那種侮辱女性的口吻。

午後在農場——就是菜圃——上督着農夫修剪蕃茄，圖書室裏的一幕和吃飯時金楚良的幾句話還只是在我的心中盤旋。雖然我在暗罵金楚良是不懂什麼尊敬女性的妄人，但是他居然能和瓔珠談話，他的成功也就的確可以令我十分嫉妒。噯！蕩人心魄的謝謝你喲！我將怎樣纔能得着這「你」字的資格呢？

真的，我的好友，我終覺得我是永不會有和她談話的機會；把我的情懷貢獻於她面前的一宗私願，更覺得是萬無可能。而且即使有機會，那利用機會的勇氣我也決不會有。——便是現在我依舊覺得我鼓不起和她觀面談話的勇氣。昨夜和今晨的兩次忸怩的舉動便可證明我的戀愛是永遠不會成功。噯！要是那時我便知難而退，以後的許多故事也就不致再有了。但是，我的好友，「戀愛的舉動是盲目的」一句話，你也常常道及，何況我那時正在渴望着異性愛的青春期間呢！明知即使找到機會也不會利用，但是還要找，時

刻不忘的找，這便是所謂盲目的舉動了吧！

那時我一面拿了鋏子剪蕃茄，一面還是在夢想着這揮不去的她，虛構着怎樣和她談話。

眼睛雖然還注視着蕃茄和鋏子，但是手的運用已失了指揮。旁邊的農夫笑着叫我：息息吧，不要剪了，許多蕃蕾都給剪掉了。

——哦呀！剪差了，剪差了。我的神識清醒轉來時，自己也好笑起來。

本來已覺得太陽晒得背皮痛，便把鋏子交給農夫，想到槐林下乘涼。但纔想動腳，抬頭忽見農場西北的舍監住宅的後門推了開來，接着，小如拉了她的手從門裏走了出來。我的直覺以為她們一定是要到農場上來的，便不想走，而且更取了鋏子來剪蕃茄。我當時奇怪我為什麼要剪得如此認真，好像在和誰比賽似的。

後來我微微抬頭向泥路上偷覷一眼，果然她們在走來，走向我處來。我的心頭又在

狂跳了；——不知怎的，她近我時，我的情緒便如此興奮——而且暫時忘去一切思慮，便覺她也被忘了，全神都注意在修剪蕃茄的工作上。

她們走來了，走來了，走近了，我知道她們已立在我的身旁了，——雖然我不曾用眼去看——但我祇勤奮的運着鋏子，並不敢用眼去看。剛纔準備着的怎樣怎樣地和她談話的方法，現在一些也記不起來了。

這樣經過了好一會，小如叫我了：

——徐先生，母親叫我來向你討幾朵花。

這時我纔像得了大赦令似的，停止了修剪，微微側轉頭來。她立在小如背後，一手扶了小如的肩，一手被小如拉着。頭微側轉，眼望着地上。紅豔的面頰，襯着身上的淺碧紗衫，越顯嬌媚。我微瞥一眼——真的，祇有一眼，因為我實在沒有敢凝視着她的面部的勇氣，也不敢冒昧地就和她招呼，然而已經覺得自己頰上額上都在發燒，我局促地答應了小

如一聲。也不問是要那一種花，便招呼小如同到前面花室裏去。小如依舊拉了她的一只手。

啊！我的好友，你想我在那時的心中是覺得何等的榮耀啊！雖然我的局促的樣子還未改變，雖然我的眼光還是不敢注視着她，但是她伴着我走終是我的莫大的榮幸！

到了花室，我叫了住在室後小屋內的花匠來開了門。我執着門鈕讓她們先走。小如先跳進去，她因爲手被小如拉着，便也跟着從我的身旁擦過。她頭是低着的，髮上的香氣直鑽入我的腦裏，我的神經全部都感着一種強烈的刺激。

那時花室裏的花並不甚多，但都是很美的。頂多的是秋海棠，香水花兩種；海棠，洋蘭，也有不少；花床裏還零落的有幾朵粉紅的康納馨開着，許多羊齒植物也都鬱茂地垂着鮮綠的嫩條。

我叫小如隨意揀選，我執了鍬子在旁候着。

小如拉了她的姐姐在花室裏慢慢地走了一巡。小如不停地喊着：「瓔珠姐姐，這朵花好，這朵花香。瓔珠呢，默默地並不答應她，有時祇湊了她妹妹的耳朵低低地說，

我執着缺子立在門旁，看着她們。小如是如此地活潑，而我的那人兒便如此沈靜。忽然一種奇想來在我的思慮中，我以為她也與我同樣的在戀着我，而且她也與我同樣的懷着不可言說的忸怩。我這樣想時，立刻覺得她所以如此沈靜，非是和我現在的局促一樣，一樣的心裏在感着異性的愛的震驚，這樣，我覺得她的體態格外的美麗了，而且她的動作都好像含着一宗深意。我在那時感着滿足的愉快。

我正呆呆地看得忘了神，她忽然也抬起頭把眼光向我投視。我們的目光又如閃電般接觸了一次。她頰部紅暈着把眼光轉向他處，我也面如火焚的把眼光移到窗側的一朵白的豐腴的香水花上。我覺得適纔的奇想並不是妄想，但是不可言說的忸怩隨着意外的欣喜同增其數量，結果還是鼓不起我對於她所應有的勇氣。

她們已把花室走遍了，小如便放了她的姐姐來拉着我的手，叫我去剪。小如真是可愛的小寶貝，雖然她和我見面僅三次，但是她的天真已認我爲她的朋友了。噯，但我爲什麼不能和小如拉我一般去拉她的手呢？我不是也和她見面過三次了嗎？啊！失了天真的成人的愛是怎樣地矯揉做作啊！

那時我隨着小如的心願去剪那些掛在枝頭的好花。也有紅色的秋海棠，也有白色的海芋，也有妃色的香水花，深紫色的 *Catties*。我每每剪下比小如所要更多的數量，小如手裏放不下了，便送到立在門旁看着我們剪花的她姐姐的手裏。後來小如又把花送去後回到我身旁，說：

——夠了，鑿珠姐姐說要拿不了呢。

——夠了嗎？真的夠了嗎？

我跳下花架，手裏還執着一束綠色細葉羊齒和一對淡黃的大的香水花。

——這些你也拿去給你的鑾珠姐姐。

我想有意說得響一些，有意讓她聽見，但結果還是低到自己纔能聽聞的低。

小如接了我的花又送過去，我的眼光也隨着小如直落在花室門旁的捧花女神的身上。淺碧的紗衫做了很幽靜很清晰的背景。大束的花枝綜錯着倚在女神的飽滿的胸臆上。花束的末端是一對軟潤的象牙手，花束的梢頭露出一顆紅潤的漿果，那流着蜜汁的漿果。女神的下頰是被花束遮住了。一枝長柄的海芋直伸到女神的粉頰旁。

小如把一對黃色的香水花給她看，而且高聲的說：

——這是徐先生送給你的。

啊！可人意的小如，說了我心坎深處的話。

她微微地把頭一點，輕輕地說了一句什麼。小如便回頭叫我：

——徐先生，多謝，我們去了。她說着，一手扭開了門，走了出去。我答應了一聲，也緩緩

走向門限。她，那捧花的女神，也扭轉身體跨出門外，已經跨出了，又回頭向我深深投了一眼，眼光中好似充滿了親密的謝意。當時我祇怔忡地對她一笑，惘然也跟出門外，她們已走在路上了。

啊！那令人難忘的出門時的深深一眼！可感的謝意！令人心動魂悸的眼波！

那時我滿腔欣喜，對於金楚良的嫉妒完全消失了。新的幻想，新的奢望，使我忘却了離開花室的門限。

自那日起，我以為我已覺到了進入愛的幻境的途徑。兩日來的經驗使我感到我太缺乏一種勇氣，一種社交所必備的勇氣，但我以為我儘不妨利用——哦，天在頭上，我那時的利用絕不含着一絲損人利己的惡意，這是我可以起誓的——那可愛的小如，那天真的小寶貝。那天在花室中，她不是已代我說了一句我所不敢說的話嗎？若是她，可愛的

小如，能爲我們中間的媒介。我想一定可以慢慢地把兩人的忸怩消失，慢慢地把兩人的友情結起；我想，到那時我一定能鼓起我當時所需要的勇氣。

這實在是一條最平坦的捷徑，當時我以爲沒有比它更捷近的坦道，所以自那日起，我便竭力地結好小如。

我的性質本來是與小孩相習的，小如又是活潑可愛的聰明孩子，過不多時，我已和她攪得十分相熟了。她幾乎每日每時都喜歡在我的房裏盤桓，或是同在草地上玩耍，或是同在農場上散步，或是同在樹林下乘涼，有時她也拉我到舍監住宅裏。她和她的姐姐是常常在一淘的，於是鑿珠和我觀面的機會也漸漸多起來了，雖然觀面時依舊是大家不敢對望，不敢開口，但是一次比一次輕的我的心房的跳躍證明我的不可言說的忸怩已減去不少，而且可愛的小如的權把我們的心事在暗暗地互相交換。所以，暑假一日一地縮短，我對於她的愛戀使一日地伸長。

這一暑假的炎熱對於我失却了它的畏力。

金楚良依舊每日在膳廳中暢論着自己的得意，但我一點也不覺得嫉妒了。雖然她不會和我說過一句話，但這並不足以證明我的戀愛已經失敗。她那含有深意的眼波的警視，實在比說話還要來得明白啊！

其後，我們的狀況更一日日地良好起來。

有一次我從農場走回自己的房裏時，我的椅子上坐着顰珠，小如立在她旁邊。小如看見我來，便跳着走到我身旁，起勁地說：

——徐先生，顰珠姐姐說你檯上的一部書她要借去看呢。

——小如，不要瞎說！徐先生自己要看呢。

顰珠緩緩地把面前的書闔了，立了起來，幾乎覺不出地和我招呼了一下，我也還了

一個相等的答禮。

喂，我的好友，你不詫異我們那時的交誼的進步嗎？其實這種狀況已不止一天了，小如幫我們去了許多隔膜，添了許多親密。我們就是還未曾直接談話，我們的談話是以小如爲傳遞具的。

那時我聽了她們的說話，我便把那部蕩寇志包了起來，遞給小如。——小如。你拿去吧，我這幾天有別的書看呢。

哈，我的好友，你聽我們的傳遞式的談話。我們算是和小如談話的，其實不就等於直接談話嗎！哈哈！

——那麼謝謝你，徐先生。小如接了那包書，眼瞟着她的姐姐和我說。

啊！謝謝你！雖然不是她親口說的，但不就等於她親口說嗎？

從那一次起，我們的交誼又似進了一層。不三日她已看完了蕩寇志，我又借給一部鏡花緣。看完了又來借去了來生福。陸陸續續地幾乎把我的架上的說部都看完了。

一天小如把一冊廣益雜誌還我時，說道：

——鑾珠姐姐說這些書都不甚好看。她說還是碎琴樓，不如歸等等的書好。她叫我問你有沒有石頭記，她想看呢。

啊呀，不巧，石頭記恰已被友人借出去了，怎麼辦呢？

我沈思一會，祇得把林譯的塊肉餘生述給小如帶去，但我知她會不愛看外國的累贅的人名地名的。我想明日一定到友人處討還石頭記。

當夜的天氣異常炎熱，吃罷了夜飯，覺得房裏坐不住，便獨自一人走到花室前的草地上閑走。

月光皎潔地照在地上，照在參此的花卉上，照在槐樹葉上，眼前覺得是一片潔白。雖然沒有風，炎熱也不甚覺得了。

緩走了幾回，靜穆的夜景忽然又使我想到她的身上。日來的情況的確可以使我樂

觀。從她的嗜好上又可以曉得她也是同我一般的深情人。但是我的惘誠到底怎樣纔可以明白地在她的面前獻出呢？這不能再由小如傳遞了。無論如何，這一次的談話終是不免的了。其實照現在的情況，要鼓勇和她談話似乎並不是頂難的事吧？我爲什麼不決定以後一遇機會便直接在她面前傾吐我的積愴呢？

夜涼漸漸濃厚起來。我那時既決定了方針，心頭便寬放了許多。身上覺得有些涼意，便想回轉臥室。

突然林叢裏走出兩個人來，我一瞥，我知道就是她和小如。

——徐先生，我們找了你好久，你到一個人在此地適意。

——我因爲熱纔到此地來的，就想到房裏去了。

——不再乘一息涼吧。

小如說着，一手牽了我，一手牽了她，繞着花壇緩走起來。

誰也要神魂顛倒的。

費了許多功夫纔驅走的忸怩很輕便地又把被抓住。我低頭望着在脚下移動的草，昂首望着在天上移動的月，我終不敢把眼向她平視。她們倆講了許多話，我也不會聽清楚。直到夜深，她們別了，我一人枯坐燈下時，我纔記起小如和我說：顰珠不久便要回泗涇。在燈下枯坐着，適纔的事真像是在夢中。機會去了，勇氣散了，但是奢望依舊又隨着後悔一淘在胸中湧湧。

還是寫一封信，等明天把石頭記討來，夾在中間，讓她去看吧。

在焦燥悔恨的心緒中掙出了一個補救的法子，自己覺得這個法子較覲面談話便當許多，便連夜寫起訴狀——也可以說是情書——來。上床睡時，時鐘已二點又十分了。

當夜的蚊子似乎比平日多了幾百倍，叮得我一夜未曾睡熟。六點未敲，我已起來，昨夜的一幕還很清晰地激刺着我的神經。把寫好的訴狀細細地看了三遍，纔鄭重地折了

起來，藏在簾下。早飯也未及吃，便穿了長衫出校到友人處討石頭記。

足足費了四個鐘頭纔把書討回。

那天是個陰天，又有風，並不炎熱，但我坐在電車中只覺燥熱異常，遍體都在流汗。

回校已近十點了。到了房裏把訴狀夾在書的第一冊的第十頁，依舊把書包好。

平日我也曾送過兩次東西到舍監住宅裏給小如，但那天頗覺有些兩樣，好像做了什麼壞事似的，不便去見她們。滿腔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候她們來。遍體都在流汗，心頭又在鼓蕩，跳動，而且懷着莫大的憂慮與希冀。真的便把這訴狀給她嗎？嚶，危險得很呢？而且，不是太覺得難為情嗎？或許要惹起她的羞慚，她的惱怒吧？但是，不，我想她決不惱怒。她對於我的意思我是已很明白的了。不要懷疑，鼓勇！然而倘使她因此使輕視了我呢？！危險！意中的事………

真的，我的好友，那時我的一手按着那包石頭記在等候她們來時，心裏是怎樣的慌

亂憂懼啊！一些快感都沒有，只有慌急，疑懼。好像所等待的並所是我所希冀的。莫大的憂患在我的前面。噫！我的好友，戀愛的舉動真是盲目的啊！我若是把書裏的一封信抽去，銷燬了，我的慌亂與憂疑不是都消失了嗎？然而這非我所願，因為在將要到來的憂患中還藏着一種希望呢！這希望，我的好友喲，爲了這希望，便是死也覺得十分甘心啊！

惴惴地候到十點四十分，小如一人穿了身新的紅紗衫褲進來了。我遏不住我的慌亂，像是誰要揭露我的祕密似的手更加緊地按着那包石頭記。

小如直走到我的椅子旁邊，攀了我的一只手，喘喘地說：

——徐先生，早晨我尋了你大半天，不曉得你躲到那裏去了。我尋你是想你同我送璽珠姐姐到車站的，尋不着你，祇得不送了。徐先生，你到底躲到那裏去了呢，也不送送我。

——噫！她已走了？

——走了！九點半鐘走的。

哦呀！我好像折了綫的風箏，希望留在地上，憂懼慌急也留在地上，自己懷着死的絕望在空中飄蕩。嚶，我的好友，那時我心裏的空虛絕望的悲哀，又只好勞你自己想像了。

——哦，小如，她還要再來嗎？我兩手拉了小如，勉強地問。

——今年不來了。今天她到西涇老家裏，八月半出來到徐匯讀書，沒有功夫來了。

——哦！我惘然答應了一聲。

——徐先生，本來她還想送一樣東西給你的……小如娓娓地說。

——啊！什麼？

——一張照片，她自己的照片。她早晨拿了出來想叫我送來的，後來金先生去看見了，硬問我母親要了去了。

——哦！我無聊地嘆息一聲。

嚶！我的好友，那時我祇有一聲無聊的嘆息了。我還怨誰呢？抓在手裏的機會，一個個

的讓飛走了，偏要憑空造起幻境來。我還怨誰呢？！一張照片，多謝她，雖然並沒送我，但是我的心上已深深鐫了她的肖像了。唉，我那可愛的人兒啊！美麗的夜之女神啊！

暑假已完了。小如也去了。開學了。上課了。我還怨誰呢？四十天來的遭遇像做了一場迷夢，醒來時手裏捏不着一些什麼？一些都沒有，一些也沒有，嘍，我還怨誰呢？我的好友！

上課也沒有心緒，作工也沒有心緒，一切都引不起我的興趣。也不覺得無聊，也不覺得寂寞，一種新的煩悶盤在我的心頭。金楚良也不再提起她的名字了。舍監的住宅也引不起我的注意了。閱報室裏的電燈晚上依舊亮着。花室裏的好花依舊在枝頭微笑。嘍，是那美麗的眼的警視呢？那如閃電般的警視，那令人心動魂悸的警視呢？啊！一切都隨着過去的暑假而消失了！祇還留下我，空無所有地在廣漠中站着。

真的，我的好友，在那開學後第一箇月中，我簡直是像一匹垂斃的凍蠅，感不着一絲

生活的意趣。

後來感情漸漸平復下來了，煩悶也漸漸減退了，但是那美幻的夢還時時逗起我心頭的隱痛。石頭記依舊紙包着攔在書架上，裏面的訴狀是早已拿出來了，珍重地藏在懷中記事冊裏。這訴狀是引起我的舊夢的魔杖，每取出展閱便有一種甜的回憶在心中微躍，但同時也有一種令人難處的後悔的設想在萌動：假使這訴狀現在是在她的手中展閱呢？

啊！假使這訴狀現在是在她的手中展閱呢？

這一個設想留在我的心中像是留下一匹雛鷹，起初還僅在巢中待哺，後來便漸漸在我的全身盤旋起來，而且發出強烈的鳴聲。我的全神經的秩序都被牠攪亂了。不論我在做什麼事，想些什麼，牠終是如烈風一般盤旋起來，除了牠自己，其餘的思想都像在草地上徘徊的小鷄，一齊被牠攫吞去了。

這一個設想的猖獗又引起了我與她通信的願望。我覺得不把我的私衷貢獻於她終是我的遺憾。雖然暑假中的機會已成過去，但現在要想補救也還不遲。

但在那時我並不知道她確實的通信處。小如僅說她在徐匯讀書，並沒告訴那學校的名稱。想去問任佩蘭，又覺得十分難以爲情。嚶，好友，那時我真窘極了？

直到十二月的二十四，機會來了。我那時正在農場上播了胡蘿蔔子回來。經過舍監住宅時，任佩蘭手裏拿一束橙色的紙片從門裏出來。她看見了我！大家照例的招呼一下。她笑嘻嘻地把手裏的紙片抽出一張給我。

——徐先生，你今天下午是有空功夫的吧？請幫幫忙，替我銷去幾張券吧。祇要二元一張。

任佩蘭是出名的女界人材，她常常有什麼學校，什麼會托她銷售什麼游藝會券。每月我總要化費一筆小小的款子，雖然大半的教職員是不大肯買她的券的。但這幾天我

恰正也感着經濟上的恐慌，我想拒絕她一次。我按了紙片囁嚅着正要設詞回復，她已看破了我的心事。

——徐先生，今天的游藝會是兩樣的呢！你看一看它的節目就可以曉得二元不是白廢，況且這裏面又帶了一些捐助性質。

因了她的介紹我便把紙片看了一下，上面寫着徐滙女校募集校舍建築費遊藝大會。徐滙女校！我心裏忽然一動。她不是在徐滙讀書嗎？哦！也許就是這個學校吧。這樣想那時我便不再拒絕了，雖然我那月的薪水已用餘四元還不足。

在到徐滙的路上，我是怎樣地渴望着我的希冀的實現啊！

到徐滙女校時還很早，但來賓已經不少。會場裏的坐位是女賓在前，男賓在後。我的坐位離開後面牆壁已不很遠了。會場裏的光線是如此不足，我的眼睛又是不能視遠，因之我看到檯上是成了一片模糊，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氣悶，也不焦燥，因為我那時已從秩

序單上找到了她的名字了。

哦呀！我的好友，我那時的心裏是怎樣的欣慰啊！

我一直望着檯上的一片模糊直到散會，我雖枯坐了五小時而一無所見，但我一點也不覺得無聊。僅是秩序單上的任襲妹三字已經足夠排遣我五十小時的無聊而令我一無後悔。

散會後歸來，伴着遏抑不住的狂喜，直到晚間二點鐘纔睡。

我的好友，那夜我所以睡得這樣晚，你大概一定可以猜出是在做些什麼。哦！當然是寫信了！是的，我那晚是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比暑假中所寫的訴狀還要長了好多多的信。現在我不必再把信的內容告訴你，橫豎你一定可以猜着的。總之，我半年的積愆，在那時是合併了三倍的利息一齊從筆尖流在紙上了。

那夜的睡眠是暑假後第一次的酣適。

早晨起來後的第一事便是趕到郵局把信掛號寄了。

哦呀！我的好友，我真佩服我那時的勇氣，把信交給郵局的勇氣。但是，我的好友，那可佩服的勇氣在掛號單接在手裏的時候，已漸漸在銷褪了，走出郵局時已減去大半；走在路上，我的勇氣便完全消失了，我覺得適纔的舉動太是冒失，我恨不得立刻回到郵局把那封信要回。

嚶！我的好友，我終是這樣的一個事後懊悔的怯懦漢。我終是這樣的覺得凡是已做的事總不妥，總不完美。尤其是對於這件事，我特別地覺出我的懼怯，我的冒失，我的無決斷。

那時我想起了信中還有許多言不盡意的地方，有許多詞句費解的地方，有許多令人不快的地方……我又想起了郵局職員的偶而疏忽，想起了女學校裏的書信規則，想起了她或者不肯把信看下去，想起了她或者要譏笑我的愚蠢……啊！那時的我

嚇，是被可怕的不安包圍住了。寫信時的欣慰到發信後都變為疑懼。啊啊！難以索解的性的怯懦啊！

從耶穌誕日直到舊曆新年，可怕的不安不會放鬆我一刻。我的好友，那時我是怎樣痛苦地忍受那惡魔，那可怕的不安的侵襲啊！

幸而到了舊曆的年初七，我記得是陽歷二月三日，一件意外的事加到我身上，纔把我從那可怕的惡魔手中救出，而且重複使我感到比從前所有還要大幾十倍的欣慰與榮幸。

那意外的事的發生是如此的：實業教育社發起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我們的校裏也有出品加入。那時我被推為出品委員，所以我每天都要到會場。任佩蘭因為她的家離開會場很近，所以也幾乎每天到會場遊玩，而且每來必帶着小如。我枯守在會場中的寂寞，因為有小如便都不覺了。年初七的早晨，小如照例又跟了她的母親到會場上來，照例來

陪我玩。任佩蘭是忙着別的事去了。小如和我在會場中足足玩了半天。將近正午的時候，天氣驟然燠熱起來，小如嚷着熱，要脫去身上的旗袍。我看她的旗袍裏面並沒趁大棉襪，怕她受涼，便不許她脫。她只是嚷着熱，而頰紅漲着。我那時爲難起來了：不脫，真的熱脫呢，又許要着涼。我便想和她去找她的母親。但是她不願，她情願到家裏去換。我拗不過她，只得陪她出了會場到她的家裏去。

她的家是一幢兩上兩下的舊式房子，在路的轉角上。她是和我由後門走進去的。她拉開了一扇半截的短門讓我進去。裏面是廚房，飯鍋裏的熱氣正在蒸騰着，越顯出廚房中的光線不足。走過廚房是客廳背後，是一條狹的過道。客廳的屏門都闔着，小如推開了邊上的一扇，把我拉着走，並且喊道：『瓊珠姐姐，徐先生來了。』

哦哦，我的好友，她的一喊對於我是怎樣的一個打擊啊！完全出於我的意外！我做夢也不曾想到啊！

我手足無措地立在客廳的門旁，她緩緩從椅上立起和我招呼。她比暑假中長得更
大一些了。短髮依舊散着，髮的右側縛了一朵大的妃色綢蝶。穿的是綠色的長襖，踏着烏
絨短靴。兩眼更美麗更神祕地向我注視着。

我一句話也說不來，我應該如何和她招呼我也完全不知道，我覺得我如在夢中。真
的，我的好友，這實在是一個太令人難以應付的意外，實在太驟了，預備二字我都來不及
想了。

小如跑到客廳的側門裏去了。我們二人對立着。她忽低低地說了一聲「謝謝你。」
啊！謝謝你，她是同誰說的呢？難道竟就是我我我！哦！呀！真是在夢中吧。不然，她怎會謝謝
我呢？

她的出於我意外的一句話，越使我手足都無所措了，我不知道我應該承受好，還是
謙遜好？我都不知道，我祇頭昏心跳地默默地立着，我不信我自己那時還能有思慮的能

力與勇氣。

小如已經換了衣服出來，立刻拉我走。我茫然跟着小如走出客廳。我記得始終未曾和她招呼，除了木偶似地立着，面上燒着羞澀的火。

茫茫地從任家走到會場，漸漸地味出了「謝謝你」三字的甜味了。哦啊！她爲什麼要說謝謝你呢？她不是已經表示收到了我的信嗎？她不是表示對於我的惆悵已經接受了嗎？她不是表示已經允諾了我的要求了嗎？哦啊！謝謝你，這動聽的字句！

但是，那時我不太失禮嗎？我到底不會明白，爲什麼我在她的面前便總成了不能啼叫的木鷄！

一個下午我全是在追悔適緣的失禮，但後來追悔的情緒漸漸減淡了的時候，我便深深地陶醉於自己虛構的未來的幻境中了。

我的好友，我把我自己的戀愛史已寫得不少，我想你對於我所述說的已經能夠明白了。現在我要暫時把它停寫而先告訴你以我們校裏在那時所發生的風波。

教養學校是私人創辦的，創辦時，戚大塊頭的確費了不少心力，但後來校董會很和他爲難，他便頗有不幹的意思。年假中，爲了擴充農場，又和校董會起了一次衝突，他便決意辭職了。他辭職的遠因很多，但近因總是爲了農場，所以我也向他辭職。但是他極力地留住我，他所持的理由是農場爲我手創的，半途卸手恐把場務耽誤。當時我也勉強答應了他。

開學前，校董推薦了新校長來，便是名爲胡肇文的了。胡肇文是江陰人，也是一個大頭矮子，年紀也很輕。眼睛很近，戴了一付黑邊托力克，梳着分頭，說話的時候喜歡微微側着頭，頗有洋行謠譯的神氣。他一到校便添請了兩位同鄉來任教務，同時又藉口節省經費辭退了三位老職員。

他的行事，同事中沒有一個以爲然，他的爲人，同事中也沒有一個人能和他相得，除了他自己的同鄉。因爲任佩蘭是大教育家的妹妹，他便不敢得罪他，但對着其餘的職教員，他總要顯出他那洋行譯式的校長神氣。我的脾氣你是曉得的，我怎能忍受着這種人的閒氣呢？開學不多久，我們已衝突了好幾次，但因爲我是起首就來的老職員，農場又辦有成績，他不好就立刻辭退我，——教養學校的章程，辭退職員是不拘時期的，祇要先一個月通知，——然而我知道他是深恨我了。

快已到春假了，兩人間的惡感愈益顯明起來。我知道這樣情形我是決不能再維持長久，我不辭職，他也必要辭退我。但那時我偶然從任佩蘭的女僕口中聽得鑿珠於春假中要來校裏住好幾天的話，所以我很想忍耐着平靜地渡過了春假再辭職，因爲那時我覺得能再與她晤面，一定能得着更完滿更狹意的結果。我不知道我那時爲何忽又有如此自信的設想？

離春假祇有三天，小如已先來了。她的校中春假放得較早一些。她來時便報告我一個消息，她說：鑿珠也已放假，但要等此地放了假，學生走了，她纔能來。

啊！珍貴的消息嘍！

立刻我覺得我日來的設想已成事實，我已從她的手中取得了我所企圖已久的佳果。『謝謝你！』她不是已經親口和我說過的嗎？年假中大家事忙，那天一面之後未能再晤，所以她不會有機會說完『謝謝你！』以下的未完的話，我也不會有機會更切實地奉獻我全部的靈魂。但現在豐富的機會來了，那春假，那美麗的春天，不正是爲我們作更進一層的友誼而存在的嗎？啊啊！我感謝小如！我感謝造化！我感謝一切！我渴盼着這假前的三日速逝！

夢魂顛倒地居然挨過了兩天。第三天的下午，學生已大半走了，學校裏已現出冷清清的樣子。天氣是非常之好，和暖的春風吹得人懶洋洋地只想睡去。我想着明日她要來

了，便不自主地抑遏不住的快活起來，但同時又感着一種排遣不去的焦急。懷着欣喜在校園樹林裏無意識地來回地走了數十次，看太陽時依然還高掛在樹林頂上。我知道雖然找不到一件適宜的工作，這個長而無趣的下午將無法挨過了。我便循着林路向菜園上走去。園上的菜蔬都欣伸着嫩葉遮了住軟潤的黑土，有的已經放花了。黃的菜花，白的蘿蔔花，紫的火焰菜葉交織在深淺不同的鮮綠中。幾位農夫正在忙着施肥。我看沒有我適當的工作，便又轉到花室前面的花壇區中。各個花壇裏的草花正在開得最盛的時候，紅黃紫白的各種色彩在明朗的日光中耀成一片燦爛的花錦。兩個花匠正在用竹枝去扶那纖弱的花枝，我便也去加入。我有意把我的工作做得異常仔細，我仔細地把竹枝插入軟土，我仔細地分割那強韌的棕絲，我仔細地把棕絲圍在花枝上又縛在竹枝上。我這樣仔細地工作完了一區粉紫色的剪春羅，我的腰背已覺有些酸痛，看太陽時，還斜懸在我的頂上，心內固然焦燥，身上也被太陽灼得微微在流汗，我便停了工作，坐到了香花下

的石床上去休息。微風吹落那小圓的白丁香花瓣在我的身上，在我的髮上，我覺得有一味精香散在我的四周。適纔的疲乏與燥熱都隨着香風飄遠了，遍身都感着爽快與舒適。

醉人的春風梳拂着我的心靈，我迷迷地似乎要睡去了，忽然耳旁起了一陣切切的笑語，好像是她在和誰說話似的。我猛地清醒轉來，睜開眼時，前面除了花匠並不看見一個別人。我自己好笑起來，我曉得我太憶着她了，所以夢裏會生出這種錯覺。暖風依舊吹拂着我，懶懶的我又像要睡去了，切切的笑語很清晰地又把我驚醒轉來。睜眼依舊看不見別人，只有切切的笑語好像躲在我的背後。這不會又是錯覺吧？我自己懷疑着，用力把身體掙扎起來，向背後望時，啊啊！誰說是錯覺？那不是小如和她兩人正躲在一叢玫瑰花後向我微笑嗎？

出乎意外的我驚喜得忘了我適纔的困倦。我忸怩地微笑着和她們點首。小如見我已經看見了她們便跳着拉了她的姐姐從花叢裏鑽出來。

——當心那玫瑰上的刺呢！我惴惴地看着她們，忸怩地說。

真的，可笑的是，忸怩那時又來侵襲我那已經準備了多時的勇氣了。

她隨在小如背後，一手被小如拉着，一手撫在小如的肩上，滿面泛着淺淺的紅暈，從玫瑰叢中走到了香樹下來。

我局促地請她坐在石床上，她便向我嫣然一笑，輕輕地坐了下去。

我茫然地立在她身旁，心房勃勃地跳動着；同時又在欣幸：說她不是要明天纔來嗎？現在倒已經來了。

那時小如斜倚在她的身上，望着我只是嘻嘻地笑。他他似乎在忍着笑，把眼光射在別處。

——小如，你們來了好一會了嗎？我被他笑得不好意思，便訥訥地閒問着，想冲破我的忸怩的沉默。

——我們來了半天了，你正睡得熟呢！小如回答着，笑得格外利害起來，她也嘆此的
笑了出來，面上又泛出一層紅霞。

那時我不曉得她們爲什麼這樣好笑，便格外局促不甯起來。

後來小如從袋裏抽出了一只長扁的匣子，笑着向我說是靈珠姐姐今天帶來送給
我的一匣糖果，是她自己親手做的，祇做了一匣。

啊！那時的心靈是感着如何的甜美啊！啊！甜的贈品呀！我明白了你的精義了！
當時我便訥訥地道謝她的美意；她祇對我微笑，也不說什麼。

後來我也被小如推坐在石床上了，小如斜倚在我們的中間。

我們沉默了許久，我聽出她的心房的跳躍恰和我的一樣。丁香花瓣片的洒落在
我們的髮上，衣上；新鮮的日光絲絲的從丁香樹隙漏印在我們的髮上，衣上；醉人的春風
更縷縷的吹拂到我的心上，我心中的情焰便漸漸它被吹得狂熾起來了。

——顰珠，我愛……你，你……你愛……愛我嗎？

不知道抑過多少次的話，終於在這綺麗的春光中嗚喘地說出了我的口。那時我失却了一切知覺，狂跳着的心房也停止了鼓動。

本來她是把頭俯着的，我說了，她忽的昂起頭了，目光緊緊睨着我，堅決的精神顯露在她嬌羞的面上。

——神州，我也愛你！她清清楚楚地說。

啊！——我也愛你，——我是在做夢吧？清清楚楚的她在我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她的聲音是振動了我的耳膜。啊！人生的終局，我還有什麼希求呢！

大家又沉默了一會，她那勇敢而純潔的眼光掃去我的忸怩與不安。我覺得她的全部已溶入我的心靈而化爲一片光明。

後來她懇切地述說她一向對於我的愛慕，我也忠實地把我心中的一切都披露了

出來。她又說出她的家庭對於她的婚姻怕還有阻力，她的父親是以職業的大小評人的優劣的，她叫我以後更要從職業上努力。我也告訴她以我的身世與現況。我把近來校裏的風波也告訴了她，我說我的職業不久怕就要變動。

那時我們的談話擴張到別一方，我們互憐着各人的厄運。後來她忽然悲抑起來，她說她是一個孤獨的人，雖有父母都不能了解她，她的同胞也都和她不睦；她說她以後的依仗祇有我一人。

啊！她那可憐的哀訴激起了我的無限的同情與憤慨。我含着淚向她申明我的全生命已屬於她，我應當爲她犧牲一切；我請她不要悲苦，請她信任我的愚忠。

那時她的頰上掛着淚珠，像朝露中的玫瑰，強笑着表示她的謝意。我的靈魂震悸着，慢慢地把她擁抱住，她也不推辭地倚在我的身上。她的面頰貼着我的胸膛，蓬鬆的短髮留在我的唇旁。我用口輕輕吮着那香潤的黑髮，我閉着眼聆聽她身上發出的溫暖的芳

香。沒有思慮，也沒有記憶，在那時我是一切都沒，只有她和我擁抱着，她和我的擁抱便是全宇宙全生命的表現……

一陣涼風吹得我發一寒戰，睜開眼來時，太陽已掛在林梢，涼風吹着樹葉在切切地笑語。倚在懷中的她不知那裏去了，祇有我一人獨坐在石床上。

啊啊！原來我是做了一場春夢！啊啊！我的好友，那時的我的愴惱，我實在不願再回憶了。幸而還有明天的希望在，只纔漸漸把盛情平復了下去。

然而，我的好友，所謂明天，竟成了語讖，成了我的永遠的希望。我的好友，你明白我這句話的意義嗎？我是說，那明天雖有，但我是只有今天了，因為我那時走回臥室時，檯上有一封校長的公函，不出我的所料，辭職書果然來了。嚶！我還要說什麼呢？信上雖然不曾叫我立刻走，但我還有什麼興趣再逗留這一月呢，哦！候明天見了她再走吧。

但是明天她並不會來，而且小如也回去了。我還想再候一天，然而我那日覺得全校

的人對我都顯出一種藐視，也許是心裏的變化，我覺得胡肇文和金楚良的一舉一動都令我難忍。我不能再候明天了，今天就走，走！我的好友，從那天一走以後，我便與我那心愛的人兒永別了！還說什麼呢，永別了！

我的好友，前面的太瑣屑的戀愛史也許把你看得生厭了吧？但現在我的戀愛史已寫完了，沒有了，我現在要告訴你以我的仇怨史了。戀愛史的終結便是仇怨史的開場，我的好友，對不對呢？

那天離了教養學校，茫無歸宿的在上海游蕩了好幾天。幸虧不久我依舊謀得一個職業，不過生活比以前困難多了，但我也以為念。那時難以忘懷的祇有她，還有就是胡肇文的仇怨。僅僅是爲了把我辭職我是不能怨他的，直到後來我知道了他所以辭退我的動機，緣激起了我對於他的怨毒。我的好友，假使你知道了他的假公濟私的陰狠手段，

你也一定要爲我扼腕。我的好友，你道他是爲了與我意見不合而辭退我的嗎？並不，並不，原來他也是戀着顰珠而嫌我爲他的阻礙啊！據說他片面地戀着顰珠已經好久，因爲他的父親是有名的大教育家更把他的慾念引起，他設法到教養學校便是想與任佩蘭聯絡而爲他進行的前驅，但是金楚良把我和她的交誼告訴了他，他便視我爲眼中釘，便常常和我作對，最後又遮斷了我熱望着的一個希望。我的好友，你想他這種很毒的手段不是令人髮指嗎？但那時我雖對於他懷着不並立的仇怨，然因爲我那時對於不可卽的顰珠仍存有萬分之一的希冀，所以我並沒有立即下手的決心。

其後我在上海的生活支不住了，便到外埠飄流了三四年，直到去年春間遇到了你，纔由了你的幫助而重復回到上海。一部想着便要悽惶的飄流史，陸續地已都告訴了你；近來一年半的怪僻生活，你也已經目覩，現在無庸再說。其間最最令人想着心愛的，便是得不着的她的消息。胡秉文依舊是校長，任佩蘭依舊是舍監，任秉文依舊是大教育家，但

是她呢，如入海的泥牛，再也撈不着一些蹤跡。你不是常常說我懷着隱憂嗎？我的隱憂便是爲了得不着她。你不是常常說我是獨身主義者嗎？我的獨身主義也是爲了得不着她。除了她，我胸中的情火是再也發不出光與熱來。除了她，我的生命的活動是全無意識。啊，我的好友，因爲這樣，你所認識的我乃是比到從前更頹唐更怪僻的厭世少年了。

後來我在報紙上得着了她的消息了，那是我與她永別後第一次得着她的消息，但也就是她所有的消息的最末一次。那天是七月三日，星期日。你還記得那時我們一同在讀報，我不是忽然驚呼了起來嗎？我把任瓊珠女士自殺的一段新聞指給你，你還不是還笑我的感情失常嗎？嚶，好友，要是你那時已知道了我和她的關係，恐怕你也要驚呼了起來呢？

那天的新聞記載並不詳，祇略略說她是不願遵父命嫁與巨商徐玉樞，故而自殺。這種簡略的敘述不能令我滿意，我立志要得到她自殺的真正原因，因爲那時我直覺她的

死與我有關，我應得對於她負一種責任；而且那年春假前的夢中她也曾囑托過我，我應當實踐我在夢中的約言。

我費了六天光陰，她的死因被我查到了。我的好友，你要知道她的死因嗎？唉，慘喇！自古紅顏多薄命，運命的惡魔本來專是扼着許多陷穽待人去顛覆而以爲快樂的啊！

自從我離了教養學校，顰珠依舊常常於假期中到她的寄母那裏去。胡肇文對於她是獻着十分的殷勤，但總收不着一些結果。去年暑假時，胡肇文的一個富友——就是那徐玉樞——也到校中盤桓了幾天，無意中遇到了顰珠。他便問胡肇文：她是誰？當時胡肇文詳細地告訴了他，但後來怕是胡肇文想起了徐玉樞是色中餓鬼，或者要與自己競爭，便又捏造許多蜚語在她的身上，誰知因此便引起了徐玉樞的妄念，幾次的對顰珠施行無禮的舉動，結果是被顰珠痛罵了幾次，但是他的心總不死。

匆匆又到了年假，胡肇文因對於顰珠失望，便從愛一變而爲憎，同時徐玉樞依舊熱

戀着她，於是胡肇文又想出一個陰狠的法子來。

胡肇文知道她的父親正因為有事欲與徐玉樞的父親——就是赫赫有名的棉紗王——聯絡而苦無進身之階，他便以蠶珠許與徐玉樞之說進。他的用意無非是藉此可利用雙方的勢力來擴張自己的地位，並且知道蠶珠甚不滿玉樞，因此他可以一洩她對他的拒絕的憤恨。噯！他的手段真很毒啊！

蠶珠也曾幾次向她的父親表示不願，但她的父親正思大大地利用那財力充偉的棉紗王，怎肯錯了這機會呢。

這樣，我的蠶珠便死了，據說殮時從她的內衣袋中檢到一卷不曾具名的情書。噯，我的好友，那一卷不曾具名的情書！

我搜集了許多事實傳說而加以猜測，結果是成了以的上一段敘述，死者雖未曾親和我說，但我知真因一定與我所述相近。我的好友，你看了這段事實也覺得蠶珠的死是

由於他們二人嗎！

哦啊！得着了真因以後的我的心裏是怎樣的悲憤，怎樣的怨怒啊！除了流血，我覺得我心頭的缺憾是彌補不起來了。

費了將近兩月的追隨，像獵狗嗅着兔子似的，終竟在一個美星燦爛的黑夜裏得着了絕妙的下手機會。那便是九月五號的晚上，他倆飲得爛醉，蹣跚踉蹌從一家番菜館裏出來，嘴裏不三不四地講些女人的話。他倆走進了亞洲旅館，我也跟了進去。我敲着他們的房門，胡肇文把我開了進去。他那時已不認識我了，醉態模糊的問我是誰。我也不理他，關上了門，便屹立在屋子的中央。徐玉樞已和衣倒在床上睡熟了，他搖搖不定地扶着床柱，驚訝似地望着我。我詫異我那時的從容態度是超出我向來的能力，我如天神般矗立在他們的面前，壓得我肩骨發痠的重担已經挑到路盡頭了，一些愁慮也沒有了。力睜着睡眠的胡肇文似乎看出了我是誰，驚訝的神情中又顯出了驚懼。我不等他有所動作，使

從容地取出了預備着的哥羅仿姆帕，莊嚴地走到他面前，在他的畏葸中，用力地用帕在他的口鼻上一按，隨着這一按他便撲地往後倒在床上。帕子掉在一邊。他的酒醉被這劇烈的麻醉劑一刺激，似乎倒清醒了一些，在床上掙扎起來。我不等他有機噓的機會，便立在床邊，拾起帕子用力地按在他口鼻上。他似乎昏迷過去了，但我依然力按着，不久的時候，他忽然在我的用力的兩手下竭力掙扎起來，腳上下地蹴踢，手也舞動起來，捉拿不着的來拉這塊按在口鼻上的帕子，尤其令人驚駭的是那對睜得大大的浮滿了紅絲的三角眼睛，迅速地轉變着驚駭，憤怒，畏懼，哀懇，絕望的神情；上半的面孔後來萎縮起來，跟着那雙絕望的目光在我的噴着火似的眼睛下做出一個十分苦痛的難看的樣子，纔又慢慢地安靜下去了。我放開那僵了的醉鬼，坦然地退坐在椅上。我默默感謝上天，也許是她在暗中幫助我，僅費了一些順手的工夫，便使他們都躺在他們仇人的面前。我想：胡肇文大概已認清楚他的仇人了吧？在最後的一剎那，他大概已憶到那已過的仇怨而生出比

死還難過的懷恨纔現出那種令人戰慄的苦痛樣子的吧？我想到胡肇文的最後的苦痛，我快意地慘毒地微笑起來。啊，好友，我纔知道結怨於人實在是最最可怕的事！像我這樣向來懦怯到罵人都不忍的庸人，竟會在這樣悲慘的境地中微笑，竟會變成一個自己向來深惡的刻毒漢，豈不令人失驚麼？

我坐在椅上望着那衣着華麗的兩個醉鬼，我一點憐憫的心思都沒有。別人不會憐憫我，我也不想憐憫別人。我是渴想着復仇！我是渴望着血的湧流！我粗暴地立了起來，我的血在空虛的心裏沸騰。我看定了倒在床上的兩個活屍，以外的一切都變成沒有。我迅捷地抽出了藏着的短刀，我的上帝，我不敢作一絲誑語，我那時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鋒利的刀刃上，我覺得流血是我最感着快美的事，我覺得用刀放入人的喉管是世上最適合的動作。啊！我的好友，我不曉得我那時的心理是殘忍抑是勇敢。我清楚地看見那美麗的眼在蒸騰着熱氣的紅血中感謝地向我微笑。啊啊！那一瞬間我切實地感着復仇的愉

快，感着我的生命的充實，我的活動的有意義。

心滿意足地走出旅館，只覺得異常輕快，心中也毫無畏懼。我覺得我該做的事已完全做了，以後沒有希望，現在也一無留戀，便頗想自殺；但總似難下決心。後來想起了此地的秀麗的山水，還是在從前曾到過一次，未能仔細聆略，便決定趁此一完夙願，順便把我的頭腦澄清一下，好找出我以後的生活方針。現在你的來信把我的生活方針決定了。

好友喲，我一無留戀，一無遺憾了！我的隱藏許久的祕密也終竟在手還能執筆時完完全全的寫了出來了。我寫的時候是怎樣地在忽悲忽歡的回憶中掙扎着啊！但願這是我最末一次的回憶，我僅存一些夢痕也願隨着這封信從我的心中脫出，我要把一切都拋在遺忘的淵中，連我的生命也拋去。請你也把我遺忘了吧。

啊！好友啊！別了，永別了。現在不用再說什麼了。前面是大湖，左側是峭壁，右側是修篁，仙境中的伴侶笑着在向我招手呢！惡魔啊！命運的神啊！你不要再追隨在我的背後了，立

刻我便要與你永遠離開而遨遊於無垢的仙境中了！

哦！愛的陶醉！血的沸騰！夢裏的遊魂！噯！噯！再說什麼呢？永別了，我的好友。

一九二五·二·五·夜作畢



舊 夢

待說不是夢，因其睜開眼來，眼前祇是一片黑。

存說真是夢，稚弱的心靈上又分明留著缺刻。——

★

戀愛的魔力果然是不可思議的：今天我去看妹妹時，意外的在會客室裏忽然遇見了她；僅僅五分鐘還不足的晤面，我的久已冷淡了的愛情使又被煎得沸騰起來了。

差不多有三整年沒見她了，自從那年春間離開學校時在剪髮辯論會裏會見了一次之後。這三整年，雖然不能算是很久，但總也不能算是一個很暫的間隔吧。拿近來的生

活比着時，不是僅一個月的間隔，便好像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時期，而不易敷衍過去麼？不是纔隔了五六個星期的事，便已隱約如同隔世了麼？但真是奇怪！今天驟然遇見了她以後，三年前的舊影忽然又都清楚地湧到眼前來了。啊，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自從離開了學校，我便沒有和她把握的機緣。雖然我的妹妹和她是同學，但她們的校裏的校規是很嚴厲的，所以也仍是任然。起初我常常於看妹妹時在會客室中的表格上找尋她的名字，找到了便會感得一種愉快；妹妹有時也在閒談中提及她的名字，我聽了也非常覺得滿足；但後來這種愉快和滿足，漸漸淡薄下去，漸漸不能引起我的情感了。總之，自從失却了和她把握的機會，我的胸中的愛火便如被奪去了養氣，不容易熾燃起來。但我知道，我對於她所以漸漸冷淡的最大原因，除了不能和她見面外，實在還是由於三年來的生活太墮落。

這短短的一整年中，我已經失業五次了。想着便令人戰慄的失業，一次比一次厲害。

地吞食了我的生活的歡樂。僅僅忙自己的衣食還忙不過來，那里還有陶醉於愛河的閒情呢？況且，她的地位隨着她家庭的旺運一天天的升騰上去，她的父親已做了總長了。除了不值錢的酸淚和一些愚誠外，我能獻出什麼珍品做我的聘禮呢？想到了這些，我的酸淚便會濕透了我的被沿。——但我的心情倒反漸漸坦然起來。

可是，今天的意外的一面，她又把我的已經甯靜的心情攪亂了。

她還是這般嬌媚，她還是這般窈窕；——不過更成熟一些，更溫柔一些，更動人一些了。剪了的黑髮現在留了起來，成了短短的一束，上面繫着一朵湖綠色的大綢蝶。端整的鼻梁上架着黑邊的眼鏡，流麗的眼珠躲在玻片下面，更顯得晶瑩可愛——真似黑寶石在閃着光芒。片唇還是從前那樣像一只紅嫩的菱角，一只會挑破了你的心房的菱角。身體顯得更豐潤了。穿了青灰色的衫，黑色的裙；——從前是不穿裙的，現在穿了裙，確然是更把女性的美顯出了。

當我走進會客室的時候，她正伴着她的異母哥哥在談話。我是已和她別了三年，不提時幾乎似是把她忘記了；可是她的全形終還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無論如何，我是不會認不得她的。我意外地遇着了她，我的情緒驟然興奮起來。我使偶然地看定了她，她似乎毫無意地看了我好幾眼。三年前的舊情在她柔和的眼光裏又重溫起來了。我覺得我的血液在通體中沸騰。我幾乎忘記了我是在一個女學校的會客室中在伴着妹妹。戀愛的魔力真是不可思議啊！——但是，她今天的態度，我覺得是很坦然，不會顯出一絲驚奇的神氣，祇淡淡地看了我兩眼，便又自在地和她的哥哥閒談起來。

啊，難道她已不認識我了？或者她早已把我忘了？或者並未忘我，而且仍然認識我，但是從前的友誼已經失去了？

啊！我不知道，我不能知道。實在講起來，我的憔悴的面容或許她真是不認識了吧？而且又穿了這樣破爛的衣服。

我願意她不認識我，願意她忘了我，省得她想起了從前的我而生出幻滅的悲傷，或者發出鄙夷的嘲笑，雖然我又已爬進了愛情的繭子。



戀愛地魔力果然是不可思議的！自從那天意外地遇見了她以後，她的一切便一刻不離地追隨在我的腦中。我的用了許多忍耐功夫纔養成的規則的日常生活，完全實行不起來了。失眠，怔忡，從前的舊病又都來攻擊我。我真不明白我這幾天的時間是怎樣消逝了去的。我很記得我自從立了每日的行事表和預定了自己的自習功課以後，每天每天都變為一個很長的時間。從六時起床後到十時就寢前，中間可以做不少的事情。但是這幾天的光陰為何這樣容易消逝呢？

日記已好幾天沒寫了。——我真不明白：我的情緒為何如此興奮，書也不會好好讀完一篇，一天一點事也不作，也並不覺得無聊。

我真想寫封信給她，讓她知道我現在對於她依舊是這般愛慕。可是每提起筆來，總覺十分不妥。妹妹曾經說過：她們校裏是有拆信的規條的。假如洩漏了，豈不是害了她的名譽？況且我和她的地位相差得實在太遠了，我也不願她肯愛我，徒然失去了她的幸福。

不過，我是真的不願她愛我嗎？我想這僅是一種變態的自私。由表面上看來，似乎我是犧牲了自己的利益而為她謀幸福了，但實在還不是想為減免自己責任上的痛苦而誑騙了自己麼！

我實在是太懦弱了！既然探得了自己幸福的源頭，為甚不肯勇往直前呢？實際上，為自己的幸福，不也就是為她的幸福麼？但不幸我的力量太微弱了，我担不起造成自己幸福的重担，所以造成她的幸福的重担也祇能讓別人去負擔。啊，對於她，這是何等傷心的事！對於我，又是何等可恥的事！

許多朋友會問我對於婚姻的意見，我回答說：一則因為不易找到對手，二則自己的

人格太不偉大了。三朝你的生活還不會給你以同意。我的回答會得着許多朋友的同意。雖然有些朋友已經訂婚了；但現在想起來，我的回答是何等的可恥啊！我的對手不明明有她麼？我不也明明白白地知道她是我的幸福的源頭麼？然而我是太懦弱了！我知道了人格要偉大而沒有修養的努力。我知道了生活要向上而沒有奮鬥的勇氣。我假了利他的美名而輕輕地把應該担起的担子卸下了。

據那天在會客室裏晤面的情形看起來，她或者是真的把我忘懷了，我和她從前的友誼或者真已拋棄了。果然能夠如是，那麼，對於我，雖然仍是應該自責的；但對於她總算可以不致負擔什麼責任了。但是……

但是她和我從前的友誼或者不會如此地易於拋棄吧？也許我在她的心坎中仍佔着重要地位的吧？也許那天的冷漠的神情祇是太出於意外的關係吧？啊，假若我這樣的揣想不錯時，我怎能卸除我的責任呢？我實在太墮落了啊！

妹妹不是曾經和我說過，她對於婚姻的見解似乎有一種隱秘嗎？我不知道妹妹是否曉得她和我從前的歷史？妹妹對我所說的關於她的一切是否完全真實？但我根據向來的經驗，我知道妹妹從未騙過我一次。果然她對於婚姻上有什麼期待時，恐怕便是期待着從前的友情的復活吧？然而，我是負了她的期待了。我實在太墮落了！

從前她曾經勸我在職業上奮鬥，求社會上的成功，來博得她的家族的同情。我也知道戀愛生活無論怎樣純潔，在現在的社會上，總不能不用經濟生活來作基礎的。然而自從我和她分別後，我的職業上的興趣完全消失了，我的怪癖使我不容於現世。我被別人稱為亂人。我的被愛資格或者還未消失盡，但因我的生活墮落，社會上已不許我有愛人的自由了。——經濟扼住了你的咽喉！

我是負了她。我縱容我的癖性使我成為社會的罪人。我雖忠於我的良心，但是把她對於我的希望毀壞了。



兩個相反的問題把我糾纏住，我簡直不知道我的道路是在那一方。還是勉強遏抑着自己的癖性——去遷就社會，去爲職業的奴隸，去謀安全的生活，以爲求得戀愛的預備呢？還是暫時拋開了戀愛，隨着自己的天性——去和社會奮鬥，去打破職業的羈絆，去度那艱苦的自由漂浮的生活呢？

我的頭腦完全混亂了，我的理智失去了判斷的力量。我明明知道我現在的經濟能力絕不能和她經營共居生活，且不論她肯否和我共居，僅僅一個妹妹尙還照顧不來，學費欠了這許多，何況娶妻。而且除了扮出假面去遷就社會外，我若然還按照現在的法則生活下去，我的經濟能力一定會更壞。我真不敢說我將來一定不致做乞丐，也許將來連乞丐的地位都沒有呢。這本在我意中。從古到今都是如此：順了社會的可以安享榮華，逆了社會的便被處極刑。我不幸的是，沒有生成在社會的而前跪拜的兩膝。我更不幸的是，

我有了反抗社會的野心。

所以我遭遇着一切酷刑，我是絲毫不怨的——這是叛徒應得的禮物啊。但是爲了自己的戀愛生活，硬把別人也拖來同嘗苦痛，良心上怎肯允許呢？

但是，世間一切事情都變幻得非常離奇，出於人的意料之外。我不知道妹妹是否窺破了我與她的關係，故意造作了消息來騙我。妹妹昨天來信說：她從前曾經告訴過我的。她對於婚姻方面的一種隱秘，現在被她探聽出來了。因爲近來她和她成爲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她還不曉得她就是我的妹妹。有一次談話中，她無意中吐出對於我的念慕，她便把我和她的歷史完全曉得了。妹妹的信上很嘲笑我：不該把這件有趣的故事瞞着她。妹妹並且說：願爲我倆撮合。

妹妹的話如果是真的，我不能不感謝妹妹的好意，我不能不對她深深地引咎。我負了妹妹，我更負了她。妹妹以爲這件故事是有趣的，誰知我的心裏是這般煩惱呢？

我早已料到她那天在會客室中對於我的淡漠是由於我三年來的改變太多而她不識認了的緣故。這也難怪她，我自己偶然翻看舊相片也會感着十分奇異的：思想的改變竟會對於外觀有如此重大的影響？從前的翩翩佳公子，現在成了形容萎靡的落拓漢了，難怪她要是不認識。

我不知道她所念慕的是現在的落拓漢，還是從前的佳公子？但無論如何，我是對不住她了。我從前已經不能如她的希望——她是希望我成爲社會上的名人的——現在是更不能爲她盡力了。

不消說，我以後的危險的漂洋生活，她是定然過不慣的。就算她不憎嫌，但是我既已明知自己走的是死路，我怎能忍心把我可敬可愛的她也拖着去呢？我實在沒有她爲我死的資格啊！

祇有犧牲我的主張，爲社會的順奴，纔能使這件事的結果完滿。但是，爲了戀愛生活

而戕賊了自己的本性，良心上也未必能允諾吧？何況以我的技能，即使投身爲順奴，也未必能成功什麼呢？

真太難了！不犧牲我，便負了她。她是始終思念着我，希望着我的。她不會有什麼地方對不住我。但從前她是我的幸福的源頭的，現在成爲我的煩惱的根由了。

我終竟是太懦弱！我既不會勇往直前地去尋覓幸福的源頭，我又不曾咬緊牙關拔去煩惱的根由。我不願犧牲自己，我也不肯負她。

相反方向的兩條路岔在我的眼前，我找不着我應走的路了！

★

明天妹妹要和她同來我處了。妹妹的好意實在是可感謝的，但我不能不怨她太多事。我明天和她是見面還是不見呢？見了面後我應該取怎樣的態度呢？應該接續從前的友誼，還是重行訂起新交呢？應該親熱，還是應該疏遠呢？——我的頭腦實在太混亂了！我

簡直想不出明天我應該怎樣纔好。妹妹實在太多事了。

★

問題是愈加難解決了！

今天上午妹妹伴她到我寓所裏來盤桓了半天。她是完全沒有改變。她依舊很親暱地和我談笑，一點拘束也沒有。她對於我的寓所裏的簡陋和我的憔悴的形容，並沒有一點憎嫌的表示。我不預備再把我們的友誼延續下去，使她對於我懷着熱望，而使我更陷於困難中的。然而她只是一步步地進逼。她完全沒有忘記我們從前的友誼，她把從前的快樂的故事一齊重演起來了。我真窘！我沒有辦法！

隔了三年的我，身心兩方都起了巨大的變化。我不能知道我的變化是趨於善，或是趨於惡；但我的天真的失去已是無可疑的了。童年的歡樂都如夢影，煩悶每日在心頭滋擾。然而她呢，一樣的隔了三年，還是這般快樂，還是保持着純潔的天真。她現在是無憂的

仙子喲，我是成了曳尾塗中的泥龜了。

我老實的告訴她：我的生活實在太壞了，我的社會地位實在太低了，我的脾氣又這般古怪。許多人罵我爲下流人；親戚冷淡我，友朋嘲笑我，我在社會上已將成爲孤立的人。我真不敢想到我將的來要遇着怎樣一個悲慘的結果。我又帶笑地和她說：我是負了她了，她所希望於我的，一點收穫也沒有。——我所以如此說，是想打消她對於我的幻夢，是懇她把我排出戀愛的漩渦。然而我的計劃是失敗了。她對於我的敘述顯出可敬的同情。她用了許多說話來勸慰我。她定說我的窘狀不過是暫時的現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得着轉機。她說：像我這樣率直的人是決不會長此湮沒無聞的。她沒有着遇比我更誠懇，更樸直的人，所以她對於我的希望是永遠不會冷淡的。

她是怎樣慷慨的贊許我——她的熱情真令人感激得落淚。她還是那麼天真。她的天真依然是相信我有在社會上取得地位的天賦。她以爲我現在的艱窘祇是一時的苦

厄。她終殷殷希望我要努力上進，希望我能出人頭地。

但是啊，我是太對不住她了。她的天真還不會知道社會的惡濁和人間的罪過。她不會知道我的生活將要永遠墮落，假使我不把我對社會的態度改變。

我不知道我應該逆世而嘗危險的合於本性的漂浮生活呢，還是應該順世而安享甜蜜的戀愛的快味？——戀愛確是愉快的！五十天歡聚所得的快樂，大概要比三年來所得的歡快的總和還多吧。

今天她在我處盤桓時，她的天真的態度，親切的同情，溫柔的言語，都是使我感着三年來所未遇着的快美。她在談話中時時提起三年前的有趣的故事；兩人痴坐在月下，不覺被露水浸濕了衣服的故事；我獨立在丁香花下看她的照片，她悄立我身後，驟奪去照片，使我吃一大驚的故事；昏黃的燈光下，同讀紅樓夢到瀟湘鬼哭一章，大家落淚的故事。——回憶本來是容易引起感情的，我又向有懷舊的癖性的，所以她微笑着，娓娓敘述時，

我的心靈完全沉醉於舊夢中了。

她又提到有一次我倆同坐在湖畔柳蔭中，俯視着水裏的小魚花，無意中談起了我們將來的理想生活：

小小的一座莊子，坐落在山麓水旁。佳果數畝，野蔬百畦。屋後有水田可以種稻，門前有陸田可以栽瓜。白天我們同在田中勞動，夜中我們同在燈下讀書。春秋佳日，我們便約幾個知己的友人，來嘗嘗杜園的鮮果肥蔬，自製的豆醬麥酒。驕陽在炎夏肆虐的時候，我們躲在柳蔭下垂釣。白雪在寒冬紛飛的時候，我們用閒時拾來的枯枝焚燒取暖。我們沒有得失的憂患，我們沒有名利的煩惱。田裏的植物是我們的愉快，四時的變幻是我們的娛樂。

那時我們說得忘神了，好像我們已經在度着那種塵世的神仙生活似的，她依傍着我，微笑地說：我們既已定奪了目標，我們要努力上進呢！

啊啊，那時的生活真是幸福啊！現在提起了，我還覺得有一種美感在心頭鼓盪。我現在的和將來還要永續下去的危險的漂浮生活，怎能和它相比呢？順從了社會以後所得的報酬確不能算菲薄啊！

但是已經嫌遲了！我不能騙我自己的良心，我也不能抹了良心去欺騙我的愛人。果能從那天起，我拼了全方向上，也許從前所羨慕的美夢竟得實現。不幸我和她別離後，我的思想把我的生活方式改變得太厲害了。社會的惡濁和人間的罪過使我不能不取叛徒的態度，我還是恨我現在不該有這樣狂悖的思想呢，還是恨從前不該有這樣的一次豔遇，害得我現在徬徨無主？

可是，我雖墮落了，她終是可愛的啊！良心的安適固然是要緊的，戀愛的生活是更其要緊的啊！我倒底怎樣把這個難題來解決呢？

★

事變之來，終是這般出於我的意外。也許並不是意外，而是我自己的過於驚奇。我不知道我少應該感謝，還是應該怨恨？妹妹今早來信說：她已經和張君訂了婚了，暑假中便要行婚禮。妹妹的意思很有點不滿於她，而且妹妹因為她起先瞞着不說，認為是欺騙了她和我。其實，妹妹是太熱心了。

那天的一次聚談，在她也許祇是一種普通友誼的表示吧。我是過于肯幻想了，總使自己煩惱了好久。三年前的五十天，會客室裏的一瞥，那天的聚談，今天妹妹的一封信，在我都覺是意外的事，恐怕別人看來都是平淡無奇的遇合吧。我是太肯幻想了。我的孤獨的怪癖的生活使我太容易感受友情的溫熱。受寵若驚的成語，恰好拿來比喻我了。

滑稽的一幕！可是，我的難題總算輕輕地解決了。而且，經了這一次情感的變幻，我的回憶資料又可以豐富一些。從此我的生活方針可以更為確定，我的墮落思想可以更為堅強。以後我大概不致再被這樣的難題所窘了。我可以勇往直前，竭我的全力為自己的

良心服務了。

我一絲也不妒忌，我的良心不許我妒忌，我是沒有妒忌旁人的必要。不是我故意矯揉，聊以解嘲；我是實實在在地明白她是不能和我共居的呀。

我覺得她和他天生的一對。她倆的一切都是適合的。他的門閥，他的學問，他的相貌，他的志向，都不是我所能及萬一。——我從前對於她是太肯幻想了。他將來一定可以在社會上佔得極相當的地位。她倆一生可以安度着安適的享樂生活。她要是和我作伴，我和她都完了。現在，三方都得了好的結果。

我應該切實地感謝她，我從不幸中被她解救出來了。

我還有什麼不足呢？不，我是十分滿意了！她雖不是我的，然而微幸有了從前的那場幻夢。以後我大概不會再受愛神的略一顧盼了，我的生活也要愈過愈枯了。但將來即使我的生活墮落到乞丐還不如，即使所有的人都棄我如敝屣，然而只要想到了她，想到

了那時的幻想，一定在夢裏也會微笑起來的吧。

啊，一場春夢！這夢，儘夠我一生的咀嚼了。

我祝賀她，我祝賀他，我還祝賀我自己。啊，祝賀我自己！

★

★

★

一九二五七三夜作畢

致夢裏的友人

預備了好久好久的時光，纔由我底無力的手裏造出來底一件小小的禮物——這塗滿了我底辛酸和歡樂底淚痕的一本薄薄的小書，居然在這次的聖誕節前，遞你底手中了。幾年來連續在羞辱和憤慨織成的失業生涯中掙扎着的我，本來是除了難望痊愈的創傷外，無論在物質上，在精神上，在什麼上，都是一些什麼也不會獲得的，但現在也居然會有這一本小書來做我今年的聖誕節的禮物了，我底苦透了的魂靈怎能不十分欣喜萬分滿意呢？

這樣的滿意和欣喜立地使我想起了那年春間我第二次寫信給你時的情形。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我把那封信寫好待發時，巨大的驕傲在我底耳傍大聲頌讚我的佳遇，過敏的神經也在我底眼前幻出了一幅我正希望着的美景——啊，那時我心裏底欣喜和得意，我是永遠

忘不了的，永遠忘不了的啊……然而，就在那樣的時候，我日夜翹望着你底回音底時候，我上了漂泊的旅途了。

從那時——我上了漂泊之途以後——起，直到現在，我未曾有，也不想有一個字兒給你，身外的一切，在形式上是把我倆完全隔絕了，可是，我底一顆心，一顆赤熱的，願意獻給你的心，是無論什麼也阻擋不住的啊！我的不會，也不想寫信給你，決不是我把你忘了！我是永遠忘不了你的！我所以不寫信給你，是爲了我沒有寫信給你的勇氣了。幾年來的漂泊，孤獨的艱窘的生活使我常常有自省的機會，我這纔從被謊騙和虛橋遮蔽了一切的屍堆中認識了我底自己。我再也不願，也不敢把像從前會寫給你的那樣信寫給你了。我已認識了自己的真相了，我的真相祇是一具腐爛的軀體，裏面藏着個污濁的魂靈。我是再也不敢妄想了。從前我給你的信上，雖也曾有慚惡的話，但祇是咒咀物質的壓力，祇是咒咀舊禮教的專斷，這些咒咀，僅是自私的，怨尤的；現在，已認識了自己的我自知

那些的咒咀全錯了，我應該咒咀我自己，我底一切都是該咒咀的呀！我的怯懦，我的自私，我的衰弱……啊，我底一切都是該咒咀的呀！我底一切對於你都該是自慚的呀！可是，我還有一顆心，貞潔的，熱烈的心，這心，我敢誠懇地獻給你而無愧。這是絕不希望有答贈的一個不值錢的禮物，這是我感謝女神時的祭品——因為有了你，我底心纔有了寄托而不致隨着我底靈魂，我的軀體一淘墮落。

真的，我的心已全部獻給你了。我有可愛的母親，可愛的兄弟和姊妹，可愛的其他朋友，在這世間，他們都是能給我以巨大的安慰的，然而，在我的記憶裏你是佔着最大的位置。在漂泊的途上，也曾遇着不少的女伴，朋友們是逐漸地減少了獨身者的數目，而我終還是孤另另地。

母親是這樣的向我說：兒啊，年紀也不小了，獨身終是不自然的，男大當婚，你是該找一個能安慰你的終身的伴侶纔好呢！

啊，像我這樣的人也配做別人底終身的伴侶麼？我底身體裏叢滿了罪惡，我底這些可怕的罪惡使我連在上帝前懺悔的勇氣都沒有了。像這樣的懦怯的人，也配找別人來做他底終身的伴侶麼？我有了肯憐我的母親，我有了肯愛我的妹妹，已經是意外的福分了，我還要妄想麼？然而母親也是這樣說：她是知道做兒子的在母親，妹妹之外應該要有一個能安慰自己的終身伴侶的，但是我祇能違了母親的慈命！我是再也沒有求你底愛的勇氣了——但我怎能在你之外再愛別的人呢？啊啊！我便這樣的造就了我底矛盾的運命了：因了自己的反省而認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以後是沒有愛你的資格的了，然而偏還不肯拋棄了這已絕望的舊夢而另愛別人……啊啊！我是這樣的造就了自己底矛盾的運命！

我的命運是定了，我的美夢也醒了，這可戀的往日的美夢啊！那一個音樂般美妙的暑假，那初見時的一瞥，那意外的晤面，那寫信給你時的甜美……啊，那些那些，都在夢

醒時倏地失去了。以後我將不會再有這些美夢了吧？啊，我將不會再有這些美夢了！然而這夢裏的友人，我還是永遠忘不了的。

我是永遠忘不了你的啊，你在我底記憶裏佔着最大的位置！——這並不是虛語：別了你底明年——一九二三年的春間我曾在太湖中的洞庭山上漂泊了若干時。有一天下着濃濃的細雨，自山腰以上都籠罩着昏朦的霧氣。我赤腳穿了草鞋，披了雨衣，走上莫厘的峯頂。三尺以外便看不出什麼的霧氣在我的四周滾湧，山坳裏的松林在烈風中狂嘯，山脚下的太湖中的濤聲也隨着霧氣飛騰。我獨坐在這白茫茫的霧團裏，寒風吹着，水滴濕着。我渾然忘了人間，忘了我自己，但是忘不了的你便輕輕地浮上我底心頭。下山的時候，穿過一個陰暗的樹林；在一株大的銀杏樹下看見一座新墳，看了墳碑知道安睡着的是一個年纔十七的處女。我悵立在墳旁凝視着那潤溼的褐土，我忽然又想着了你，許多悲涼的故事斗地湧上心頭，我不知這些故事是從那裏來的，然而我底淚是和着雨

絲酒在那處女的墓上了。回家的時候，在蘇州書攤上買得一本茵夢湖，從蘇州到家的短的時間裏便把它讀了有不止十遍的我便起了寫林中的念頭了。回家以後，在昏暗的廂房裏，如死的陽光抹在長了綠苔的高牆上的，沉寂的三個下午，我寫了林中底前三節。同年的秋間，在浦東底荒涼的草舍底油燈光下，野風在茅頂上吼着往來的失眠的夜，我又憶起了你，便再寫成了姑母家，湖畔，秋雨和聖誕之夜。一九二四年的早春，獨居在狄司威路的一個小弄子裏的後樓，黃梅時節的病雨在窗外微呻的時候，每夜每夜都覺得淒涼，在這樣淒涼的夜間憶着你時便又續成了他鄉，佳節，月夜三節。同年殘冬，我從上海到南翔整理家中的兵餘器物，曾在空廓的大宅中底稻草堆上睡了四夜，冬夜的酷寒時時催我醒來，無涯的黑暗輕撫着淒涼的魂靈，在這樣的夜裏的我是最肯幻想的。想到了借寓在朋友底客堂裏的憂鬱的母親，想到了以後更要艱難的家計，想到了在遠方爲了家庭而苦學的哥哥和兄弟，又想到了在戰時獨處家中時每夜必聞的令人心悸的機關槍

聲，想到了纔死了不久靈牌還放在中堂的房東……這樣想時，我每每會戰慄起來；但後來終是想到了你，想到了你，黑暗中便也覺得我是在微笑了；這樣，四個寂寥的白天，便寫成了愛與血的交流。今年我和母親移寓上海，小小的亭子間裏，燠暖的春日的午後的恬靜中，隨着遠處的市聲，我續完了林中，又寫了一篇舊夢。——啊，寫完了舊夢，我真該從戀愛的美夢中醒來了。——就這樣，這一場夢是從我的記憶中移到紙上了。你看我是怎樣的忘不了你呀，雖然我是知道我不能愛你。而且，在這裏，你可以看出我別了你的幾年底漂泊的生活。

現在我把這疊和了淚的墨痕呈獻給你。世人對於這件禮物，自有世人的批評，它們將會譏嘲它，將會斥責它，甚至謾罵它，也許會可憐它，讚美它，——但這些我都不願問。我所以寫，是爲了你，爲了我，不是爲的別人。世人是不会參加我倆底往日的夢，他們是不會知道這裏所寫的是些什麼。然而你，夢裏的友人，你總該是完全明白的呀。

赤熱的心已遺留在往日的夢中了，往日的夢又已移在紙上，而呈獻於你底面前了。此後我將治療我的肉體，淨化我的精神，不再在迴憶中消磨我底歲月了。我要把這失了的心的身體依舊獻給我底母親，我底兄弟姊妹。我要向更艱苦的途上奔跑。在那途上，我知道是少有愉快，也少有悲哀的，是不用狂笑，也不用痛哭的。顯在他們臉上的只是一味嚴重的，沉鬱的莊容。我便要戴着這莊容直到我底末日，在我醒着的時候。

別了，我的友人，在我醒着的時候，願你長安樂！至於我也將在你底安樂中，微笑的，輕唱着我底輓歌：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還是這麼窈窕；

明朝呀，啊，明朝，

萬事都要休了！

只這一刻兒，

你倒是我的所有；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禍葬荒丘！

——錄自郭譯茵夢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上海。

夢裏的友人呀，
你是我的光明！

